日本大學女生亡國論

解剖日本女子大學實態

震撼日本文壇

聯合報曾大幅評論



中山茂 著

凱山 譯

日本 大學女生亡國論

中山茂 著

凱山 譯

解剖日本女子大學實態　震撼日本文壇　聯合報曾大幅評論

7

日本

大學女生亡國論

中山茂 著

凱山 譯

千華出版社印行



真善美文庫

作者簡介

一九二九年生於佐賀縣。

於學習院時代，即在「學生辯論界」鋒芒畢露，也曾志於政界，並在新聞界工作過一段時期，後來留學瑞士聯邦伯恩州立大學研究所，得到政治學博士。現在是國士館大學教授，兼美國夏威夷州立大學中山研究所主持人，日本國際政治學會，世界和平研究所教授。

著作有「政治社會學講議」、「國際中立之研究」、「蔣介石傳」等多種。

眞善美文庫⑦

最正確的全譯本

日本大學女生亡國論

揭發日本大學女生的生活內幕

中山茂博士著

凱山譯

千華出版社印行

本書簡介

首先，我先感謝旅居東京的好友江燦銘先生，於去年十二月提供本書原著，以饗讀者。

轟動日本文壇的「大學女生亡國論」一書，業已引起國人的矚目與爭論。

作者中山茂，是日本一所大學的教授，以其萬鈞之筆力及縱橫之才思，揭發了日本大學女生的生活內幕，從而探討大學女生的存在價值。或有人認為文中所述過於偏激而不值一談，然其中多有發人深者之處，是不容忽視的。作者指控的，不是女子受大學教育的本身，而是為數不少的貪慕虛榮而不切實務的大學女生。尤有甚者，作者以一名教授的身份，竟毫不避諱地用極露骨且近乎低俗的字眼來譏諷現勢，甚至更指名道姓地揭露日本名流們的隱私，這是本書獨特的地方。故而本書一出，日本朝野震驚，人人爭睹，一時洛陽紙貴。此外，作者的詼諧風趣以及「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描寫手法，常使讀者拍案叫絕，亦是本書備受歡迎的原因之一。

真善美文庫企劃部　識

原

西元一九七一年五月間，早稻田大學文學系的暉峻康隆教授，在「早稻田公論」的創刊號中，對新制大學的創設一事作評論時，說了下面這段話：

「今天一些大學的文學院，已被女生所佔據，簡直成了新娘學院。文學院本屬男生的天下，而且是一些帶有古怪氣質的男生聚集的地方。如今女生衝進來，使得教授們在講解江戶時代的男女愛情秘辛時，而女生們却一本正經埋頭猛做筆記，那羅曼蒂克的氣氛，遂被破壞無遺。如果說，她們真有志投身於文學，那倒也罷了，偏偏這些人不久就要進入家庭，然後把所學的一切拋諸腦後，而現在，却佔滿了文學院的名額，我看日本的前途實在堪虞！」

我的看法則是，女生會不會把文學當成飯碗還是另一回事，如果文學院充斥了一些拙劣不堪的男生，也是很值得憂慮的。女生能專攻文學，未嘗不是一件可喜的事。問題是，她們在大學裡究竟能學到什麼。她們之中，多的腦袋差勁的人，却為何能「泛濫」於高等的學府之中？大學制

度的改革，其真正的意義何在？

其實也用不着為大學女生的充斥而嘆息，不可否認的，她們繳來的學費，也足夠教職員們溫飽了。況且，由於她們一出校門，就會陸續進入家庭，則學校當局的就業輔導組就可免去為她們找職業的忙碌，而男學生的就業機會也可以多一點，所以說，各大學都很安心地接納女生入學，而女生的增加，應該是值得鼓舞的。再說，當她們受過高等教育之後再進入家庭為人妻、為人母，則「妻」「母」的「品質」，不就能因而提高？則全國各角落必然充滿了令人心折的賢妻良母哩！

雖然我們的態度如此樂觀，却不能不注意，這一切的好現象還得賴女子是否能學以致用，以及所學是否有價值而定的。但是據我所知，大多數的女學生，反而由於求學而失去了特有的本質，甚至做一個女人的條件都不知道那裡去了，這真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

他們竟是一群學識和理智都跟不上分數的人，于歸後，連丈夫浴袍上的裂縫都不知如何縫補；生下孩子，不知如何養育，又把本該接受家庭教育的孩子，推給托兒所或臨時褓姆，丈夫沮喪時，也不懂得如何安慰體貼。像這種半吊子的家庭主婦，能不使其本身的「學士」等頭銜蒙羞？她們不但做不好本份內的事，還大談如何駕馭丈夫和壓榨丈夫。如果促成這情況的，就是號稱最高學府的大學的話，則家庭制度會瓦解，夫婦關係會崩潰，社會將烏煙瘴氣，國家自然只有滅亡

一途。

「大學女生亡國論」的論據，就在這裡。

同時，我的用意也在藉此告誡大學女生們，應該抱著想做賢妻良母的心情來叩大學之門，以期藉進一步的知識來充實內涵，成為出色的家庭主婦，這樣國家的基礎才得以穩固。

因為這一前提，就寫下了這本書。

目錄

1 大學女生─妳的名字是絲瓜女郎

■大學女生亡國論的雛型

我在一九五一年七月號的「學習院院刋」（譯註：學習院爲日本的貴族學校）專欄中，寫了一篇大快人心的抨擊文字，討論大學女生的存在價值。

當時正值韓戰如火如荼的時期，和這一水之隔且正處昏天黑地之中的芳鄰相比，我的母校──學習院──眞可稱得上是人間仙境，雖說我所就讀的政經學系中只有三、四名女生，但是文學系那邊，從日文系開始，舉凡英、法、德文各系，放眼望去，幾乎全是女孩子。

每逢中午休息時間，在綠草如茵，百花爭妍的校園裡，女孩子們三五成群地，互以宮庭式的

禮儀打招呼，或裝模作樣地用流行於貴族間的詞彙請安。我本來就有點土氣，見她們如此，更是全身都起雞皮疙瘩了。

譬如英國文學系裡的大小姐們，連英語都說不全，會突然冒出一句：「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是什麼來着？」不知她們可曾把原著從頭到尾看過一遍？

再說到法國文學系裡的大小姐們，能數出幾個法國有名的劇作家？

還有那些德文系的學生，才讀了一些翻譯作品，就自詡爲大文豪了。

在餐廳裡，你會看到她們之中的某些人，會恭恭敬敬，扭扭揑揑地走到正在進餐的皇太子面前，說：

「殿下，您的貴髮有點亂了！」

說著忙從上衣的口袋中拿出玲瓏的小梳子。再不然就是遞上一塊豆沙糯米餅，嗲聲嗲氣地說：

「這是銀座××店特製的『黏黏』。」

她們究竟是來求學的呢？還是將這裡視爲快樂仙境而招蜂引蝶的呢？眞教人費解。

課餘聚在一起時，就從手提袋中掏出巧克力、餅乾、口香糖等，邊嚼邊吱吱喳喳地聊舞會、網球、賽馬等高級玩意兒，這以後，就想到去郊遊了：



「嗨！週末到油壺（譯註：地名）去划船，禮拜天再回來，如何？」

……………

整天就像小鳥一樣呢喃不停，毫無做學問的念頭，對將來也沒有什麼打算。由於父母或祖先的庇蔭，只渾渾噩噩地就成爲人妻，成爲人母。

以上諸般現象，使我深感憤慨與焦慮，所以在院刊上發表了「大學女生的存在價值」一文。那篇文章也可說是我現在這部「大學女生亡國論」的雛型。

當時「學習院院刊」刊出那篇文章之後，我很快受到了衆矢之的，我成爲女生的公敵，並被指責爲粗野

、無理且只能靠筆桿混飯吃的混帳學生。

二十幾年之後的今天，據說當時的那些綉花枕頭們（對不起！），都已嫁至各「大人物」的府中安享少奶奶的生活，並在上流社會中紙醉金迷地閒渡生命。這麼說來，我當初眞的是自不量力，多此一舉了。

▓見風轉舵的亡國論

現在的情況，又跟從前不一樣了。大學和短期大學（譯註：相當於「專科學校」。）的設立如雨後春筍，於是大宅壯一所謂的野雞大學，就擠滿了各色人等。所以二十幾年前我在學習院刋上發表的那篇文字，就被視爲不過是男性嫉妒心作祟下的產品而已。這事有這種結局倒也罷了，却偏偏被產經新聞的文化版取材之後寫了一篇報導，標題是「敢於否定大學女生存在價值的學生記者」，由此掀起了一陣狂飈。

再回溯至西元一九六一年，當時我正在國外留學。由於早稻田大學有一位日文系的女學生當選了「法國空中小姐」，當時暉峻康隆教授以濃厚的九州腔，氣焰萬丈地發表了一篇言論：

「文學院裡不該有女生，無論是過去或現在，文學院向來都是一些帶有古怪氣質者群集的所在，所以，文學院不應該容納太多的女生，不論是「法國小姐」或「德國小姐」，請趕快滾出文學院吧！否則文學院要變質了，國家也要滅亡了！」

有一家週刋雜誌刋登了教授發表的這篇評論，可是所引用的標題，竟是「暉峻教授的大學女生亡國論」的可怕標題。

最近，我找了一個機會打電話到暉峻教授的研究室去，想請他就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於「朝日週刋」上發表的「我的大學女生亡國論錯矣」一文做個解釋。

「哦，是這樣的，過去較不習慣有女孩子同在教室聽課，譬如說，每當我講到一些江戶時代的春宮秘事時，就見有的女生不苟言笑地猛做筆記，那眞殺風景。現在大學裡的情況已有很大的變化，男生和女生也沒多大區別了，在行動和表現上，男人像女人，女人像男人的越來越多。小學、初中及高中的男女合校形態，一直延伸到大學，如今已成固定的形態，沒辦法單獨評論女生了。」

聽到這一番說詞，我很覺放心。可見暉峻先生在著「亡國論」和「否定」亡國論的當兒，其間的用意是極爲單純的，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麼複雜。

不過，我和他在對大學女生的看法上，有基本上的差異。他接著說：

「文史科系畢業的女學生，出路是很狹窄的，雖然有的從事記者工作，事實上又沒有那麼多的女記者職位。再說，女孩子終歸是要結婚生子的，研究那麼多的毛姆、莎士比亞的文學著作，又有什麼好處呢？那麼家政系又如何？就算能培植出賢妻良母吧！跟新娘學校比起來，又是半吊

子。」

這顯然是他的「文史女生無用論」。一無是處的學生，把貴重的鈔票大把大把地拋進沒有用的地方，又把寶貴的青春虛擲在沒有用途的學問上，畢業後未必見得能有所貢獻，這對國家而言，終非善事，最後終究會導致亡國。您看，這豈不仍是那套「大學女生會亡國」的論調嗎？

■被扔進垃圾筒的絲瓜巾

他雖這樣說，但仍不斷強調自己的「大學女生亡國論」是錯的，而不想再多費口舌。

不過我在電話裡告訴他：

「老實說我在十年前，就曾寫過文章討論女學生存在的價值，而且目前也正在寫反對大學女生的文章哩！」

且聽他的回答。

「哦?!是眞的嗎?那可不得了，一些男性化的女人和女權運動會員不鬧翻天才怪，搞得你晚上都睡不好覺呢！」

怎麼樣?暉峻先生的眞面目露出來了，就像在勁風中東倒西歪的枯草，又像強敵壓陣，落荒而逃的殘兵敗將，眞是滑稽透頂。

大學女生越是多如過江之鯽，我寫「亡國論」越能受到鼓舞。不過和暉峻先生的看法正好相反的是，我認爲進入家庭中的女性，才更需要懂得莎士比亞等的文學作品。一個女子雖然不需大學畢業，但也不可以沒有內涵。也就是說，只有學歷，而沒有學力、情趣和女性美的女性，才眞是一無用處哩！

「現在嚴重的問題不僅發生在女學生身上，連男生也在內。」

「簡直想寫一篇兼論男女生的『大學生亡國論』。」

以上這兩句話，是東京女子大學的川上源太郎教授和京都大學的會田雄次教授所發出的感嘆。

大部份的女生都沒有目標，也沒有勤學的願望；而有些擠進大學之門的男生，也整天只知跟女同學一起搞社團活動等。在高中時代，倒還有一個升學目標，使他們責無旁貸地埋首苦讀，然而一旦進入大學之門，就茫茫然不知方向了。他們把大學四年看成人生的一個過渡時期，只不停地幌盪而已。

我稱這些人爲「絲瓜人」，他們就跟吊在瓜棚間隨風幌盪的絲瓜一樣。

當初在東京帝大轟轟烈烈搞社團活動，而現在以評論家見稱的樋口惠子小姐，不以爲然地辯解道：

「我認爲那種隨遇而安的幌盪時期，才是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時期，能讓我們自由思考、判斷及行動呀！」

但是據我所知，一些「絲瓜學生」的特徵，正就是毫無思想，也沒有行動原則的。經常三五成群地聚在音樂咖啡座間大放厥詞或言不及義，不然就是打打彈子，搓搓痲將，再不然就是看看連環漫畫。在課室中，懶洋洋地斜靠在桌椅間，兩眼無神地盯著講台，考試時能達及格邊緣就心滿意足了。

還有一類不屬任何一方的看似絲瓜人的人，雖然平日不常參加什麼文化活動，但是由於抓住了某一點，或感到了什麼，就憑著一己的意志去追根究底，倒也能發展成如樋口惠子在評論界佔的那般地位。總之，若老是那樣呆呆地掛在那裡，我想總有一天會被人摘下來，搓揉敲打成絲瓜巾，被用來擦拭厠所、浴室及家具等的汚垢，等到老朽不堪時，就只落得個被甩進垃圾筒的下場。

——當今多少大學士，搖搖幌幌像絲瓜；
勸君莫羨絲瓜好，絲瓜生涯實不妙。

（按：此乃作者之打油詩）

② 由問卷調查看年輕人的性生活

車站裡的奇遇

每天大約下午六點鐘左右，在新宿車站內，總可遇見兩大股人潮——一是趕回家的人所形成；一是趕往鬧區的人所形成。

有一天，我在這些人潮中，看到三個女學生，從她們胸襟上的徽章得知，她們是宿於涉谷校舍的G短期大學學生。

當時我正和一位不期而遇的朋友站著聊天，因爲看到她們除了抱著幾本書和筆記簿之外，還提著一個大紙袋，以致有些好奇。

她們一同進入我側邊的洗手間，我心裡立刻閃過一個念頭：她們想幹什麼啊？

你們必認爲我是個好管閒事的傢伙。我和朋友分手後，就買了一份晚報，站在原來的地方，等了將近三十分鐘。

不一會兒，那三個妙齡女學生夾著銀鈴般的談笑聲出來了。哇，我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三個人全像是脫過胎換過骨似的，可眞了不起。迷你的洋裝、深紅色的喇叭褲套裝、花色鮮艷的迷地裝。三個人在短短的半個小時內，都成了迎風蝴蝶。

我望著三個人的髮式、裝飾以及臉上的鮮色口紅、假睫毛、眼蓋膏等，眞目瞪口呆了。她們的大紙袋眞管用，使她們從樸素無華的女學生，一變而爲花技招展的妙女郎。

她們從洗手間出來後，就直接進入隔壁的衣櫃租用間，在那裡只要投進一枚十圓硬幣就能自由使用一個衣櫃。

當她們再度出現時，手上已沒有紙袋了，取而代之的是輕巧玲瓏的手提包。只見她們大聲談笑著，消失在霓虹燈閃爍下的人群中。

入夜後的新宿，到處是咖啡座、酒巴間、餐廳、舞廳、彈子房、保齡球館、土耳其浴室、電影院等，是一處充滿了各色遊樂場所的地方。

她們會到那裡去？又玩些什麼呢？

「這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不要說短期大學了，就連我那裡的學生也大部份是這樣子的。現在的中學生，多的是連大人都自嘆弗如的太保太妹們，常利用出租衣櫃……」

這是我一位在私立女中教書的學生，以無可奈何的語氣所說的話。

富家女的手提包

「老師！還沒回去啊！」

「去喝一杯吧！我是××俱樂部的會員，我在那裡存著很好的白蘭地哩。」

「您要直接回家？眞是一點也不隨和。」

「沒關係，我會用車把您送到家門口。」

這是我常聽到的一些女學生說出來的話。如果我不是遲婚的話，我現在也有像她們這麼大的女兒了。我的女兒現在只有三歲零三個月，一想起她長大後或可能也會說出這麼大胆的話，就毛骨悚然，渾身不自在。

記得有一天，我在課堂上說：

「在我求學的時代，有一種師生愛，這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很重要的經驗。我們對恩師的仰慕之情，一生都不會忘失，尤其與導師之間建立的感情，更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話沒說完，就見擠坐在一個角落裡的一群女生起了騷動。她們必是把我說的「師生愛」，想成了像某大學教授和某女生在研究室中展開色情關係的那種「師生戀」，故而覺得好笑。

通常作曲家會和想當歌星而來求教的女人談戀愛；又如製作人和電視演員、導演和女明星、攝影家和模特兒……，都會鬧出某種程度的桃色事件，以致教授與女學生，也就很容易被連想在一起，這麼說來，教育界已被演藝界污染了。

幾天前，我和一位在N大教東洋史的朋友，由於三年不見，在他姻親的飲食店中暢談往事。

「說來眞嚇人。我在監考時，向學生宣佈答完試卷的人可以先行離開教室，就見某個女生最先交卷。她的成績一向很優秀，父親又是高級公務員。那天她忘了把手提袋帶出去。嗯，是在學生全部離去後，我去收考卷時發現的，因爲不知是誰的，就先打開來檢查裡面的東西，眞可怕啊，裡面竟然有男人用的帶肉瘤的東西。」

他指的是那個帶肉瘤的保險套，竟然會在那位成績出衆，家庭背景高尙的大小姐的手提袋裡。

這裡有一項統計，是由日本青少年問題研究所以東京三千名大學女生（含短期大學）爲對象所做的調查結果，以提供諸位參考。

赤裸裸的性調查

問題：與異性接觸的程度如何？

結果：「只是握手（〇・七％）」、「接吻（五七・一％）」、「有性經驗（四三・七％）」

※在三千人中，約有一、三一一人已經不是處女，這個數字給人很深刻的印象。

問題：在幾歲時，得到初次的性經驗？

結果：「十五歲以下（〇・二％）」、「十六歲（三・三％）」、「十七歲（二九・七％）」、「十八歲（三二・一％）」、「十九歲（二五・九％）」、「二十歲（八・七％）」

※從這個統計數字可以看出，十七、八、九歲是思春的危險期。

問題：有無避孕經驗？

結果：「有（八・五％）」、「沒有（八二・三％）」、沒有回答的佔九・三％

問題：有無懷孕經驗？

結果：「有經驗（三四・八％）」、「沒有經驗（六五・二％）」

問題：你的性經驗或懷孕之事有否被家人或老師發現？

結果：「沒有（八六・三％）」、「有（一三・八％）」

※由此可瞭解，她們在事先都有過相當程度的準備。

問題：你初次經驗的對方，是那類人士？

結果：「大學生（三九・八％）」、「高中生（二八・七％）」、「公司職員（二七・四％）」、「其他（四・一％）」

問題：在何處得到初次經驗？

結果：「對方的房間（三六・七％）」、「自己的房間（二七・一％）」、「旅館（二六・九％）」、「野外（九・三％）」

從以上的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女孩子是否上大學和是否出外工作的問題在那裡了。現在的年輕人約半數是在家人或老師看不到的地方，做著不可告人的事情，這論點是可以成立的。我那位N大教書的朋友因那件意外的發現而感嘆不已，這也只是教師方面的問題，我個人則認爲那根本不足爲奇。至於那些百分之百相信自己孩子不會幹壞勾當的家長們，就更像是小丑一樣地可笑了。

六年前，我在外國大學執教時，就已知道那裡的女學生沒有一個是沒有性經驗的。在學生們

的眼裡，大學這個地方，既可以做學問，也可以尋找自己的另一半。在與異性交往時，都是選擇對自己最具吸引力的做進一步交往。如果你此時此地還提什麼貞潔、貞操之類的話題，就會遭人笑柄的。如此說來，今天日本的大學女生，是否也在向歐美看齊了呢？

這裡另有一項也是由青少年問題研究所做的調查。

有關「有無副業及其種類」的調查結果，佔最多數的副業是「女侍應生（三七・一％）」、其次是「服務生（二五・九％）」，第三是「家庭教師（二三・二％）」，第四是「其他（三・八％）」。以「出賣色相」爲副業的女生佔壓倒性的多數，眞叫人驚奇。可見進帳多但陷穽也多的職業，具有最大的吸引力，而亦可由「公司職員」在大學女生初次經驗的對象調查中所佔的比例，看出這一趨勢。

一位出身大學的女侍應生，是較一般侍應生受歡迎的，店裡也會因爲有大學女生陪客而生意興隆。雖然對女孩子而言，做侍應生是很危險的，但仍有許多大學女生喜歡往裡面鑽。據說在東京、中野的風化區內，有大學女生賣身爲妓的場所，是非常有號召力的。

有人說：

「有些服裝科系的女學生，甚至爲了想在畢業後開洋裝店而不惜用這種手法來存錢呢！」

有這麼遠大的抱負，眞教人佩服之至。

③ 由歐美的「女性至上」論面臨轉捩點

一句「管她呢！」得到喝采

話有點離題了，不過下面要說的，却是一九七六年七月我在美國參觀民主黨後選人提名大會時，在紐約得到的「寶貴經驗」?!

「Zum Zum」餐廳設於華爾街正當中的潘納大廈內。我由於早飯中飯都沒吃，又馬不停蹄地四處參觀，所以飢腸轆轆地鑽進「Zum Zum」餐廳，叫了湯、麵包和沙拉，就狼吞虎嚥吃將起來。

正當吃到一半，一位妙齡的金髮女郎來到我桌前，低頭看著我。我心想：

「看人吃東西，眞是沒禮貌，還不快到別桌去！」

我繼續嚼著東西，邊抬頭望望四周，原來沒有空桌子。嗯，她想和我同桌。

「Sit down, please！」

以美國人的習慣，我應該放下刀叉，站起來爲她拉開椅子。我却認爲那有必要那麼麻煩，她自己又不是不會坐，更何況，在我請她坐之前，她不也該先徵求我的同意嗎？

她仍那麼筆直地站著，我抬起頭，見她臉上的表情，顯然是自尊心受到了傷害，正怒目直瞪着我。我想：

「可惡！管她呢！我自己還沒吃飽，那有閒工夫管妳!?」

就在這時候，有一樣東西掉在我的脚邊，那是她故意丟下的手帕，我漫不經心地對她說：

「It's your handkerchief！」

如依美國人的習慣，我應該趕快替她撿起來，當然，如果是她無意中掉的，替她撿起來又何妨，現在明明是故意丟下來的，誰管她！

這一連串的事情，雖發生在短短的兩分鐘內，却使她怒不可遏地跺脚而去。臨去還丟下一句：「Abomlnable Jap！」（可惡的日本佬！）

我心想：

「去你的，不要自以爲了不起。我還當得上是個日本紳士呢！」

就在她離去的同時，左邊傳來了驚人的鼓掌聲，三位美國紳士你一句我一句地恭維我：

「你才是眞正的紳士！」

「爲你的表現乾杯！」

「你的作風眞教人痛快！」

歐美男性的共同願望

後來我把這件事說給塞登．史特卡博士聽。他就是以翻譯「源氏物語」及「伊豆的舞孃」聞名於美國的密西根大學教授。他聽後對我說：

「很多男士對於「女性至上」這種生活方式感到噁心（Vomit），你的行爲是替那些敢怒而不敢言的美國男人出了一口氣，難怪他們要爲你喝采了。」

連標榜「女性至上」的美國都如此。

順便提一提今年夏天到東南亞旅行時，所看到的一則消息。那是七月二十八日刋登於「奈及利亞」報上的，是有關蘇俄的女權運動現況，報導如下：

「蘇俄的勞動者中，半數爲女性，而這些女人當中，比丈夫收入多，地位高的，佔百分之二

十。她們那些收入低微的丈夫，則從事烹飪工作或留在家裡做些家務事，這情況越來越普遍。根據列寧格勒的調查，百分之七十三的婦女是爲了錢而跟丈夫一同出外工作的，而其中三分之二的婦女，本來是應該留在家中（她們丈夫的心願），如今這種男女立場倒置的情形，是促成離婚案件增加的主因。依最近的調查統計，十對夫婦就有三對因此而離婚，尤其在男性的眼中，那些參加女權運動的女性，都已失去了『女性美』，男性已受不了女性那種如牛仔般的粗蠻勁了。」

以上報導，大意如此。您對前述兩種現象，有何意見？

女性上位與性愛運動

言歸正傳。

七、八年前，我在共立女子大學教書，請先看一下該校校慶的傳單內容：

「昭和元祿年代（譯註：元祿爲昭和之鼎盛時期），座落於花都江戶（東京）神田區一橋二丁目的共立女子大學，向以提倡「女性上位」見稱，如今校慶將屆，無論老少，都請撥冗光臨，來吧！……」

這是邀請傳單，轉載於「文春週刋」，被認爲比三流酒吧的拉客廣告更不高明，受到了嚴厲的指責與攻訐。

不知道是她們的大腦只是這種程度，還是想故意以這個噱頭來吸引大衆。不過，使我感到狼狽的是，一所大學竟以「女性上位」來做宣傳，而「女性上位」，在俗語裡是帆船之意，同時也是一種床戲用語。

眞不愧是鳩山薫子夫人所創設的共立女子大學，學生中有人提議將「女性上位」改爲「賢妻良母」，可是執行委員會說什麼也不肯答應。

「所謂賢妻良母，根本是落伍教育的遺骸，如果套用現代的話來說，不就是女性上位嗎？」

天哪！賢妻良母和女性上位拉扯在一起，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大概一般女人對賢妻良母的了解，也只達「女性上位」的程度而已。

在昆蟲世界裡，雄蜂互相爭鬪，並在雌蜂之後緊追不捨，能戰勝其他勁敵的那隻雄蜂，才有資格一親芳澤。又如螳螂：每當公螳螂和母螳螂交配之後，就立刻犧牲於母螳螂的饞吻之下。和這情形相似，今天自認爲是雌蜂或母螳螂的大學女生是越來越多了。

不論在那一所大學，一些橄欖球、曲棍球、柔道、徒步旅行等的社團負責人，幾乎都是一些會發出男人一樣的汗臭味的女生。

國士館大學棒球社的主將，道破了其中的隱情：

「聽到她在一旁喊『加油，加油』，臭男生們就會燃出鬪志，而這朵花就是這群臭男生最好

的慰勞品！」

具有社團中「活力泉源」作用的女學生，還算是幸運的事，若一朝被捲進左翼的活動中，她的命運可就悲慘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在東京新宿車站被捕的二十三名激進派人物中，有一名在H大讀書的S君，於事發前半個月的一個晚上，曾對我說了下面這段話：

「把『母的』拉來做爲重要部份的『零件』，是我的任務。有時我不得不用恐嚇的手段迫她們加入，必要時再牽連上肉體的關係，這樣她們就只得乖乖地爲擴大組織而貢獻力量。她們可以站在隊伍的前面搖旗吶喊，以激發士氣。逼迫她們的手段雖然卑鄙，但是在現階段中是不得已的……」

用暴力迫使女生就範，使得本來是被害者身份的女生轉而爲他們的思想觀念獻身賣力，這不正是社會裡的技倆嗎？

聽了他的一段話，不禁想起很久以前一個新興宗教的傳教妙法。他們先派一些人到富士的某一個地方，藉守夜膜拜之名，讓一群互不相識的異性混睡一處，由於該處充滿了色情的誘惑，因此不斷有年輕人前去加入。

閒話不多說。

所謂女性上位或女性解放，在日本雖屬新鮮話題，但在歐美諸國，早已從根本上動搖了，諸君如果對這個事實仍不了解，我再舉一件事來說明。

可知目前英美流行一種「婦人之見」（Woman's Reason）的說法嗎？那就是說女人所持的都是不成理由的理由。他們認爲女人所說的話都是自以爲是的、歇斯底里的、極情緒性的、片面性的，以及缺乏一貫性的。她們只會隨俗浮沉，做出令人討厭的事情。

明白了嗎？若還不明白，就再多用點心吧！

4 裝飾校園的整形女生

整形醫師大行其道

我的一位友人在有樂町附近當整形外科醫師，受到大衆傳播界的歡迎，也經常在深夜的電視節目中露臉。最近他還在外埠開設分店，名利雙收。

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要先談一談我倆交往的經過情形。

我們已認識四年，最初我是爲了蒐集蔣介石總統的生平事蹟資料而搭機赴台，在飛機上，我跟他比鄰而坐。

我寒暄道：



「您也到台灣嗎？」

他回答：

「哦！那裡就像我的第二故鄉……」

從登機後的三小時旅程中，我倆一直談得很投契。到目的地之後，他對我也非常照顧。回日本後，我們也是只要一有時間，都會在六本木、赤坂等地喝酒談心到深夜，情誼日濃。

現在轉入主題。

談到「整形外科」，實在是奧妙無比。我對他所談到的每一細節，都十分感興趣，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他的手術經歷就好比「人生的縮影」。時裝界一向號稱自己變化多端，但

相信也不過如此了。

「雖然是對你南先生（他隨口替我起的小名），也無法把全部細節說明，只不過要你知道，現在有這種風氣，而我呢？就靠它賺了一筆。」

本來我一直認爲所謂的「整形」，不過是把單眼皮割成雙眼皮，或把塌鼻子墊成高鼻子等之類的美容手術，但實際上可不這麼簡單哩！現在的整形手術是，無論是男是女，只要有人提出要求，則身體上的任何部位，都可加以「改造」。

臉上起了皺紋，可以把左右兩額上部的頭皮切開，將臉皮拉上來再縫合；若鼻子不高，可以將矽液注入鼻樑，或在鼻骨上另外加墊一塊合成樹脂；想要有雙眼皮，只要在眼皮上開一刀，再重新縫合；顴骨太高，可以削掉一點；個子太矮，可以先將脚跟拆下，再裝上人工骨；男性表徵的包皮，能在刹那間被去掉；不想「播種」的人，只稍把輸精管切除；處女膜被損傷，甚至完全被磨滅的，都可以像裱糊匠一般，很技巧地「換」一張「膜」，甚至可以將下體恢復成原來的色澤；由於生殖器短小而自卑的男性，也有了可恢復自信的辦法；胸部下垂因而抬不起頭的女性，也可以重新挺胸濶步……。凡此種種，都使我不期然生起了恐怖的感覺，雖然目前醫藥技術突飛猛進，但我却難以想像「人的改造」已到了如此神乎其技的地步，相信料事如神的諸佛菩薩，也要目瞪口呆了吧！

「演藝界人士在我這裡動過手術的，前後不下七百人。再總計我的顧客人數，單只女性（包括未婚女性）就將近兩萬。而男性，不論年齡大小，也總有五千人曾經過我的改造吧！」

一聽此言，我嚇得說不出第二句話！

自從聽過此君的一番話後，對於人的面孔，不，該說是人的全身，已莫名其妙地懷疑到它們的眞實程度。我常會對身邊的人產生如下的想法：

「這傢伙是否……」

「這女孩大概有「人造膜」吧！」

……………

▓「學生有沒有優待？」

我問這位整形醫生：

「在你所說的未婚女性中，該不會有大學女生吧?!」

他似乎不相信我會問出這種話，眼神有些迷惘，好像在說：「你這人是眞笨還是裝糊塗?!」

只聽他用著見怪不怪的口吻說：

「多噢！可越來越多了！過去的一些女學生，還會不好意思，總隱瞞自己的學生身份。如今

不同啦！她們一進門的第一句話，就是『大夫！學生有沒有優待？』，還討價還價呢，而且說這話的人也越來越多。唉，現在沒有羞恥心的人比比皆是！」

據說像他一樣掛著「整形」招牌的醫生，在東京就有八家之多，而全日本約有十五、六家。所以，只要把到他這裡來的「患者」數目，乘以十二、三，就不難知道日本全國有多少「整形人」了。

「以女性患者來說吧！主婦或寡婦佔三成，未婚者佔七成。而未婚女性中又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各級學校的女學生。」

「連初高中的女學生也……？」

「這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我們現在眞是落伍嘍！」

據說有個中學女生自稱被男朋友強暴，要求做換膜手術。但是他一經檢查後，眞嚇了一跳。

「她以爲可以騙倒我。說是第一次，我看她簡直是『沙場老將』，從她的『症狀』看來，她所經歷的『戰役』，總不下五十次之多，可是又不忍拆穿她，只好對她說：『以後可要更加愛惜自己的身體喲！』也只能這麼說了。而且看得出來，她還墮過三次胎呢！我一想到自己的女兒也已初二了，眞是心驚胆顫。我們這些有女兒的人，可不知要替女兒擔心到那一天？」

東京女子大學的川上源太郎副教授，曾寫了一本書，書名是「擔憂的父母親」，讓人讀後，

有說不出的壓迫感。我的孩子今年三歲，再過十年，就要到達思春的年齡。由於那本書，我如今也成了一個担憂的父親。

▓由姑娘變成「婦人」的暑假

我在某一所女子大學開始我的教書生涯。當時，我擔任新生班的導師。在那段時間裡，也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經驗。

這些新生，在一個月前還是高中生，雖然來到這所名聞全國的學校，但是從鄉下來的，還是多少帶點土氣。

她們大多穿著高中時代的學生裙，上面隨便配一件襯衫；頭髮不是學生型的，就是梳著兩條辮子；脚上套雙平底鞋，或者運動鞋；唇邊還留著可愛的乳毛；臉上未施脂粉，好似背陽下長大的小南瓜，鮮嫩可愛。如果說她們是「還帶著尿布騷的女孩子」，失敬嗎？

等到一學期結束，暑假過後，我走到教室門口，才邁進一步，就像被人點了穴似地定在那裡。

我走錯教室了嗎？

運動鞋變成了漂亮的高跟鞋；學生頭不但有了花捲，有的甚至髮色也變了；光淨的臉上，五

顏六色；一張張鮮紅的嘴巴；一隻隻眨著假睫毛的眼睛；衣服從樸素的襯衫裙子，一變而為紅的、白的、藍的、綠的……各色洋裝，交織成一片，煞是鮮艷奪目。

想著，我立刻回過身退到門外，但是教室號碼並沒有錯，我應該在這裡上課的。然後我又走進教室。

「怎麼啦？老師！」

坐在門邊的學生奇怪地問。我不好意思地說：

「妳們和放假前完全不一樣了，我還以為走錯教室了呢！」

話剛說完，全場的學生都哄笑起來。我雖然已老大不小的了，也不免被她們笑得滿臉通紅。

在課堂上，有塗著指甲油的學生，有把小說擺在腿上偷看的學生，有傳著口香糖的學生，有替我這九州男兒的醜臉做素描的學生，有給我起了「黑熊」綽號的學生……她們對功課全無興趣，但對我有幾件襯衫，幾付袖扣，幾套西裝，幾雙皮鞋，幾條領帶，却知道得清清楚楚。她們似乎都派偵探做過調查了。

本來我一直自認為是世界上最尊重女人的男人，但此時我突然覺得自己的個性不適合與女人（尤其是女孩子）相處，所以快馬加鞭，很快地離開了那裡。

很多人不知道國士館大學有女生，以為只有臭男生，這是大錯特錯的，實際上這裡的女生，

包括短期的在內，總數在五千人左右。說到國士館大學的女生，已算是很謙虛了，可說正在向賢妻良母的寶座邁進。

一位在某著名大學敎心理學的P教授，曾說：

「最近的學生是越來越沒有學生味了。往往暑假前和暑假後，判若兩人，這都是長達兩個月的暑假所惹的禍，由於情緒鬆懈，又急於獲得解脫，以致有了變成『女人』的後果。」

聽了他這番話，我不禁想：

「是這樣的嗎？大概是這樣吧！……」

因此，我又打了個電話給有樂町的整形醫師。

「喂！換膜和季節有關嗎？還有，墮胎是不是也會隨著季節而流行？」

「因爲我不主理墮胎的事，所以不知墮胎有沒有隨季節流行。不過我可以肯定地說，換膜的流行期在秋初。這些傢伙在春夏間胡鬧一陣之後，在蟋蟀唱歌時，一個個緊張萬分地來「處理善後」。根據婦產科的統計，也是秋初時分患者最多，我想大概也是同樣的情形吧！」

不錯，考上大學的女生於初次返鄉時，難免會有種優越感，再加上假期的鬆散，以及青春期的高峯年齡（十八歲，大學新生的平均年齡），難怪會有種種「怪現象」出現了。因此就如日本、青少年問題研究所的調查，女性第一次經驗的年齡統計，以十八歲佔第一位。將前述資料一一蒐

集，並作綜合性研判時，會發現暑假對大學一年級的女生來說，不論好壞，總會在她們的人生旅途上刻上一個不可磨滅的標誌。

5 亡國的旗手——榎美沙子

半吊子成不了事

我認爲能當得上日本女性代表的，除榎美沙子之外，不另做他人想。她是「大學女生亡國論」最好的活例證。

沒有人知道她在日本第二有名的大學的藥學系，究竟學到了什麼。她爲了想使墮胎及服食避孕藥成爲合法及正當的行爲，並提高女性的權利，不惜自我標榜爲「墮胎、避孕聯合陣線」的總指揮官。此外，她還蓄意深入他人的私生活，專門揭人隱私，來打擊「女性的敵人」——男人，自詡爲日本的聖女貞德。

她雇用私家偵探，常找一些知名之士的麻煩。誰是十全十美的呢？所以被她找到麻煩的人，都胆戰心驚地不敢有所違逆，這就更助長了她的氣焰，她眞有所向無敵的氣勢呢！就和一般在戰後成長的人一樣，她沒有自我的主張，總是想到那裡就做到那裡。事實證明，她不過是一個興風作浪的投機份子，忙著做自我宣傳而已。由於基礎不穩固，她的團體半途就瓦解了。

「有那麼好的容貌和才華的女人，怎麼會做出這種瘋狂的事業？」

「大概是爲了好玩吧！」

不僅是她的敵人（男性），就是本來是「自己人」的女性，後來都開始怨聲載道。還有一位「男性化的女人」，亦即人稱赤軍聯女王的重信芳子，也跟榎美沙子一樣，只知逞一時之快，結果也受到不小的打擊。

在參議員選舉的活動中，榎美沙子組織了一個日本女性黨，同時企圖與計劃組織日本青年黨的問題議員系山英太郎接近。總之，雖然在她的組織程序中還留有疑問，但最後總算也推出了十位候選人。

從一開始，她就沒有想過自己所推出的十個人，是否能選上一個，也從來不去爲她們助選或做某些努力。看她似乎只想藉機得一筆競選保證金，然後使出渾身解數去迷惑自民黨的一些議員，或在某些大臣面前，賣弄自己的權術。結果在選戰中遭到慘敗，並在獲知選擧結果後的七月十

二日，按預定計劃將日本女性黨解散了。而這個日本女性黨的前身——墮胎、避孕聯合陣線，也在同時間烟消雲散。

當同類離棄自己時

我和暉峻康隆教授間的電話問答，是在六月中旬，也正是榎美沙子的全盛時期。

記得暉峻康隆一再警告我：

「你眞的要寫嗎？平常無事時，她們都已夠嚕嗦的了，更何況你寫出來，不是麻煩更大嗎？別弄得連夜裡都睡不安穩哪！」

我心想：「別胡說了，要怕的話還能下筆？」

我除了想把事情源源本本地攤開，找出應對之策外，並沒有其他的意圖。我也了解，不能僅以趣味爲主而玩弄煽動的詞句，必須在國家即將走上滅亡之道的當兒，想出了剎車之計，樹起興國的指標。我就是抱持著這股子熱忱來寫本書的，其主旨也在這裡。

「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不錯，現社會中多的是隨聲附和，輕佻浮動之輩。因此當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學士登高吶喊時，就有人立刻被她的帥氣吸引，如蛆見到了稀屎般撲過去，其實這也不過是一陣風，吹過一陣，也就會無影無踪了。

像榎美沙子那樣風靡大衆，掃蕩群倫的「奇女子」，生命也不過像一滴露水而已。當她像一陣風一樣地過去，謠傳四起。有人說她因結核病已住進醫院，有人說她短期內要逃到外國去。總之，在短短的七十五天之內，她就漸被人們淡忘了。她的生命，就像一朵易於凋謝的花，不，應該說是一朵帶有毒刺的花，不但刺傷了他人，自己也空留孤寂與苦惱。我想對這個不值一文的女人說的是，一個「才女」若走錯一步路，其結果就會有這樣的下場。還有的女人不顧丈夫的苦苦勸導而出馬競選，最後不但保證金被沒收，連丈夫都掉頭而去了。這就是大學畢業的日本女性黨候選人。大家可看清楚了吧？當一個女人失去了做女人和做妻子的價值時，她將不及路邊的一粒小石子，就是野狗，也不會吃她丟下的食物，而且還會不屑一顧地就從她身邊過去了呢！

請聽下面這段日本女性黨候選人的演說錄音：

「我們日本女性黨站在女性的立場上，主張要有基本的權利，必須從男性腳下哭泣的歷史中解脫出來，要贏得與男性一樣的社會地位。……」

這是多麼空洞而無意義的話啊！她幾乎忘了自己年輕時，在自己愛人懷中喜極而泣的日子。當她失去了生殖機能的當兒，竟說出這種輕薄的話來，相信就是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也會覺得荒唐而可笑，這就是這個組織的幼稚處，其論調也當得上是亡國之論了。

隱藏在角落裡的賢妻良母

有能力的老鷹，都是把利爪藏起來的。我認識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是位在東京平民街一個電鍍工人的太太。她很自豪地說：

「我情不自禁地愛上了他。他自幼就失去父母，在伯父家長大。靠自己的能力於高中畢業後，就在職業訓練所中習得電鍍工的技術。眞的再也找不到像他這樣好的丈夫了。」

她本人則是畢業於某大學的高級知識份子，爲顧及先生的面子，一直自稱高中畢業。他們是在一次極偶然的機會中相識的，先是她在擁擠的車上遺失了月票，而他把票送到公寓。那是六年前的一個寒夜。

「我當時爲了表示謝意，就請他到附近喝咖啡，因此很自然地就談到彼此的身世，不料我倆竟有相同的遭遇，感到他有一種說不出的吸引力，就這樣來往了三年。」

在交往期間，她發現對方是一個固守崗位、生活認眞的好青年，因此當對方向她求婚時，就毫不猶疑地一口答應了。

女人最好還是站在男人的背後，若老是想裝出一副強者的樣子，終究會被男人壓下去的。

我一想到這位標榜比自己年輕兩歲的丈夫的女人，她和丈夫兒子樸素地生活在大都市的一角

，心中就不由得湧出一絲溫馨的感覺。

她接著說：

「人如果總是背負著學歷和名聲，就會處處感到拘束。如果把這些都拋在腦後，心情自然輕鬆多了，尤其在家庭生活中，這些都成了障礙，有時候丈夫說：『妳知道的眞不少啊！』我就會說：『好像在那本書上看到過。』生活不是死板板的知識，而是一種智慧，能了解這一點，就會感到快樂了。」

我是因爲有一次在舊書攤上看書，正逢她也來找一本叫「家庭主婦生活實錄」的書，兩人因而認識攀談。想讓各位也知道世界上有這樣一位懂得生活的女性。



流行於大學間的同居生活

山內一豐有個賢內助

當葡萄牙兵艦以槍炮轟擊日本的種子島時，是天文十二年（西元一五四三年），三年後，即天文十五年，山內一豐誕生於尾張（即今之愛知縣），排行第三，父親名叫盛豐。

起初在尾張岩倉城主織田信安手下做事，後來信安被信長殲滅後，全家都轉投信長麾下，又在豐臣秀吉手下屢建戰功，於天正十三年（西元一五八五年）被封於近江長濱，俸祿二萬石。在小田原之役後，又被封於遠州掛川，俸祿五萬石。又在關原之役後，加入會津遠征軍，在小山的陣營中，聽到西軍蜂起，率先聲明參與家康的一方，戰後由於立有大功，被封於土佐，俸祿二十

餘萬石。這就是山內一豐的事蹟大略。

前言似乎太長了，我要提的是他的妻子。依現在這種「沒有錢就沒有緣」的愛情論調，有些人眞該好好向這位偉大的女人看齊。

她比丈夫小六歲，娘家很窮，是在姨母婆家的資助下才得以長大成人的，故事由此開始。

經過一段顚沛流離的生活之後，山內一豐總算成爲信長的部下，有一天，有人要賣一匹駿馬。

「眞棒！」

「眞是匹好馬！」

凡是看到那馬的人，沒有不稱讚的。但是價錢太高，沒有人買得起。一豐自然也很想擁有這匹馬，但因爲沒有錢，只好悶悶不樂地回家。他自言自語道：

「唉，沒有錢眞遺憾，一個武士應該擁有那樣的馬……」

在旁邊整理衣服的妻子千代聽到了，說：

「那匹馬多少錢？」

一豐不以爲意地隨口說道：

「我們買不起的，要十兩……」

千代聞言，就起身到臥室，在化粧箱裡拿了錢，出來對丈夫說：

「就把這拿去買馬吧！」

一豐十分驚訝。

「這是怎麼回事？我們一直都在過苦日子，你有那麼多錢，爲什麼不說？」

他忍不住責備她。千代解釋說：

「你說得不錯，這筆錢是我嫁過來時父親給的。他交代我：『在丈夫亟需時再用。』聽說主君織田老爺最近要在京都試馬，每個武士大概都會騎著自己最好的馬去，希望那時你也能騎匹好馬去亮相。你就把錢拿去用吧！」

「原來如此，眞錯怪妳了。」

一豐拿了這筆錢，立刻把駿馬買回來。

不久，試馬日到了。果然，一豐的馬受到衆人的矚目。

「這眞是一匹好馬，是誰的？」

手下回答：

「是山內一豐的。」

「這麼窮的人，居然有這麼名貴的馬，可見他省吃儉用地只爲買好馬，有這種意志的人，一

定會是個優秀的武士。」

這就是山內一豐發跡的契機。

目下一般只爲自己的私欲才拼命存私房錢的年輕太太們，可曾了解千代夫人的心理？就是不管丈夫陞遷與否，也應懂得節儉之道，否則當家人生病或遭不測時，就會捉襟見肘，窘態畢露。

有些壞老婆，不但不會拿錢資助丈夫，還唯恐從丈夫身上榨不到東西；還有些傻女人，自己不眠不休地找門路賺來的錢，却中途被拉皮條的騙走了；又有的女人太愛慕虛榮，留著滿臉鼻涕，滿身汚泥的孩子不管，自己整日濃粧艷抹，華衣美服。……

我們在電視上或收音機中，常會接觸到以夫妻生活爲主題的節目，將夫妻關係中種種尷尬場面，極盡披露之能事。有些做太太的，唯恐天下人不知自己丈夫的醜態，在節目中，又叫又罵。也有夫妻同台出現，互相揶揄挖底，引人哄堂大笑的。我看日本民族中的白痴是越來越多了。

所謂立約同居

想必大家都已知道，現在在日本大學女生之間，暗地流行著所謂的「立約同居」這檔子事。

她們可都有一套堂而皇之的說詞，如：

「這是在畢業前很合理的想法和做法。」

「當然這並不表示將來就一定要在一起生活。」

「一個人生活開銷大，兩個人可節省許多開支，這未嘗不是一種求生之道。」

記得好久以前，一個叫岡田眞澄的名星，跟演無聲電影出名的米山眞子，在身延山頂的記者會上公然發表了他二人「立約結婚」的計劃，婚姻關係期定爲兩年。

目前日本大學男女生的「同居」情事，已成舊話。我就以離鄉背井，遠在都市中過寄宿生活的K子爲例吧！

她自島根到東京的三年間，一向懶於寫信回家，也不打電話回家問安，只在缺錢時才與家裡聯絡。

時值暑假，她母親見別家的孩子都回家度假了，只有自己的女兒杳無音訊。於是決定打電話一探究竟，豈料K子正好到醫院墮胎去了。

「K子小姐到醫院去了，她的哥哥在，要不要……？」

做母親的一聽「哥哥」兩字，不由心中一驚，心想自己只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已出嫁，且與其夫遠在曼谷。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不一會兒，那個K子的「哥哥」來接電話了：

「喂？我是K子的哥哥……」

「你是忠則？」

「哦，不是，請問你是那一位？」

「我是K子的媽媽。」

「……？」

電話突被切斷了。K子的母親急如熱鍋上的螞蟻，知道事態嚴重，連忙從島根趕到東京。

K子的姐夫名叫忠則，而這位自稱是K子哥哥的男人，實際上是K子的大學同學，正和K子共度同居生活。

■難得的好結局

「你對我女兒該怎麼交代？還假稱是她哥哥，她婚前的寶貴身體不但被你糟蹋，還去墮胎，你眞是夠狠的了。」

「哥哥」俯首無言，一再表示歉意，只因他從未與K子有過任何結婚的約定，表示無需對她的將來負責。而K子呢？她不知如何對母親解釋，也不討厭這個同居人，並且沒有意思立刻解除同居關係。

「我要告你詐欺，要請你的老師來評理，再不就馬上去派出所……」

K子的母親情緒非常激動，抱著甫自醫院回來的女兒痛哭流涕。K子的同居人S只得打電話

找我。

「老師，大事不好……」

「怎麼了？」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問你到底是什麼事？」

電話的那頭，傳來S的哭訴聲：

「請快來救救我……」

等我趕到K子在弦卷町的公寓，面對眼睛紅腫的女人和她那出了紕漏的女兒，做了約一小時的協調工作。這還是我生平第一遭的經驗。

結果是：取消他們兩人在畢業前到期的「同居契約」，要他們當面向K子母親保證，將正式結爲夫妻，而我是見證人。這件事就這樣子解決了。

兩年後，K子與S依言結婚，且生下一子。S在銀行任職，K子過著正常的家庭主婦生活。

這還是屬於少見的「好例子」呢！據我所知，有許多人在同居生活中途，不是輟學，就是到處換工作。女孩子一旦接觸到繁華世界而墮落的，也不在少數。

就是讓女孩子讀女校，也不見得能放心。門禁森嚴的宿舍中，也有許多漏洞可鑽。今天在日

本，能挺起胸膛說「我家孩子絕不會」的父母親，能有幾人？

也就是說，今天能教人信賴的年輕人，是越來越少了。

固然今天也有許多女學生和山內一豐的太太一樣，會拿出錢來資助同居人，但所不同的是，她們常是爲了維持生理上的關係，不得不做某種犧牲。甚至爲了資助同居人繼續上大學而自己淪入風塵的例子，也屢見不鮮呢。



大學女生的求職趣事

■「時髦」的意思「帝國主義」？

每當炎夏過後，大學中的就業輔導組，就夾在畢業生和企業機構間，展開了所謂的「職業爭奪戰」。由於近年來，許多企業組織都停用新手，即或要補足缺額，爲數也不多，致使這求職的不景氣現象，越來越嚴重。

回想一九三〇年代所曾發生過的經濟不景氣現象，如今日本也有了奇特的不景氣紀錄。故對大學畢業生而言，自學校畢業後，就是開始頭痛的時候。

我倒不是想分析這「人求事，事求人」的來龍去脈，我要說的是，這些大學畢業生是如何在

這「逆境」中來運用他們的「頭腦的。我特以大學女生爲例：

某一流化粧品公司的人事主任說：

「我所出的考題都是一些普通常識而已，可是眞不知道她們在學校裡學了些什麼，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

以下是該公司招考時的部份試題：（按：試題中的錯誤答案，係讀音與題目所示者相似所導致，足見應試者的程度之低。）

將下列的片假名，先以英文拼出，再作簡單的解釋：

一、フアッシヨアブル（fashionable）——錯誤答案選錄如下：▲不理會流行　▲帝國主義　▲拉鏈

二、トロピカル（tropical）——錯誤答案選錄如下：▲打雷　▲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無政府主義者　▲錯覺

三、イニシアテイプ（initialive）——錯誤答案選錄如下：▲特別的魅力　▲名字的第一個字母　▲管裝化粧品

四、キャンペーン（campargn）——錯誤答案選錄如下：▲香檳酒　▲張帳蓬　▲賽狗

五、メーク・アップ（makeup）——錯誤答案選錄如下：▲新的公尺法　▲自下向上化粧　▲把頭髮梳起來　……

從上面這些試題中的作答情形來看，這些學生花了昂貴的學費及生活費，又經過兩年、四年的寶貴時間，得到的成果，眞是令人搖頭。相信她們的家長必也會流著眼淚，慨嘆子孫的不賢不孝了吧。

「眞不知爲何要讓女孩子上大學？」

我也頗有同感。

白字連篇

下面再說到一個專門出版女性刊物的出版社。該社在女性應徵者如雲的狀況下，出了一些聽寫試題。現在請看她們的答案如下：

唸：「百年待河清」　寫：「百年待火星」

唸：「教授會議的結果，授課暫停。」　寫：「教受會議的結菓，受課戰停。」

唸：「……醉生夢死……」　寫：「水生蟲。」

負責人大搖其頭說：

「簡直程度不及一個中學生，眞是頭腦簡單，四肢發達。」

想想又說：

「一點聯想力都沒有，電視週刊或報導上的片斷知識大概有一點，但是基本常識可說是等於零，眞不知她們關心什麼。」

像有些題目，也是答來教人啼笑皆非。如：

ILO（國際勞工組織）解釋爲「戀愛用語」。

Call Money（短期融資資金）解釋爲「靠肉體關係獲得的金錢」。

Layout（廣告等之設計）解釋爲「棒球之三振」。

Opinion（意見或主張）解釋爲「運動競賽中的冠軍」。

其他如把「NATO」解釋成「SATO之誤印」，把「粉飾決算」（造假帳）解釋爲「化粧品及衣服買多了，超出預算。」等，眞是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總覺得學識這麼低落的人，別說當女記者了，就是去替人倒茶送水，也不見得受歡迎呢。

「學生的品質每況愈下，想到二十年後的情形，眞教人捏把冷汗。」

難怪負責人要有這種顧慮了。他接著又說：

「我們也不需要那種背誦得來的知識，我們需要的是眞本事。那種靠記憶力得分的秀才型人物，企業界是不歡迎的。記者的工作，可不像有些女人所想的那麼單純，以爲只要有某方面的知識即可。一個人要能在累積的知識與經驗中，獲得啓發，磨練創造力，這不僅是記者這行業，相

信任何行業都有這種需求。」

那些答案，雖然引人發噱，但是在他們作答案的那一刻，却是他踏入社會的生死攸關的一刻啊。

花費過昂貴學費的大學生，如果程度還不如初高中生，倒不如早早地在當初就到工廠去，或學些生活中的實際本事，諸如洋裁、烹飪等，有一技在身，總好得多。

話又說回來，職業既然那麼難找，却有許多女孩子在工作了兩三年之後，說一聲「我要結婚了！」就離職他去，或者是說：「我在別處找到工作了。」將一個初出茅廬，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培養成一位幹練的好記者，起碼需要兩年。等到稍有成績時，他就揮揮手去了，枉費人家當初一番培植的心意，所以該社負責人說：

「這也就是我討厭大學女生的理由之一。」

夢想與計劃

差不多又到了我桌上要堆滿履歷表的時候了。每年都是如此，若碰到是我教過的學生，我會很高興，不過往往有許多其他學校和他系的學生，也會毫不猶豫地來找我。

「我想到新聞單位去工作。」

「是某學長推介我來的。」

「想做有關出版的工作。」

他們的需求都差不多，大概因爲知道我過去當過記者吧！

最糟糕的是，有的學生對自己想做的工作，說不出一個具體的職位來，總是說什麼「新聞界」、「傳播界」、「出版業」等等，教人摸不著頭緒。

本來嘛！這些人當初到大學求學時，就從未有過「到何校，讀何系」的具體計劃。許多人都是考到那一系就讀那一系。我就沒見過誰是「非政經系不唸」，或「爲了聽中山教授的課，一定要考進某大學」的。

當初是「只要有個大學唸唸就可以」的人，如今當然就成了「只要是傳播界，做什麼都行」的畢業生了。

每天只是在茫茫然做夢的人，又怎能拓展出美好充實的明天呢？

既想進傳播界工作，就要拿出毅力來，那怕三餐拼作兩餐，死也要留在傳播界，要有這種堅決的態度。不要只是想著靠誰的關係，認爲只要能進去就行，於是一旦進去了，不到半年又辭職他去。辭職的原因却是，該工作的要求太嚴格，無法勝任也。諸君知道了嗎？社會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簡單。

還有一種人是，不論工作性質如何，只要地點好，就可以考慮。譬如他會要求：

「只要是在丸內或銀座，不管那家公司都可以。」

當人家問他：

「你在那裡工作？」

「在丸內！」

不是爲了自己的志趣，而是因爲「丸內」說起來很體面，所以就希望在丸內工作。這種人豈不是除了空空如也的腦袋之外，還有一顆搖擺不定的心?

有一位參加了所謂日本和平工作隊「海外技術援助隊」的女學生，在泰國教了兩年日語，回國後寄了一張喜帖給我。對方也是被派至泰國的技術人員。她倒像是到泰國找丈夫去的。在結婚宴上，我看到許多會在開發中國家工作的年輕男女，都穿著各該國的稀奇古怪的服裝，來向這對新人祝賀，使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聽這學生談到她婚後的計劃：

「我一定要到航空公司去工作。」

據說在航空公司服務滿兩年的，到海外蜜月旅行時，可得公司的免費優待，故而近年來，想進航空公司的，人數大增。

我還有一個雄心萬丈的女學生。她和未婚夫一齊攀登阿爾卑斯山脈上的一峯——冰宮，在峯頂舉行結婚儀式，再取道歐洲回國，屆時再請喝喜酒。她不希望在國內工作，當然也瞧不上丸內或銀座之類的工作地點，她可是一心希望能在國外謀得一席工作之地哩。

8 具有學士頭銜的妻子們

充斥於日本的才女集團

在日本，究竟有多少大學女生呢？依日本文部省在西元一九七六年的統計，國立大學約有八一、○九三人，公立大學約有一四、八九六人，私立大學約二九二、○五四人。短期大學方面，國立學校約三、七七一人，公立學校約一三、五五二人，私立學校約三○○、○○九人，總共達七○五、三七五人。

這是文部省所認可的定額，但是誰都知道，在私校的人數，多則有定額的兩倍，少則也有一・五倍，故我們可約估為一百萬名是不會太離譜的。

為了做參考，我們再來看男生的數字：國立大學二九一、三九七人，公立大學約三六、六○四人，私立大學約一○○五、七四二人。短期大學方面，國立學校約九、九五一人，公立學校約四、七八七人，私立學校約三二、八一○人，合計一、三八一、二九一人，再加上定額超出後的數目，約有兩百萬人。

如此看來，在這空間狹小的日本，約有三百萬的男女大學生，在窄門中擠來擠去。

從這樣一個龐大的大學生數字來看，日本足可稱得上是「教育之國」了。

女學生中約有四分之三的人（亦即七十五萬人）讀文史科系。如果說女學生都能專攻食品科、營養管理科、服裝設計科、保健科、商科、幼兒教育科及家政科等，正如暉峻康隆教授的說法，一旦進入家庭，倒還能實際有用。但是今天學文史的女學生，大多數都是只憧憬國內外的文學而來求學的，這就成了問題。更何況，把修業年限僅兩年的學校稱為「短期大學」，這件事本身就有問題。

在外國，稱專科學校為「Junior College」；稱大學則為「University」。這可說是一般常識。若有那位名人和一個腦袋空空的某短期大學畢業生訂婚的話，相信這則新聞必是這麼寫的：

「……和××短大英文科畢之才女×××……」。

報章上常可看到類似的熱鬧報導，諸如某某人的父親是木匠，結果報上會出現「建築家之女」的字樣。某某人的父親只在兩坪大的小土房中做生意，也會被推崇爲「董事長的大小姐」，而這位「才女」，可能連味噌湯都不會煮。

下面有一則趣事：

趕走不會煮味噌湯的老婆

我有位男學生，現在在當高中老師。有一天，他請我作他的證婚人。對方是同校的女老師，是某師範大學畢業的才女。我當下欣然答應了他的請求。當證婚人有一件麻煩事，那就是兩夫婦日後若發生磨擦，還會再來求你做和事佬。我就前後當過二十次這樣的證婚人。

「老師！我眞後悔結這個婚。」

這個男學生在婚後不久，愁眉苦臉地來看我。原來他的太太既不會掃地、洗衣，也不會煮飯。

「她把味噌湯粉放在碗裡，倒點熱水瓶裡的開水，就說：『湯好了！』今天早上，她乾脆就用溫水把生味噌攪拌一下，拿到我面前。」

對生長在信州農家的人而言，從小就是吃著母親拿手的味噌湯長大的，這種情形當然會使他

感到氣昏。

只不過是四個半塌塌米及六個半塌塌米大的新居，他的太太竟懶得清理，而只用抹布隨隨便便地抹一下。換下的內衣，只要馬上用洗過澡的熱水洗一洗，就能晒起來的，可是她偏偏要把這些換下來的衣服塞在衣櫥裡，不擺上一星期不肯拿出來洗。

他又哭喪著臉說：

「我本以爲她很有教養，看起來又那麼有女人味，可是……，現在就這個樣子，以後怎麼辦？」

我的內人很同情地安慰他：

「不要擔心，慢慢就會好的，我結婚時，也是什麼都不會做。」

我則接口說：

「開始最重要。你應該徹底採斯巴達的教育方式，痛痛快快地罵她一頓，譬如說：『連味噌湯都不會煮，還當什麼老婆？掃地洗衣本來是老婆的義務，把四四方方的房子整成了圓圈形，不合我們的家風。』……」

我的建議可能過份了點，因爲似乎他是照章行事，結果掀起軒然大波。做太太的很生氣地說：

「好！那我走！從此離開這個家。」

說著就開始整理行裝。他慌慌張張地打電話過來。我給他打氣：

「不要管她！什麼都不要說，只冷眼旁觀就是了。」

「可是老師，我們的婚姻生活就此完蛋了嗎？」

「笨傢伙！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沒骨氣了？不合格的老婆有什麼值得留戀的？要拿出是你趕走她，而不是她自己走的男子漢氣魄！」

我的聲音幾乎震壞了電話筒。

幾小時之後，他又打電話來。這次聲音已回復平靜。

「使您擔心，眞抱歉！她已經回來了，而且向我賠不是……」。

「你瞧！這就對了。碰到這種情形，做丈夫的要沉得住氣。本來就錯在她嘛。一被罵就哭哭啼啼的女人，你將來可怎麼辦？和壞老婆在一起，你一生都完了。」

我眼見許多年輕的丈夫們，不知道是太有修養，還是太軟弱？平時對太太很縱容，一旦太太發起雌威時，就像縮頭烏龜，所以我才虛張聲勢地在這學生背後打點氣。果然此計甚佳。

教育事業並不是買賣知識的行業。在講台上無論講多精彩的課，也無論學歷有多好，連家庭生活都不會安排，還算什麼教師呢？要丈夫吃沖泡的東西果腹，是沒有資格當太太的，更何況這

種不用心的女人，就是當教師，也同樣是不合格的。像這種只有滿肚子死知識的人，根本就無權談教育問題，偏偏這種老師還非常多，被他們教到的學生何其不幸哪！

曾擁有「日本媽媽」美名，後來又成爲參議員的某女星，在舞台上扮演的都是極典型的日本母親角色，能賺人眼淚，演技十分優異。我前任的妻子，也曾從寶塚進入電影界，據她說，這位「日本媽媽」也只是演技好，平日的生活是很邋遢的。

有幾次在一起拍片，也有過共同入浴的機會，我妻每見她的內衣褲都是汚點斑斑，很少換洗。我妻說：

「她從未燒過飯，跟她說用電鍋很方便的，她却說：『我很笨，廚房的工作做不來。』」

雖說如此，日本的電影界仍發給她「演技優異獎」，而選民們將她推爲日本母親們的代表，賦予她國會代表的權位。

人不能光憑外表來衡量。我談到了他人的私事，很感抱歉，也有點難爲情，不過說到我這位前任太太，她也是那種「不可貌相」型的人物。

當我要娶她時，親朋好友都艷羨地說：

「眞棒啊，你好像是住在寶物堆裡，她又是個多麼體貼入微而又優雅的女人啊？」

我和她一起喝酒、跳舞、笑鬧或談文學。在旅行時，她可眞是一個好伴侶、好朋友，然而一

進入家門，一切都變樣了。除了入晚後還能兩情繾綣之外，我倆的關係全不是那麼回事，你是你，我是我，時起口角與爭執，好像天天都在演電視連續劇。到後來不由得起了後悔之意，我本該娶個女人做太太的，不是娶電影明星的。……

我不禁想：

「這傢伙，不是女專（即現在的女子大學）畢業的嗎？爲何還如此愚蠢？」

以一個女性來說，在生活上，具有些許飄浮不定的知識和教養，是有資格當一個女人的，但是做個家庭中的女人，其價值就等於零了。同理，當個教師或許很了不起，但是當個妻子，就會發生悲劇。

■買伊勢丹給我

（譯註：伊勢丹是日本最老的百貨公司）

「我認爲所謂的男人，就是有著能矗立的男性本身，偶爾也會把居於下位的女人，讓到上位去，這才能構成美滿的婚姻生活。」

「中山研究講座」的學生在本栖湖畔露營時，發表了這麼一段令人振奮的話。提出這個論調的學生，目前是某貿易公司的一位頗有前途的職員，有兩個孩子，家庭生活非常美滿。

你聽下面一句出自著名大學文學院哲學系，並以第一名成績畢業的大學女生說的話：

「喂！把上身再放鬆一點，用多情的口吻，說些富於羅曼蒂克的話吧！」

討這種女人來做老婆，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呢？可能會像雕像「沉思的人」一般，生活毫無笑容了吧！譬如入夜後，她會衝著你說：

「你想進來嗎？……嗯，絕對矛盾的自我統一……」。

如果是這樣，還有什麼情調可言？

又提到別人的私事，眞是抱歉，我現在的老婆也曾經在K大的文學院哲學系唸書，也經常會擺出一付撲克臉，能通宵達旦地談實用主義而不覺疲累。她會分析給你聽，說是哲學中的理性主義被利用到政治上或其他方面，就會牽制了個人的慾望或希望，……在這種形態下的社會會產生個性爽失的悲劇……云云。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她還能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生活。她還是一個身著和服，唱著傳統歌劇的學生歌手。

「歌謠的曲子，是那些有缺陷的人譜成的。哲學書讀多了，當心會生病喔！若病入膏肓時，妳就只有自殺一途了。現在希望妳把這兩樣東西統統丢掉。要知道，當我的老婆，才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這是我對她的一番求婚詞。當時我倆正在東京新宿的伊勢丹與三越（譯註：兩者均爲日本著名的百貨公司）間的人行道上散步，她聽了我話後說：

「你能答應我一個要求嗎？」

「辦得到的當然義不容詞，辦不到的，只有請多包涵了，妳說說看！」

「買伊勢丹給我！」

刹那間，我像被點了啞穴似地說不出話來。天哪！怎麼買得起那出名的百貨老店哪！但一轉念，我對她說：

「好！一句話，買給妳！妳在這兒等我五分鐘，我去和他們交涉……」

我獨自進入百貨公司，買了個手提包出來。

「這是『保證金』！」

雖然這只是一個不值一提的舊笑話，但就從那以後，她放棄了酷愛的老歌和哲學，安安心心地做起我的妻子，直到今天。

有一天，她對我這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平均有一百天在海外度過的人說：

「如果你那一天有個三長兩短的話，我一定會發瘋……」

她就是這麼一個「世界上最可愛的老婆」，偶而會不自覺地洩露出幾句心底話。我常思忖：

「沒有讓我娶到那些傲慢而「尊貴」的學士太太，眞是萬幸！」

惡妻不但剋夫虐子，弄得家破人亡，還使她週遭的人、事、物，也受到波及。依此類推，國

家自然會走上滅亡之途。

所以說，女人哪！大學女生哪！妳們要好好地自我反省！

⑨ 使人討厭的女老師

連續發生的女教師案件

最近，連續有四位小學女老師犯下罪案，這是較稀罕的新聞，相信許多人記憶猶新。其中一件發生於兵庫縣的寶塚一地。

一位女老師，由於在鬧街上，見一位素不相識的陌生男子和她打招呼，就情不自禁地被這位男子的帥勁和親切的態度所吸引。

我就是在這裡討論她的貞潔問題，也已經無濟於事，不過，我們倒可以知道，這件事正是促成她日後浪蕩的原因。她自那次以後，就和該男子出雙入對地幹起不法勾當。她就是名叫池上秀

美的可憐女子，二十三歲，是大阪府豐中市立庄內小學三年級的級任教師。

池上秀美畢業於大阪的女子短期大學，主修「初等教育」，担任教職後，頗受學生的歡迎，因此也曾担當過責任較重的五、六年級課程。該校校長說：

「她是一位很負責任的老師，很少見她休息。」

但是課餘之暇，她竟做出與自己在課堂上所教的「公民道德」完全違背的勾當。

窃盜案發後，她後悔莫及地說：

「我明知是不法的勾當，但是怕不聽從會遭到他的遺棄……」

就因爲這個理由而犯法，眞是無可置言。

另有兩件女教師的案子，也是屬於窃盜案件，發生於秋田及茨城兩地。

秋田一案，是秋田縣大內町立葛岡小學的教師奥山金代（五十三歲）所幹，以「免職懲戒」定案，但是她却逃避刑責，輾轉匿名各地。在停職期間，以「刑罰未定」爲理由，獲得教育委員會的同情，在以後的六年中，仍然繼續支領薪水。她倒是一個神通廣大的傢伙。

其次再說茨城的窃盜案件。

兩位年逾不惑的女老師，在案發前，是每於偸窃後，仍「神聖」地站在講台上爲人師表。這眞是教人難以想像的事。即使未曾發生這類案件時，女教師已向來不給人什麼好印象了，如今女

教師的身價更是不用提了。

東京武藏野的市立井之頭小學教師兼教育評論家遠藤豐吉先生說：

「日本戰後的女子，給人一種越來越卑劣的感覺，想起來眞教人寒心。」

女老師的窩囊相

專喜揭穿女老師窩囊相的新居信正先生，四十四歲，是德島縣德島市立加茂明小學的教師，去年出版了「又是女老師」一書。我們就先聽聽他書中的呼聲：

「……這些人，喜歡在背後批評別人，具有歇斯底里的性格，藉著同事間彼此的袒護，一次次通過嚴格的考驗，並且利用大多數學生家長的姑息心理，懶惰成性，幾乎喪失了自尊與理智。尤其是上了四十歲的女老師，更是反應遲鈍。那些身爲主任級而具有「婆婆」脾性的女教師，根本上就缺乏理智。女教師們不知進取，更缺乏感受性，不懂得檢討教育的得失，只知一味固守「無原則」的努力方向，一旦遇到問題學生時，就用「個別差異」的理論來搪塞，諸如：『我這麼認眞，他竟然還不了解，是他太笨了，我也沒有辦法。』爲了替自己辯白，就斷然給學生戴上「劣等生」的帽子。這樣的老師，實在缺少敬業的精神。……」

「又是女老師」一書，將女老師們的可厭、淺薄及窩囊相披露無遺。

現在暫且不談一般人對女教師的評價，我們先來看看實際的資料：

根據去年的統計，日本全國共有小學教師四十一萬五千零七十一人，其中女老師佔百分之五十四點八（二十二萬零七千兩百五十八人）。在很早以前，大都市的小學裡卽以女老師居多，根據最近幾年的情形看來，女老師所佔的百分比逐年不斷增加。

早在明治五年，日本建立了學校制度的同時，就開始任用女老師，但是女教師在初期，只佔極少數。依據文部省『學制百年史』的記載，明治六年日本全國的小學老師共有兩萬五千五百三十一人，其中女老師只有三百三十一人，僅佔百分之一點三而已。

這以後，女老師漸漸有增多的趨勢。

每在新學期開始時，學生或學生家長們若聽到級任老師是女性時，總會不自覺地嘟噥著：

「哼！又是女老師！」

「眞沒意思。」

「唉！今年大概運氣不好。」

不知道爲什麼，在一般人的下意識中，就是不喜歡女老師。

女老師也總是不斷被人批評爲偏激的、善變的、有成見的、易鬧情緒的、歇斯底里的、任性的……。

在一些有關教育的場合中，我們常會聽到如下的話：

「近來出身於短期大學的女老師們，總給人一種乳臭未乾的感覺。特別在教員甄試率偏低的地方，留有許多的問題老師。」

像「與他人合夥行竊」的池上秀美，就是一例。她參加甄試時，點數異常低。

依照都、道、府、縣的順序，依次列舉女老師最多的地方。第一位是沖繩，百分之七十三點九（男一人對女二點七五人）；第二位是千葉，百分之六十六點八（男一人對女二點一人）；第三位是大阪；第四位是埼玉；第五位是福岡；第六位是奈良；第七位是兵庫；第八位是神奈川。

另一方面，男老師比女老師多的地方，以北海道爲首，其次爲青森、長野、岐阜、鳥取、熊本、大分、宮崎和鹿兒島。

「先生」（譯註：即「老師」。）一詞，本就是被認定是男子的終身工作而使用的尊稱，可是今天已完全不是那麼回事。許多人只將教書視爲維持生活的職業，故常聽人以變不在乎的口氣說：「去幹幹教員吧！」更有許多女子，認爲反正交通方便，且教書生活比較安定，就暫且以教書來打發婚前的一段無聊時間吧。再說，先取得教師的資格，將來即使成家了，還可以再出來教書，對一般女性而言，教書這個職業，的確是很具吸引力的。

女子在當了老師之後，都有請婚假、產假的可能，屆時由臨時代課教員來接任職務，我想這

正是學生家長對女教師最反感的地方。

■爲何見棄於同爲女性的女家長們

東京新宿區立牛遷第一中學的駒野陽子老師，在讀賣新聞上登了一篇題爲「請不要僅責備女老師」的文章中說道：

「請不要漫無標準地指責女老師，希望能夠具體地指出女老師的錯處，也請不要受著既成的觀念來評定女老師，否則會使年輕的女老師們畏縮不前了。新居先生所指稱的壞老師，我認爲只限於某些地區。他說女老師們缺乏積極自動的精神，我則認爲那也只是個人的差異，不能一概而論。」

其實一般人對女老師不放心，也是有原因的。通常丈夫早出晚歸地在外奔波，於是母親與孩子的接觸較爲頻仍。因此，孩子們日常比較不聽從母親的話，經常表現任性頑皮，做母親的非常光火，但是又束手無策，於是連指導孩子做功課的自信也沒了，只有在與左鄰右舍聊天的時候，嘰嘰喳喳個沒完，說些夜裡與丈夫之間的床第韻事，或丈夫薪金或陞遷之事，不是說丈夫的壞話，就是把丈夫捧上天去，這樣就可消磨掉大半天。至於孩子的管教，除了等丈夫下班外，沒有更好的法子。這就是管教孩子已失去信心的現代母親！做母親的既對自己有了「無能爲力」的

自卑感覺，她又怎能放心把自己的孩子委託給一個可能也有相同弱點的女老師呢？或許這就是「女老師不行」的論調的根源吧!?

向來女性對於生活防衛及自我防衛的本能較強，對於自己親手造成的東西，是不容許他人破壞或疏忽的。因此，在生氣之餘，也不會輕易與人妥協。

俗語說：「經驗勝於讀萬卷書。」一些從未生育和養育子女經驗的女老師，一旦遇到問題兒童，只能站在一旁興嘆，更別提不懂兒童心理的女老師了。那麼，老資格的女老師們又如何呢？教育家的家裡，難道就一定沒有問題子女嗎？這就好像洗染店裡的人，不一定就沒有穿白襯衫的人是一樣的道理。教育家他們在外過份熱衷於教育工作，回到家裡已經精疲力盡，對於管教自己的孩子，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就拿從前住在我家附近的一對教師夫婦爲例。那位身兼老師、妻子、母親三職的芳鄰常嘆著氣說：

「我無暇管教自己的孩子。」

所以她家裡僱了個工讀生。

她本人在宗教團體中兼任幹部，整天勞碌奔波。有一天，就讀小學的兒子突有所悟地發問：

「爸爸，天皇陛下可眞舒服啊！」

「爲什麼？」

「因爲他拿國民繳納的稅金，每天都可以玩嘛！」

「誰這麼告訴你的？」

「T老師說的嘛！」

T老師是在附近參加公會的一位女老師。我眞被兒子的這一論調給楞住了，不知如何解釋才好。當天晚上，我把孩子叫到書房，把日本的歷史背景及天皇制度的由來，詳細加以說明。從這件事，我們可測知當今日本教育的全貌了。一個完成了大學教育的人，竟然只有「這種程度」。

父母有照顧孩子們長大成人的義務，但是並不要求孩子們一定要孝順父母，至於孩子們是否該孝順父母，就留給孩子們自己去想了。

所謂民主主義，乃是貫徹自己的主張，如只知依上級的命令行事，你個人的存在將被忽視。你贊不贊同這看法？如不贊同，你自可以否定。

婚姻是兩位當事者自己的問題，用不着他人干擾。將來是否與公婆共同生活，也由自己決定。

在形成一個人最重要的少年時期裡，一個孩子從老師那兒學來的東西，往往決定他的一生。

因此，老師之一職，絕不可等閑視之。

目前的孩子們，動不動就會從嘴裡冒出一些不乾淨的字來，如：「傢伙」、「幹掉你」、「臭老太婆」、「胡蓋」、「喂」、「要幹嗎」、「混蛋」……。當然這是漫畫和低俗的電視節目所帶來的影響，不容我們否定。但是做母親的，也未免太拿孩子沒辦法了。學生們在學校掀女老師的裙子之類的惡作劇，就目前的孩子們來說，並不稀罕了。

小學一、二年級的學生，竟也能說出如下的話來：

「老師，新婚旅行愉快嗎？」

「噢！老師的胸脯又大了一些了！」

……………

把一些新婚的女老師，羞憤得不敢吭聲，甚或哭著跑回家。有些老師被惹得忍無可忍之際，在學生頭上敲兩記，因而鬧出家長抗議，這例子也屢見不鮮。

像這類偶發事件，女老師們多半不善處理。尤其在生理上，常一發怒，血液就立刻往腦門冲，因而失去了理智，有的只能歇斯底里地喊叫。這就是身爲一個女老師的痛苦所在。但是一般女生並不考慮這些問題，還是拼命地朝初等教育系、兒童教育系和保育系裡鑽。

⑩ 在海外丟人現眼的日本女留學生

■相信"Kiss to you"的女留學生

目前出國留學的風氣越來越盛。除了因爲家長的職業，不得不僑居海外的特殊情況外，有些性急的崇洋家長，當孩子還在讀中小學時，就辦好手續將孩子送到外國去唸書了。

在這裡我想討論的是「大學生留學」的問題。依我個人的留學經驗，同時站在目前執教於國外大學的立場，我願意提供一點意見。

依據近幾年來的統計，日本每年出國留學的留學生大約有三百人，其中女生約佔二成，這當然包括公費留學生和自費留學生在內。

就拿與我有關的夏威夷大學（美國夏威夷州立）爲例，夏威夷大學共有學生兩萬三千人，日本留學生大約兩百五十人，其中女留學生約有三十人。

有些留學生第一年就讀於夏威夷大學，第二年即轉學到美國本土的大學就讀，如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密西根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加州大學等州立大學。（在美國只要是州立大學，在新學年度都可以隨意轉入他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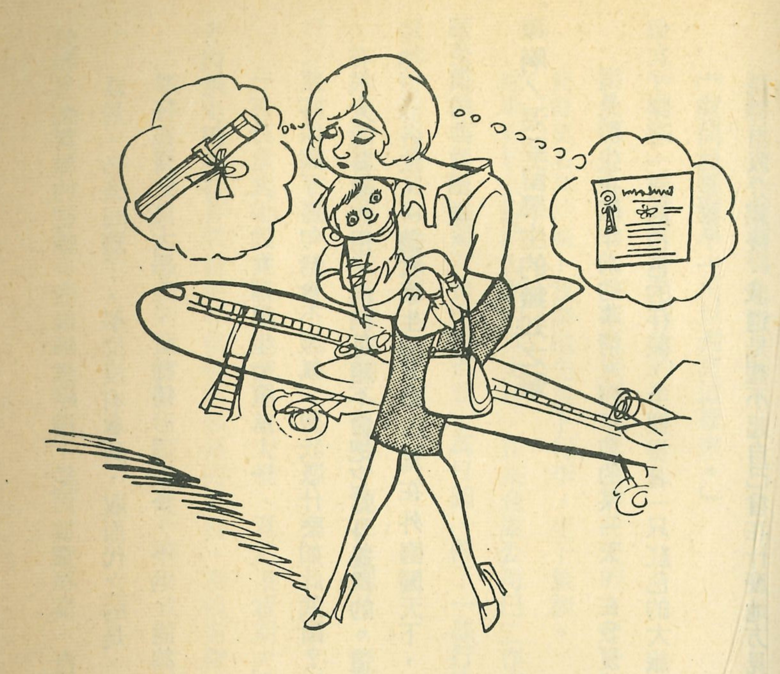
「入學容易畢業難」，這一點在海外的各大學都是一樣的。因此，因爲功課落後而畢不了業的學生很多。留學生初次離鄉背井，隻身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由於人地生疏，又沒有父母親友的照拂，凡事都要靠自己，因此只要精神稍一鬆懈，言行就會發生大幅度的變化。

有許多留學生，都是靠著日本民族特有的忍耐精神來渡過難關的，並且得以嶄露頭角。日本留學生的表現，常現出兩種極端，很少能守中庸之道的，這一點也可說是日本留學生的特徵。

他們在開始時，都會對親友或自己說：

「我一定盡力而爲！」

他們是會努力過一陣子，但是不久就轉變了。穿著色彩鮮明的夏威夷衫，成天逗留在維基基海灘。不然就以日本觀光客爲對象，或拉皮條，或淪爲應召女郎。尤其是女孩子，因爲陶醉在歐美「女士第一」的觀念中，以致失去了自我。男士在無意中留下了上寫「Kiss to you!」字樣



的條子，她們就誤以爲有人愛上了自己，待下次再度見面時，會毫不猶疑地閉上眼睛，把嘴湊過去，呢喃道：「請便吧！」這就是日本女留學生的作風。

她們是如此渴望到外國，自然對藍眼睛高鼻子的洋人要仰慕三分。這根本就是一種自卑心理在作祟。

這些女留學生並沒有認清一個事實，那就是與特定的男士過著互相約束的性生活，應該是結婚之後的事。但是她們隨隨便便就和許多不特定的異性過性生活，形成了一種風氣。

於是，她們如同著了魔似地，追逐著自己喜愛的男性，循環著難捨難

分和另結新歡的把戲。最後終致厭倦，從而放棄學業，自甘墮落，過著更放蕩的生活。……

終於，必須回國了，學位沒有拿到，取而代之的是，混血的私生子。

幸好在夏威夷大學內，這種情形還不多，不過，能夠正當而順利地獲得學位而凱旋歸國的例子仍是少得出奇。

「百分之九十的女留學生會墮落！」

或許你聽了這句話會不服氣，想我憑什麼如此武斷？這句話可對那些急於送子女出國的父母，有很大的警醒作用，他們是絕不會把它當耳邊風的。這個數目或許是沒有根據，但是我却能肯定地告訴各位，一個女學生想單槍匹馬在外國闖天下，要能不受一點傷害就順利地完成學業，那是眞的非常困難。

■啊！渴望留學生的無知之輩

這是發生在四年前的事情。四年前的某一天，在我夏威夷的住處突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個女子穿著一套純白色的洋裝，手裡提著一只紅色的大旅行箱。一望而知是個日本女孩。

「請問妳是誰？」

經她自我介紹後，我還是想不起自己曾在什麼地方見過她。

「找我有什麼事嗎？」

「我想出國留學，所以到您這裡來。」

「那麼，是誰要妳來找我的？」

「是旅行社裡的人叫我直接到這兒來拜託您的……」

簡直莫名其妙嘛！我請她先放下行李，坐下談談。

她畢業於某短期大學的英文系，在某企業公司已工作了四年。四年來，她將一部份的薪水和獎金都儲蓄起來，這次提出兩百五十萬日圓，帶了一些行李，隻身來到夏威夷，想繼續深造，而且此行已得到父母的諒解。

「在語言方面，我尚無把握，可是，現在才四月，距學校開學，還有五個月的時間，我一定可以克服這個難關。」

二十二歲的她冠冕堂皇地談了一大堆，竟然連短期大學的畢業證書、成績證明書、戶籍謄本、監護人的銀行存款證明等留學所必備的資料，都沒有帶來。

「我想利用自己賺來的錢讀書，如果錢不夠，我可以兼差來彌補，我不想給父母增加負担。」

——把情形打探好再「蓋」也不遲！

留學生是不能兼差的。如果被有關當局發現，將被開除學籍，然後強制遣送回國。監護人如果沒有匯款能力，該學生更談不上留學。同時保證人也規定必須是社會上有相當經濟能力的人。

一點留學的常識都沒有，這個女孩子的盲目與大胆的行爲，幾乎使我嚇破了胆。

於是我慢慢地說服她，爲她買好機票，辦好回國手續。待送她到機場，親眼看著她搭上飛機後，才大大地舒了一口氣。

可憐的笨丫頭

目前這種可憐的笨丫頭還眞不少呢，這已成了不移的事實。她們天眞地認爲，只要人到了外國，什麼大學都可以進去。實際上呢？海外的大學並不那麼隨便就可進入的。根本不能心存藐視。

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的中丸薰先生說：

「現在不以留學，而以遊學的心情到國外去的年輕人是越來越多了。表面上看來『留學』與『遊學』的意思相近，實則兩者的區別很大。留學是以研究學問爲主體，遊學則是以遊歷的心情來從中獲取學問。以英文來解釋，留學是『Study abroad』，遊學却是『Study away

from home』，意義當然有所不同。」

中丸薰先生曾從美國開始他的環遊世界之旅，對世界上的一流人物做個別訪問，因而名聲大噪，被尊爲「國際政治評論家」，具有自己獨特的風格。他曾在「國際留學生聯誼會」上發表了上述那段話。中丸薰先生當得上是留學生中百分之十的佼佼者中的頂尖人物。

一個生長在日本，又在日本受了十二年教育的高中畢業生，一旦到外國去留學，他究竟對自己的國家有多少了解？而對留學的所在地又了解多少？

據我所知，對本國及留學國毫無所知的人，最後只不過是個「無國籍」的人罷了。

我的一位專攻日本歷史的美國友人法蘭克，有一次問我：

「『關原』這個地名，總使人聯想到一處平坦而廣濶的平原，可是，當我因夏令營的活動而到達這個歷史上有名的古戰場時，才發現關原非但不平坦寬濶，而且竟是一個地形險惡的山谷。那我想問你，爲什麼要取名爲關原呢？」

眞不愧是歷史專家，研究得如此詳細。我一時被他問住了，眞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總不能以「我不是學歷史的」這類說詞來閃避他的問題呀。這是一些只研究片面知識，對其他事情一概不知的「殘障學者」才會做的詭辯，可是對歐美人士，這樣是行不通的。

只要是日本人，就應該對日本的歷史、教育、社會風俗、政治、經濟等情況，多少要有所認

識才對。

如果以爲只要學會法語，就可進入法國巴黎大學的文理學院；只要學會德語，就能進入德國的柏林大學；到美國的哈佛大學只要會英語，這眞過於天眞與膚淺，只會受人恥笑罷了。

日本女子應該先具備烹飪、插花、茶道、俳句以及古典藝術（詼諧戲、鼓兒詞、歌舞伎等）的能耐，才可以出國留學。

如果是持著遊山玩水的心情遠渡重洋，就註定要變成「異國浪人」，淪落他鄉，平白耗費了自己寶貴的青春。

每當有人要我留下嘉言美句以資紀念時，我都喜歡贈以「和魂洋才」四個字。「和魂洋才」的意思是，在學問方面，應儘量向歐美等科學先進的國家學習，但是却不可忘了自己是日本人。近年來，有一種趨勢，那就是人一到外國，就連自己的靈魂都可出賣的人是越來越多了，尤其是日本女人，簡直丟盡了日本人的臉。

如今，與「富士山」、「武士」、「藝妓」等名詞同樣爲人所知的是「可憐的笨丫頭」，它已成爲日本女留學生的代名詞。我們眞是無話可說。



在外不怕丟臉的大學女生

終夜以阿哥哥伴美酒的女留學生

美國的夏威夷州立大學，每年照例在六月上旬到九月上旬的一段爲期九十天的假期裡，舉行一個暑期講座，其規模和歷史僅次於本土的明尼蘇達州立大學，一直深獲好評。

不僅是來自美國本土的學生，有遠自加拿大、南美、歐洲及亞洲的各國學生，約一萬名左右，都利用暑假這一段時間，紛紛趕來聽課。這個動員夏威夷大學八百名教授的著名講座，已有四十年歷史，包括一千三百種課程，都非常精彩。在十萬坪的校園內，結集了數十個國度的年輕人，自有一番不同的氣象。

本來這個講座是專爲一些必修科目尚未通過的畢業生所設，但不知從何時開始，竟成爲國際性的大講座。

從各地前來參加的學生，在這段期間所修得的學分，也受到原校的承認，這是這個講座有價值的原因之一，不過在落伍的日本，則不承認這些學分。

學校中設立了「Dr. Nakayama's Special Seminar」（中山博士專題講習會），成爲很重要的一環，爲學生開了一門「國際關係」課程，於一九七二年開講。目前來自日本的學生，合計起來已超過三百人。

我說這些，絕不是爲我個人或夏威夷大學做宣傳的。

在外不怕丟臉——恐怕世界各國人士中，沒有像日本人那麼不懂禮貌的了吧，日本的年輕女孩更是如此。

她們是藉「用功」之名來到外國，理由既然正當，父母親必會不辭辛勞地爲他們籌措學費與旅費。然而結果是如何呢？

最初的兩三天，由於人地生疏，都還能戰戰兢兢地埋首於書本，等到日子一久，環境摸熟了，這些學生們就漸漸如脫韁的野馬了。課堂上的情形，就好像斷齒的梳子一般，一根、兩根……，上課的人數越來越少了。

「因爲頭痛，所以……」

「我肚子不舒服……。」

她們總是找得出理由，而被蒙在鼓裡的老師們，還十分同情她們哩！我後來才知道，原來她們的病都是裝出來的。

她們在野營活動中認識了一些英國男孩子，就跟著到「阿哥哥俱樂部」跳舞，直到清晨四點才回家；或是和一群法國男孩子到酒吧喝酒，深夜醉倒在酒吧裡，耍出令人咋舌的舉止。

有些女孩子只帶一本筆記簿和一枝鉛筆就進入教室；有些連筆記簿和筆都不帶，而在課堂上只知頻頻打呵欠，看腕錶；有些乾脆將頭埋入臂彎，呼呼大睡。

最初，我把國士館大學上下課時學生起立敬禮的方式帶到這兒來，成爲我這個講座的特色，也曾獲致好評，然而當上述那類學生增加後，已無法做到那一地步，我感到非常慚愧。

在我這個講習會担任課程的一位教授，有一次說：

「今天上課時，學生們好像事先約定了似地，每個人都一直打著呵欠。」

聽後，我感到十分難過，拼命想辦法解釋，以掩飾自己的尷尬。我說：

「她們昨晚似乎整夜都在開討論會哩！」

這個謊話還不錯，只見他臉上的不屑神情逐漸消失了。

「噢！日本學生可眞用功哪！」

其實啊，我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

如果只是上課打呵欠或睡覺也就算了，偏偏她們還在異國的天空下，引起「性的事件」，我被她們連累了，幾乎要喪失生活的勇氣。

將貞操毀於維基基海灘

現在想提一提發生於一九七六年的一件駭人聽聞的事件，以供夢想出國留學的女孩子參考。

記得是半夜三點左右，當我好夢正酣時，一連串的敲門聲，把我催醒。待我打開門，赫然見檀香山警局的巡警傑拉特站在門前。他劈頭就說：

「請您馬上和我到維基基海灘去一趟。」

「三更半夜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貴國的一位年輕女孩不得了啦！」

「不得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去了就知道了。」

這使我意識到事態一定很嚴重，心裡不由得害怕起來。

希望不是參加講習會的學生才好……。

坐在巡邏警車的助手席上，我簡直担心極了。不久卽到達現場。摩阿納旅館的後方就是海水浴場，雖是半夜，但人聲嘈雜，圍成一堆的人群，發出的聲音掩蓋了海浪聲。

「怎麼回事？……」

排開了人群，我們走進去。看見一個女孩子手裡抓著夏威夷裝的下擺，蹲在那兒，痛苦地呻吟著。這個女孩兒可不正是「日本女人」？

「怎麼啦?!」

在我的印象中，她好像是我講習會中一個叫F子的女學生。不管我們如何盤問，她都只是抽搐著，並不回答，使我們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不懂日語的傑拉特警官問她：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告訴我經過的情形好嗎？」

她仍然不答一腔。沒辦法，只好先帶她回警局，等她冷靜下來再問了。

「起來吧！請警官用車子送我們一程！」

我把手扶著她的肩，幫她站起來，卽使是夜裡，我仍清楚看到她下肢淌著黏糊糊的血。

「這可不得了！」

警官驚道。我們立刻將她送進醫院。醫生說這是幾個男人輪暴的結果。於是先打了止血針和

鎮靜劑，讓她休息一段時間。也許麻醉劑發生了作用，不一會兒，她就睡著了。就在這一個小時內，我和傑拉特警官坐在醫院候診室的椅子上抽烟、聊天，話題大半集中於日本觀光客的身上。

日本觀光客是：不看紅綠燈，亂闖馬路；把未熄滅的烟蒂隨便丟在地上；隨地吐痰、吐口水；成群結隊地在街上大呼小叫；排成橫隊，阻碍交通；向路過的婦女說些不乾不淨的話；穿著內衣，大街小巷地亂跑；喝醉了酒，紅臉紅脖子地在街上亂竄；隨地便溺也蠻不在乎的；喜歡光顧成人電影院，院中百分之九十的觀衆是日本人，而其中有三分之一是日本女人；喜歡到日本人所經營的商店及餐館去。他們絲毫不覺得自己是身處異國，只知任意胡鬧。

以上就是傑拉特警官對日本觀光客的觀感。他還說，每於犯罪事件中，被害者往往是日本人

「旅居夏威夷的日僑都很不錯，可是前來觀光的日本人可就不行了。最令我困擾的，都是來自貴國的人民。」

眞是不留餘地的批評。就以這個被送進醫院的女學生來說吧，穿著「嬤嬤裝」，到充滿恍惚情調的「阿哥哥俱樂部」去跳舞，在俱樂部中雖沒有出事，却引起來自德州的三人幫的注意。想不到這些看來樸實又親切的人，不一會兒就露出了色狼的本色。他們一聲「到海邊去走走吧」，女孩子就不疑有他地跟著，最後在夜深人靜的海邊，就成爲三條色狼的犧牲品。F子的可憐遭遇

，是不是該歸咎於她自己的疏忽大意呢？

▒到國外爲所欲爲的「伯母學士」

向來在外旅行不怕丟臉的，都是男人，如今的幾個實例却證明女人也有不甘後人之勢。我之所以有此感慨，是看到「S會」的女士們的所作所爲。

「S會」乃由京濱地區某大學的女職員所組成，也就是畢業於各大學的女士們所組成的團體。

「S會」藉「國際文化交流」的高尚名義，到歐洲作爲期十八天的旅行訪問。這件事發生於一九七六年春天。

我過去的學生，目前在某旅行社担任業務員的K君，正好是「S會」在歐洲時的導遊。事後他說：

「想到自己的太太如果也步這些人的後塵，就要捏一把冷汗。這些自願陪其他男人的女人，都是中年人。這還是我生平第一遭的經驗，下次可不敢再領敎了啊！

譬如她們會說：

『帶我到那個地方去吧！……』

『喝酒去吧！……』

『到我房間裡來吧！……』

『來創造屬於我倆的祕密吧！……』

『一個人多寂寞呀！……我會好好地愛你！……』

如此這般地，使我夜夜都不能安穩地睡個覺。女學士的頭銜看來已經黯然失色。這些應該懂得分寸的人，却都像是色情狂一般，簡直叫人哭笑不得哩！

每一位太太都熱心地約我出去，我被纏得沒辦法，只好陪著其中的一位太太上俱樂部。在喝酒跳舞之後，她對我說：『愛我吧！』她的丈夫還是商業鉅子呢！我本是偷偷和她出去的，以爲不會有人發現，豈知第二天，整個S會的太太們全都知道了。唉！這些多咀而獨占慾強的太太們，眞是教人吃不消！」

想必她們在家中個個是賢妻良母，一旦到了國外，就變成這個樣子！

在國外，她們失去了理智和教養，將自己和丈夫間無法滿足的慾望，求在別的男人身上取得彌補，就像一頭母狗。

也有些做太太的利用漫長的暑假，單獨一人或與同伴結夥到海外旅行。等回國時，肚子裡却懷著陌生人的孩子，這種例子也不少。有時候是當觀光護照上的期限已到，而却不見她的芳蹤。

向來日本的女孩子就有著強烈的崇洋心理！

與充滿土氣的日本男人不同，輪廓顯明、鼻子高挺、身材修長、眼睛深邃的西洋男孩，特別受人喜愛。

每年從日本到海外的年輕人中，做出傷風敗德之事的，男人比女人多，但是女人一旦做錯事，情形就較複雜，因爲女人在先天上就具有容易吃虧的生理條件。

那個男人能自信地說「我的太太絕不會……」的？如果能，那他眞是太天眞了。

丈夫一面很自信地想著自己的太太多貞潔，但太太那一面却已暗地裡背叛了他。出國旅行，或許會使女人變得更聰明，然而也能使女人變得更愚蠢。「外國」，就像一個能隨意擺佈你的魔術師。



模範女學士的罪行

■難得的學生會女代表

就女學生而言，要想壓倒衆多的男性而成爲學生會的代表，若非具有相當的能力，是辦不到的，就如同在戈壁大沙漠中尋一枚失落的隱形鏡片一樣。

然而東京大學文學院的尾崎盛光事務長的看法，又大不相同了。他說：

「近來的女學生們常不穿胸罩，故意穿上緊身衣、緊身褲，力求曲線畢露。我如果對這樣的女生感到興趣，就不能當事務長了。女代表們經常惹事生非，雖然在畢業前的一段時節，記者們總喜歡來捕風捉影一番，她們似乎也不放在心上。」

每天被花朵一般的東大女生包圍的人，可能已經感到厭煩了哩！

一九七七年春，國士館大學的文學院，產生了一位學生會女代表。有人問她：

「當選女代表的心情如何？」

她以毫不在意的口吻說：

「這是很偶然的，我不認爲自己是最優秀的學生。」

這位謙虛的女學生，後來進入東大研究所繼續深造，爬上研究所的寶座。記得於一九七五年當選爲學生代表的田口良子曾說：

「我對別的事情毫無興趣，所以只好啃書本，在實力上，比男生差多了。」

又是一位具有謙遜美德的女子。

有一句話說：「有能力的鷹懂得如何藏爪。」像這兩位有實力而又有美德的女子，當然也就不會在家庭中引起任何風波，更不會出去喊口號，搞運動等。如今，只知標榜學歷，實則沒有學力，且喜歡擺出一付了不起的模樣的女人，是一天天多起來了。

■由自卑感產生的悲劇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黎明，岐阜縣大垣市發生了一起「妻子持刀砍傷丈夫」的事件。對

男士而言，這可是一個教訓。雖然大家已從報端知道事情的經過，但是我還想約略地提一下。

妻：松山律子（三十四歲）

夫：松山良男（三十五歲）

兒子：Y（四歲）

這件事，如果不複述兩人婚前的情況，就無法了解眞相。

良男畢業於縣裡的私立H高中，從事廣告招牌業。律子則於家鄉的高中畢業後，進入東京的女子教育界名校——N女大，在家政系的住居科就讀。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

良男於小學、初中、高中時，都名列前矛，高中畢業後未再繼續升學，是極可惜的事。他的導師認爲他有希望考上東京大學，因此曾試圖說服他的雙親讓他升學。但是他的家境貧寒，父親始終固執成見，認爲與其升學，倒不如學得一技之長。良男和律子雖相差一歲，却是小學及初高中的同班同學，也一直是班上競爭一、二名的對手。

從小學開始，兩人就互相心怡對方的成績與用功的態度，但是燃起愛情之火，却是上高中以後的事。兩人互寫情書，定期約會，夢想著美麗的未來。起初律子還曾發誓畢業後留鄉工作，並與良男結婚，但是後來却違背誓約，隻身到東京繼續深造去了。

此後的四年，兩人的感情是一片空白。當律子畢業返鄉担任大垣市的中學老師後，兩人才又

恢復往來。

律子對良男說：

「職業原無貴賤之分，招牌業也沒有什麼不好，我還是很喜歡你。」

良男却說：

「可是我只是高中畢業，我倆有如處在兩個不同的世界。」

就這樣，歲月在蹉跎中過去，兩年、三年、四年……。

有一天下午，律子打電話到良男工作的地方，說：

「今晚帶我去喝一杯……」

於是兩人來到一家飲食店，在二樓的一個房間裡，開始了只有兩個人的「酒會」。不久，二人都微有醉意，不知是誰先起的念頭，就發生了超友誼的關係。酒醒後，良男感到非常後悔。

律子却向良男保證了她的愛情，她說：

「你說什麼？你一直就是秀才嘛！不會上過大學又算得了什麼？只要我們彼此相愛。我們就結婚吧，讓我們共同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

於是兩人結婚了。那是五年前的事，良男三十歲，律子二十九歲，當然他們也馬上有了孩子。

這對夫婦的感情發生裂痕，是在孩子出生後。每次都是因爲一點小事，律子就指責良男的學歷不好。

律子認爲丈夫的職業卑賤，舉止行爲都沒有教養，興趣也不夠高尚。

待孩子進幼稚園時，她更是嘮嘮叨叨，埋怨丈夫沒有顯赫的頭銜，使她在人前抬不起頭來。

一向滴酒不沾的良男，也開始藉酒逃避了。在外喝酒的時間增多了，回家的時間也漸漸晚了。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四點十五分，律子對著她丈夫破口大罵道：

「像傻瓜一樣地幌到那裡去了？沒教養的人，眞惹人討厭！」

酒醉後的良男，再也忍不住了。

「妳把自己看成什麼東西？光會說大話，哼！學士算什麼？只不過頭大一點而已，妳才不夠格當什麼老師呢！說什麼『結婚吧！職業不分貴賤！』當初哄騙我的不就是妳嗎？我才是眞正的受害者！」

良男這麼一說，可不得了啦！向來自認了不起的律子，一聽到這些話，更是火冒三丈，怒氣冲天，立刻拾起身邊的水果刀，當頭就對丈夫亂砍一陣。

就讀幼稚園的兒子，驚嚇不已，發著抖撥電話給伯父（高木久吉）。高木趕來時，良男已奄

奄一息，遍體是血。律子也呈虛脫狀態，呆呆地坐在原地，動也不動。接到高木的通知後，警察和救護車也旋即趕到現場。

良男總算撿回一條命。八月十三日，從醫院回到家裡。

據悉，律子曾對問話的警官衝口說道：

「就因爲我這愚蠢的丈夫，我的一生都被毀了，和沒有學問的丈夫結婚，就會有這種結果。」

「學歷不好」、「攢不到錢」、「沒出息」、「沒有將來」……整天只知拿這些丈夫最忌諱的字眼來刺激丈夫的太太們，你們不知自己有多愚蠢。把「學歷」掛在嘴上，不斷對丈夫嘲罵的，就是這群高中畢業及大學畢業的女人們。

由此看出，有句話：「討錯了老婆，是男子一生最大的失敗。」實在很有道理。

現在的太太們，有幾種特徵：愛表現、虛榮心強、亂花錢、沒有家庭觀念，與鄰居做無謂的競爭……等。

▒女代表們的近況

渡邊道子（早稻田大學法學院畢）担任學生會代表時是一九四二年九月間。那時正值第二次

世界大戰，由於國家動員了許多青年學生，所以學生們都提早畢業。當時早大法學院的學生約有三百五十人，女生只有三人，是女生尚屬「珍品」的時期，與現在大不相同。

渡邊道子說：

「早大的學生一向被人認為是粗野的，但事實上却十分洗練，男女生之間的差別意識也不大。」

她畢業時的成績，除一項「甲等」外，其餘均為「優等」。目前是位活躍的律師，今年五十一歲。

這位曾使男生感到屈辱的女代表，在戰後也改變了旨趣。柏木惠女士（慶應大學工學院畢）就曾淡淡地說：

「慶應大學的工學院，因為一百二十個學生中，女生只有四個，所以女生很稀奇，但是我畢業那一年（一九七一年）除醫學院外，其他院系都是女生担任代表，因此也就不足為奇了。」

也許是男生們失去了幹勁，還是根本不重視「代表」的價值。總之，當M．A子於法政大學文學院畢業時，同學間竟組織了一個推舉M子担任首席的「後援會」。

當初渡邊道子的時代，女代表還可獲贈一只女用手錶，如今已沒有類似的餽贈了。

女代表們異口同聲地說：

「我只不過較認眞聽課罷了！」

「只不過是運氣好，所以成績較好！」

在畢業典禮前一個禮拜結婚的田邊美保子（早大商學院畢）說：

「當時我說我當了代表，我先生笑說：『早稻田大學這麼差勁啊！』」

雖沒有當上代表，但也曾以優秀成績畢業的松山律子或像她那樣糊塗的一些女人，實在是很不可理喻的。我們可以說，學歷高的女人，一旦在人生的旅途上走錯了一步路，其後果是不可收拾的。

既然提到了「女代表」，我就順便把她們的資料，概略地列出，以供各位參考。

大學	年齡	姓名	學院	畢業	優等數	現職	丈夫的職業
早稻田	五一	渡邊道子	法	一九四二	良1. 餘優	律師	獨身
〃	二七	田邊美保子	商	一九七三	全優	主婦	公司職員
慶應	二九	瞬田博子	文	一九七一	A53. B3.	主婦	銀行職員
〃	二八	柏木惠	工	一九七一	B8. 餘A	三菱銀行	玻璃公司職員
法政	三〇	M．A子	文	一九六九	良2. 餘優	家庭主婦	法大副教授

一橋	二四	田口良子	經	一九七六	全優	國士館大學	明大助教
東大	三四	山本悠記子	教	一九六六	良2.餘優	家庭主婦	鹿島建設
上智	三五	市川束子	文	一九六六	良4.餘優	旅館經理	娛樂事業
青山學院	二四	田村君枝	文	一九七六	全優	早稻田大學	早稻田大學
學習院	二七	松平淑子	法	一九七三	良1.餘優	主婦	東大講師

⑬ 僞裝初婚的短期大學生

枕邊細語中的表白

在這自由戀愛風氣鼎盛的時代裡，自己無法找到終身伴侶的年輕人仍然很多。已向「日本媒人協會」（東京、新宿）登記的婚姻介紹所，全國共有兩百三十五家，加上未登記的，約計三百家。

一九七七年五月，我在東京五反田訪問了一家以全國規模最大的婚姻介紹所爲號召的「B婚姻介紹所」。我並不是因爲自己有這方面的好奇才去訪問的，實則是身負有某種特殊的「任務」。

我有個兩年不見的學生W君，有一次在休假日來看我，對我說：

「老師，我太太大意了。婚前我一直認爲她是純潔的，也相信她是個處女，但是，誰料到她竟有過結婚經驗，這簡直是騙婚嘛！我的人生濛上了一層陰影。」

他目前是某銀行的出納股長，業績優良，個性也不錯。當初曾爲了是繼續深造還是離校工作而舉棋不定，後來因某種原因還是選擇了後者。據他說，他在就業考試時，還是以榜首錄取的呢！

雖然本身具有如此優厚的條件，却在五年中，仍沒有找到中意的女朋友。直到一九七六年秋天，他經一家介紹所的幫忙，才找到了現在這個新娘。

W君一面喝著我倒給他的酒，一面噙著淚水，難過地談他的遭遇。

我忍不住說：

「像你這樣的人，爲什麼要去找婚姻介紹所呢？在銀行或其他地方，喜歡你的女孩子應該很多才對呀！」

「是嘛！婚姻是自己一生的大事，我沒有自信選擇自己的另一半，只好找第三者幫忙。別人既認爲好的女子，我想一定不會錯的……」

據說他自己在結婚前是一無經驗的「處男」，所以自己的新娘是個舊貨，自己一點也不知道。

向婚姻介紹所申請介紹對象時，除了繳交手續費外，還要交本人的履歷表、照片、家庭狀況調查表及戶籍謄本各一份，另外，還要告知自己所需對方的條件。

然後，介紹所裡的職員，從登記卡中挑出一張條件符合的「新娘候選人」的資料卡交給當事人。W君哭喪著臉對我說：

「資料卡上說她畢業於短期大學的英文系，爲了獲取婚後必備的家事常識，她曾學過烹飪及插花等。現職欄內註明的是『家事』。由相片看來，她正是我所喜歡的那一型女孩子，而戶口謄本上也都註明『未婚』了嘛！」

我提醒他：

「你要知道，現在有一種是『不入戶籍的結婚』，例子不知有多少。」

我這一句話，不啻是火上加油，看W君已夠悲傷的了，故而不禁有些後悔。W君却說：

「不是的，我太太在和我結婚以前，早已和另一個男人辦過正式的結婚手續，已經七個月，並申報了戶口，也已入了那個人的戶籍，這是她親口告訴我的。」

一時間，我很感困惑，天底下怎麼可能有這種事呢？等到W君將事情的原委詳細說明後，我又很感驚訝，難怪W君要如此生氣了，這是一個騙局，我可以深切地體會他的心情。

在這裡，我要披露這個騙婚的內幕。女主角是有結婚經驗，如今却是W君妻子的K子。

K子出生於都下東村山市，畢業於東京青山的A短期大學，比W君年輕兩歲。

K子於學校畢業後的第二年，即和東京港區麻布的H君（貿易公司職員）結婚。結婚時由H君在大學時的教授夫婦擔任證婚人，並在東條會館學行了場面豪華的結婚典禮。

K子於婚後，發現自己的先生是暴君，在外頭同時和幾個女人有關係，經常入夜後才回家，有時甚至澈夜不歸。K子對H君的行爲，忍無可忍，於是和他離婚了。

離婚後，K子回到東村山的娘家，心裡已不再存有結婚的念頭，爲自己已經成爲「破貨」而悲哀。這也怨不得別人。H君是自己在社團活動中認識的人物，又是自己主動要同他結婚的。

她的一位任職於東京有樂町律師事務所的高中同學，有一次對她說：

「K子，不用擔心，有污點的戶籍，要消除是太簡單了，交給我辦吧！」

K子聽了這一番話，很感驚訝，這事可能嗎？

K子在東村山的戶籍謄本，是如此記載著：K子——戶長谷川的次女，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與H君結婚，同年十月十三日兩人協議離婚。

那位同學將K子帶到公所，幫她辦理「新戶籍」的手續。也就是先從K子出生的本籍，將她的戶口遷出，然後在這位同學所居住的地區「港區芝高輪」設立「新戶籍」。數天後，再把她的戶籍遷至離娘家很近的K子的親戚家。

我曾請教許多專攻法律的朋友，他們都說：

「即使離婚時有了小孩，若小孩不跟女方住在一起，女方也不遷回娘家時，是可以另立戶籍的，只要一道手續，就可以使她回復未婚的身份。」

照他說的，離婚的「前科」可以一筆勾消，眞是令人驚訝啊！

「B婚姻介紹所」的所長梶山清二無可奈何地說：

「的確是這樣。八年以來，我們大約撮合了兩萬對的婚姻，事後發生問題最多的，還是在雙方「經歷」的隱瞞。往往是男方以爲女方是黃花大閨女，結果却是個舊貨，而跑到我們這裡，指責我們是『騙婚』。可是戶籍上明明註明了『未婚』，我們也無由懷疑啊！再說，是不是處女，也不能做身體檢查吧！唉，這眞是沒辦法的事！」

想嫁金龜婿

於是我順便看了一下「新娘」對「新郎」的希望調查表，眞教人啞口無言。

「身高一七〇～一七五公分，長相中等以上，著名的大學畢業，在二流以上的公司上班，若是自己創業，則需要有相當的經濟基礎。年齡二十五～二十八歲。……」

以上是一般女性徵求「新郎」的一般標準。

然而男性選擇伴侶的標準就簡單多了，多半只要求對方高中畢業，除要求明朗而健康外，身材、容貌也只需中等即可，年齡多半要求在二十三、二十四歲之間。

依此觀之，女人都是一些不認識自己的貪婪的人。而男人則比較重視有內涵，有可愛氣質的女孩子。

自己是「三流女人」，却要求對方是「一流男人」。

根據婚姻介紹所的登記資料，高中畢業的女子占百分之二十三，短期大學畢業的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一，大學畢業的占百分之十四點八，其餘的就是高初中肄業的。由此看來，大約百分之六十七的女性具有短期大學或大學畢業的「身份」，所以不難瞭解她們對男方的要求，都不出「著名大學」或「二流以上的公司」的理想，這不正表示女孩子將外表看得比內涵重要嗎？

說什麼「職業無貴賤之分……」，前述那位女大學生因爲嫁給一位招牌商而大失所望，視丈夫爲笨驢，結果演成刀傷事件。女人的心是善變的。如果丈夫不是高中畢業，而是大學畢業，她又將如何說呢？

「你呀！你的大學頭銜都快教人笑掉門牙了！高中畢業的人，都會做得比你好，眞悲哀，錢又賺得少……」

她一定還是找得出話來刺激你。總之，所謂的老婆，就是會隨著當時的心情，隨時跟你嘮叨

，對你恥笑，並歇斯底里大叫著。

嫁一次試試看

依據調查，在日本某地，每三分鐘就有一對新人去進禮堂，每四分鐘就有一對夫婦走出法院（離婚），每三分四十秒誕生一個嬰兒，每四分十二秒就失去一個人命。

很早以前，當女子出嫁時，就跟家人有著生離死別的場面，一旦嫁到夫家，就註定了要老死在夫家了。

所謂：「嫁鷄隨鷄，嫁狗隨狗」、「烈女不事二夫」……，固然說這些觀念都是封建時代的遺產，如今要找一位稱得上是「糟糠之妻」的女人，都比登天還難了。

現在的青年男女，總是把「戀愛」（當然包括肉體關係）和「婚姻」分得清清楚楚。

我家附近有一位小姐，今年二十五歲，照理說已到了適婚年齡，但是她一直沒有結婚的打算，對自己的工作仍持著極高度的熱忱。連一向管教嚴格的父母都開始爲她焦急了。

兩老整日在她身旁催促：

「女人不在適當的時間結婚是不行的。」

「妳總不可能老停留在少女時代吧！」

「妳難道連一個男朋友都沒有？」

……

於是委託朋友代她物色，連相親的日子都很快就決定好了。

平常我與她只是點頭之交，可是前天，她突然出現在我門前。

「我想向您請敎一個問題，對不起打擾了。」

見她一付認眞的模樣，知道不是三言兩語可說完的，就請她到屋內一坐。在客廳裡，她從頭到尾都在說她自己的婚姻問題，我也以自己的經驗，不斷提供意見給她參考。聽完我的話，她表情茫然地說：

「好吧，就嫁一次試試看！」

我嚇了一跳。所謂婚姻，應該只以一次爲最理想，不該還有下一次的打算。因爲我自己已是一個有離婚經驗的「前科犯」，也就不便在這裡發表這類議論了。……

那位小姐果然在十多天後就出閣了。我不是詛咒她，希望她不要因爲離婚返家而再度出現在我的門口。

「嫁一次試試看」，似乎含有「孝順」的味道，說不定不久之後，眞的很快又跑回來了。目前這種類型的女孩子極多。

聽說她畢業於橫濱的某天主敎女子大學。



靠父母窮奢極華的人

認眞的新幾內亞大學生

現在（亦卽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在日本全國，有一般大學和短期大學兩種，合計共有九百二十七所之多，學生約爲三百萬人。根據郵寄明信片到各大學所做的調查，學生使用的自用車，總數爲十一萬部，比例可算不小。

大約是每三十個學生中有一部車子，學生拿它作通學之用。

據調查，中共的大學生目前最希望得到的東西，依序如下：一是照相機。二是手錶。三是脚踏車。

若拿他們和日本年輕人來比較，在日本，照相機幾乎每人都有；手錶連幼稚園的小孩、小學生也都帶得起，至於中學生更是普遍；而腳踏車不僅大學生人人都有一部，甚至於擁有摩托車或跑車的也不在少數。

雖然國家的經濟或生活水準不同，但從這一點比較之下，日本的大學生和中共的大學生在生活享受的差距上是極爲明顯的。

「呵！中共的大學生眞窮！」

如果再說到巴布亞的新幾內亞大學那就更厲害了！

這個國家成爲獨立共和國僅有兩年半，其賴以生存的資源是森林、河川和海。該處文化未萌，現在雖在極力開發，但提起大學，也只不過是小學校的規模而已。

國家處於熱帶地區，根本談不上其它物質上的享受，平常祇要套上一件短袖香港衫或短褲就夠了，能穿一雙膠底拖鞋已算很不錯了，有時甚至可以看到光脚板的學生。

由這個國家挑選出來的大學生僅有一百人。你一定會想：

「那麼，他們的程度，也沒什麼了不起囉？」

可不要這麼想，由於曾在澳大利亞大學留學的邁可．蘇馬勒首相的推動，請求一批東西方各國優秀的教授，正澈底施行一對一的教學法，相信不久的將來，學生一定會發揮潛力，甚至超越

日本大學生的素質。他們曾說：

「施捨的財物我們不稀罕，也不想要，唯有靠自己的血汗所賺來的錢，才是我們應得的。祇要看看太陽就知道大約的時間，看錶祇不過知道得比較準確一點而已。車子對人而言，雖然帶來極大的便利，但它同時也助長了人們懶惰的心理、浪費汽油、引擎易損……沒有一件好事，我們希望的是生產文化而並非消費文化。如果有那種爲別人照相或爲自己照相的遊樂時間，倒不如在大自然下工作，找出一點空來進修，這對學生而言，才是最好不過的事。」

他們是幾乎可以和日本的二宮尊德先師（譯註：苦讀成功的人）媲美的一群年輕人。對那種沒汽車代步就不肯上大學，或者不肯幫忙家庭生計而使父母束手無策的日本年輕人來說，實在應該把巴布亞大學生的指甲垢拿一點來煎一煎當藥喝下去才對！

與死亡約會的車迷女郎

在這裡必須先提一件「車迷女郎」的故事。

——近來大學女生的行爲，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西元一九七七年五月，我參加了關西南山大學所舉行的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的春季研究發表會。和我一同參加的一位教授曾對我說：（這位教授一直執教於女子大學）

「現在的女孩子越來越大胆了啊！」

「啊!?」

因爲來得太突然，使我有點摸不著頭腦。

「說服她們父母爲她買部車子倒還罷了，有個學生却因爲車子而賠掉了一條命。」

「喔！那是你的學生嗎？」

「是的！成績很不錯，只是個性稍強，似乎不把天下的男人看在眼裡，也是個頗爲男性化的女孩子，並且已到了適婚年齡。她和我家鄰居的一個大學生相戀，夜晚外出兜風，方向盤失去控制，結果摔落懸崖，和男友做了一次死亡的約會。聽說是由於喝了酒。」

在守靈的當晚，她的雙親悲痛欲絕，哭腫了眼睛。

「也不知她是何時考上駕駛執照的，一直要求我爲她買車，起先我不肯答應的。汽車這玩意兒，即使你遵守交通規則，也不一定就能保證平安無事，因爲別人的車子何時撞上來，又豈能預料她是我們的獨生女。從小喜歡唸書，本冀望她日後能成爲大學教授，可是她却又迷上了車子，因耐不住她的苦苦要求，這才答應爲她買車。看吧！結果竟是這種下場，如果當時說什麼都拒絕她，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她父親逢人便如此後悔地說。

她的母親由於心臟欠佳，還躺在床上，所以更顯出父親的可憐，自己的女兒竟爲了和男友享受兜風之樂而……

買了汽車，連同汽車的修理費、保養費，以至於稅金都要由父母負担的這些年輕人，與其振振有辭地說是爲了上學方便，倒不如乾脆說是爲了玩，眞是令人頭疼的一群年輕人！

「我開到小田原只用了五十六分鐘。」

「啊！眞了不起，若是，我非得花上兩小時不可。」

「丢掉算了！那種老爺車不能開到一百七的速度，坐起來都不舒服」。

偶爾進入學生餐廳，聽到學生們的談話，不外乎是這類事情，顯然那是一群飛車迷。有時候也會插進一兩個猛漢的對白：

「我的車跑二百根本稀鬆平常。」

「眞的？」

「當然，是野馬嘛！」

「哇！眞夠勁，太過癮了！」

聽到這種話，我的心也不由得撲通撲通地直跳。

■對虛榮的學生課以重稅

有時在車站等車子，而車子總是不來，想招部計程車，偏又不見車影，無可奈何祇好走路。正走著，一輛紅色跑車鳴著喇叭駛近身旁，一看，是一個女學生。

「老師！要去車站嗎？」

「是呀！」

「要不要坐車？順便嘛！」

「喔！不！沒關係！」

眞叫人爲難。

「請上來吧！我送你……」

「好吧！那就麻煩你了！」

眞不虧是女孩子的座車，前面的擋風玻璃上掛著一個可愛的洋娃娃，連裝口香糖渣的袋子也有，眞是應有盡有。一股香水味！直冲進鼻子。

一路聊起和課業無關的話題，偶而看看她的側臉，似乎是成熟少女的典型，她以極爲熟練的技術駕駛著車子。當到達車站，邀她到咖啡館去坐一坐，她也爽快地答應了。看來，她還很純潔

，於是聊了一陣子也就分手告別了。

但是在第二天到校上課時，教室裡的氣氛已不太一樣。我奇怪地問：

「怎麼回事？」

大家都保持沈默。有的却已擺出一種曖昧的態度來，使我感到很不愉快。

正在摸不著頭緒時，有一個傢伙已衝口而出：

「老師！駕車的妞兒怎麼樣？」

我嚇了一跳。簡直不能有一絲疏忽，大概在上下車或行駛途中，無意中被撞見了。再經過他人的渲染，事情已可想而知。我的遭遇幾乎和夏自漱口的作品「少爺」中所述的同出一轍。以後我告訴自己，絕不能貪圖一時方便而去搭乘女孩子的便車。我實在受不了這種卑鄙小人的作風。

閒話少說。年輕人憧憬汽車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一個還依賴父母供應吃住的學生，實在沒有必要自己開車子通學。這並不是因爲我這個教授看了嫉妒，而是許多人都有這個想法。因此，過去雖曾有如下的告示：「開自用車通學者考試扣分。」但因爲受到許多人反對，再加上女子大學的反應特別激烈。在議論紛紜之下，學校當局確實對於「私家車通學的弊害」缺乏使學生沈默的論據，因此也就不了了之。但現在一想到，沒有經濟能力的學生却開車上學，仍覺不是滋味。

我並不是說用私家車通學的學生全都是「不良份子」，也並不表示他們都會在車頂留下鞋印或在車內幹性勾當。我的確不是站在這一論點來反對學生有車的。

我仍希望做學生的，除非有特殊理由，還是以不開車通學爲佳。事實上，由於沒有足夠的停車場，許多大學已有明文規定，不准學生任意把車開進校園內，以免造成擁擠。這倒是一個好現象。

當我正在寫這篇文章時，想停下來抽根烟，一眼瞥見晚報上的新聞標題：「琦玉縣川口，大學女生的座車，與大貨車相撞。」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依據報導，當她的車子超越中心線時，不巧迎面來了一輛大貨車，結果撞了上去。小轎車打了個滾之後，撞向路邊的電線桿。

又主治醫師於診斷後斷定：

「由於月信的影響，方向盤沒有把準，這是肇禍的原因。」

看吧！僅是生理上的因素，就差點丟掉性命。女孩子駕車不是很危險嗎？

根據警視廳交通課的資料，交通事故的原因，有六七成是起於酒後駕駛，其餘的原因如心不在焉、睡眠不足等，而其中約有三成是女性駕駛員所肇。

話雖有些離題，却希望有關單位能趁此機會做一妥善的改革。譬如對擁有私家車的人們加以

調査，明瞭車主的收入狀況，要他們繳驗稅單，或對車主課以重稅，或對借用執照的人，處以較重的罰金。

這樣或許對一些虛榮心重的人有遏阻其濫用無度的功效。

⑮ 恐怖的「女子花園」

超級的豪華女子公寓

在東京，有許多專租給來自各地的大學女生的高級公寓。現在且來談一談位於國電原宿站附近的一所女子公寓，名「T女子會館」。

公寓內共有一百零三個房間，每一房間約佔三．五坪，是一幢西式建築，裝有冷暖氣機，內線電話，並有浴室、厠所。另供應單人床、桌子、書架等，可謂一應俱全。每月房租約爲日幣四萬元，外加冷暖氣和管理費六千元。住前並先預付一年的房錢。

一個大學生，註册入學時，約需繳五十萬元，加上前述公寓要繳的款項，此外還有餐費、服裝

費、雜費等，生活費眞是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

以東京爲例，一個大學生每個月的費用約五萬日幣，但住在這個公寓的學生則需七萬日幣。這一帶的建築風格係模仿巴黎區內公園大道旁的高級住宅，而來往於道的人，也多屬年輕漂亮，兼富異國情調的女人，當然其中也不乏在候車室中常見到的那種庸脂俗粉之類的花瓶女人。住在T會館裡的大學女生們，似乎也受到這一帶風氣的影響。

只要一提到「T女子會館」，連計程司機都會聳聳肩爲你描述：

「那裡是大學生？還不如說她們是模特兒呢！即使是大熱天，也穿著長統靴。經常穿著赴宴的晚禮服；頭髮染得黃黃的；眼眶畫得五顏六色，還閃閃發光；假睫毛又長又黑，就像個妖狐狸；那裡像個讀書人？」

幾乎都是一樣的敘述。

而且聽說，想要住進這棟公寓，還得經過一番激烈的競爭與淘汰。性子急的學生，甚至還沒放榜，就先付了定金。

會館裡的負責人，還要先與學生的父兄約談，舉凡學生家長的相貌、職業及收入等都在考慮之列。如果不是出身豪富之家，就休想住進會館中。

只要說自己是「住在T女子會館」裡，立刻會受到同學們的恭維與欽羨而身價百倍了。

「哇！眞了不起，那兒眞棒哪！」

人人都會如此稱羨。做父母的若把女兒寄宿於該處，也會極有光彩，難怪T女子會館名聞遐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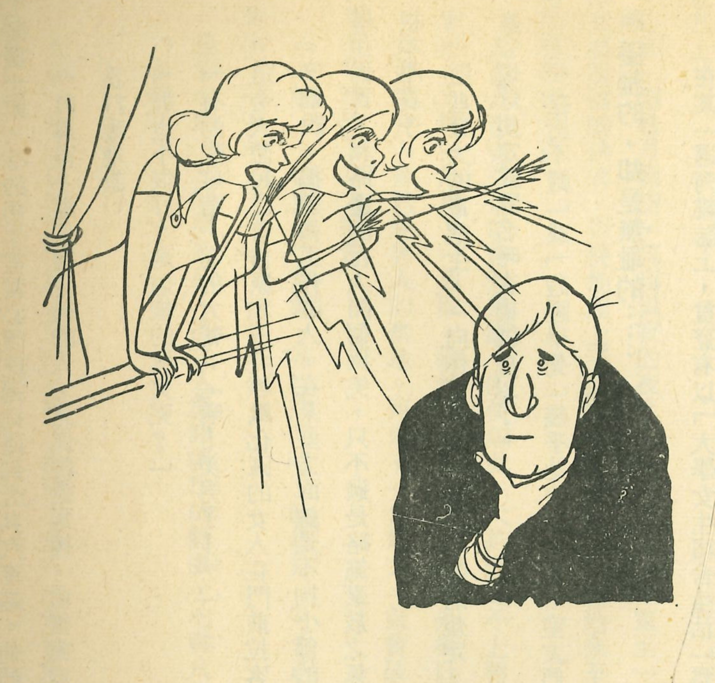
「同時T女子會館備有停車場，約可容納三十輛車子。當然每個月得繳付停車費，約三萬日幣，雖是如此昂貴，仍然經常客滿。尤其那個駕駛白色林肯車（市價約一千兩百萬日幣）的S子，更是神氣萬分。她由關西前來N大就讀醫學系，父親是韓國富豪，出手濶綽，在關西是知名之士。

據說她正是「走校門」的低等學生之一。

據就讀K大法律系的U子說，她每週平均有兩天外宿，根本不把讀書當一囘事，只曉得花錢。甚至拿錢供各類男友花用，請他們吃喝玩樂，極盡揮霍之能事。

會館中的「門禁森嚴」，單看該處的「住宿須知」，做父母的也足可「放心」地把女兒安頓在這裡，所以卽使挖空了錢袋也在所不惜，這眞是天下父母心啊！

「父母心，子不知」——這句話的含意，恐怕要待自己有孩子，而孩子要上大學時，才能體會出來！



臨窗戲言的女學生

俗語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在團體生活中，有這麼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異端份子混雜其間，其餘的人無論怎麼有定力，也難保不受感染，最後成爲同類的人。

東京杉並B女子大學的某學生說：

「門限的規定既是人訂出來的，自然也不難由人來破壞它。只要有勇氣，要點技巧，賣點小聰明，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眞佩服她說這種話，還面不改色。B女子大學在街對面有一棟宿舍，

而國士舘大學的男生常常必須經過此處到公共汽車站。他們常苦笑著說：

「眞厲害！那個宿舍裡的人，見你經過那裡，會從窗口探出頭來跟你開玩笑。」

我打趣地說：

「那豈不很好？是怎樣的玩笑呢？」

「有的吹口哨，有的大喊：『嗨！美男子！』」

這令人想起往昔吉原和玉井等風化區的女人在門前拉客的情形。

常聽說，搞藝術工作的人，在某些方面總是不拘小節的，所以對想在藝術界佔一席之地的女學生而言，和路邊的行人開個玩笑，只不過是略施豪放之氣，也無傷大雅啊！故而對別人的看法根本不在乎。

這些B大的寄宿生，一向作風大胆。雖有門限的規定，但由於沒有舍監實地管理，所以只消遵守熄灯規定或點名時在場就可以了。

「夜出不歸」或「趕睡早覺」幾乎是家常便飯，室友們也都互相包庇，誰也不干涉誰。

優雅的，却是無耻的……

在某一週刊雜誌上，曾登有以「大學女生宿舍生活」爲題的專輯。B女子大學的事情也曾登

載其上。

在一個皓月當空，萬籟俱寂的夜晚，一條黑影倏地竄至一棟宿舍旁，那輕捷如燕的身手，猶如武藝高強的俠客，很快地爬上了路邊的電線桿，迅速地來至二樓的高處，然後縱身一跳，躍入敞開著的窗戶內。

這就是宿舍生活的精彩片斷。即使如此，大約還比不上男生所下的「宿舍雨」——把屁股伸出窗外，「嘩」地撒下一泡尿。這情景令人想來，確實是極壯觀的。……

女生宿舍，當然是男人的禁地。可是有一個地方，就曾破過一次例子。這件事是兩年前發生於東京板橋的T女大宿舍：

有一晚，一個女學生如厠，當打開門時，赫然見一男子正立著方便。她花容失色，尖叫起來，驚醒了所有的人。

全宿舍的人都聞聲趕來，許多人微睜惺忪的睡眼，七嘴八舌地發出疑問：

「怎麼啦？」

「出了什麼事？」

最後，則所裡的男子好似甕中之鼈，無路可逃。一個合氣道兩段的女生站出來，對著厠所高聲喊道：

「喂！出來吧！」

一個年約十四、五歲的男孩子從臭氣薰天的厠所裡走出來，怯懦地說：

「饒了我吧！」

「你在裡面幹什麼？」

「我在……小便……」

只見男孩的口袋鼓鼓的，不知藏了什麼東西，大家掏出來一看，竟是一團女用內衣。

「哎唷，這不是我的嗎？」

「這是我的……」

「眞氣死人！」

誰都不知何時被偸的，這一下眞相大白了。大家把男孩扭送至警察局。當男孩被詢及偸取內衣的動機時，才羞澀地回答說：

「只不過好奇，想看看女孩子的睡相。眞是千奇百怪，有抱著枕頭說夢話的，有敞開大腿的，有扭歪三角褲的，眞令人目不暇接。我也就忍不住順手拿了晾著的和到處亂丟的內衣。」

對這類色情狂的行爲，連辦案經驗老道的警官也大搖其頭，你還能怎麼辦？

由此看來，猶如「女兵營帳」的女生宿舍，雖能引人遐思，如今也成了可怕的地方。再繼之

一想，這些女子既是爲求學而來，却有這些怪異的行徑，就更令人難以理解了。若依畫家岡本太郎的說法：

「不是很好嗎？很優雅嘛！」

誰能不嗤之以鼻？

⑯ 你們老前輩的苦惱

▨發現到「無專長」的自己

中老年婦女要想獲得一份滿意的工作，的確困難重重，若非有一技之長或特殊的才能，則碰壁的機會是十之八九，再加上各種客觀因素的限制，謀職的困難程度，也就更形嚴重。

針對這許多中老年婦女爲對象所舉辦的短期婦女講習會，是於一九六八年在東京婦女少年室舉辦的，以後也連續在幾個縣市裡舉行過。這次我參觀了大阪婦女少年室和大阪府勞動部所舉辦的醫療事務講習會，講習時間爲期兩週。承辦人員說，由於名額僅限七十名，但報名參加者却達到預期的十倍，所以難免發生競爭激烈的現象，報名截止後，陸續會有人來信詢問：「我爲什麼

落選？」甚至打電話來詢問，令人困擾異常。

四十二歲的M女士說：

「報上所有的人事廣告，都限制了人的年齡，都指明三、四十多歲以下的人才能報考，我們就只有吃閉門羹，那裡也不能去！」

這裡所說的「中老年人」，是指三十五歲以上的人而言。由於孩子都大了，極想謀得一份工作來打發漫長的時間，只是苦於求職不易。

幾年前大阪「千日前夜總會」的一場火災，揭露了傷亡女服務生的年齡，大多是在四、五十歲左右。這件事顯示，上了年紀的人，已可有適當的就業機會。

中老年婦女爲了謀求職業，都希望自己能有一技之長。前面談到的醫療事務，指的就是在醫院中，計算健康保險的點數，並担任編造保險費申請書的工作。

中老年婦女之所以想到再出外謀職，主要是想貼補家用，其次由於孩子大了，教育費及雜用費等相對增多了，故而必須出外賺錢，以求平衡開支。

畢業於舊制女專的N女士說：

「爲了能應付突如其來的物價上漲，並保持起碼的生活水準，所以想再出外做事。可是因爲資歷不足，且能力不夠，只好兼點差事，做點臨時性的工作。」

除此之外，女人復出工作的原因還很多，諸如：

「丈夫退休了，我必須工作。」

「孩子們既成家立業了，我想過另一種生活。」

也有的人是担心「年老後的生活」。

還有的人，是因爲目前以僱員的身份担任職務，一旦公司將採用電腦作業時，勢必要汰舊換新，他們就怕被解雇而終日惶惶不安。據說，這些人多屬舊制女專國文系畢業的人。

如今她們紛紛來參加短期職業講習班，凡事不能一蹴而成，並不見得馬上就能找到工作。如果求職的人在工作的時間上不能與雇主的要求配合，自然也有告吹的可能。

一般家庭主婦，大多希望在上午十點到下午三點的時間內上班，然而就求才方面的人而言，就以醫院爲例，私人醫院多半希望僱到夜間能值班的人。

此外，出外求職的另一大因素，則是主婦們想在家庭工作之外，另尋崇高的人生目標，想從中求取「生存的意義」。

一位畢業於某女子大學的家庭主婦說：

「想找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我認爲將時間虛度過去，實在太可惜了。並不是我對醫療的工作特別有興趣，也不見得有「非做不可」的決心，只是想做做看，能學到一門專門的技術總是不

錯的。」

另一位四十六歲的主婦也說：

「我們這年齡的人，正好碰到青黃不接的時代。我們的黃金時代是在戰爭與戰後的重建中匆匆度過。在學生時代，又被動員到工廠去工作，想學點東西，根本不可能。接著就是結婚，生子……，直到現在才發覺，自己什麼也沒有留下，直怨恨那一段青黃不接的日子。」

又一位四十三歲的婦女說：

「辦完公公婆婆的喪事後，有種責任完了的感覺，等到可鬆一口氣時，發現自己已超過四十歲了。現在只剩下我與丈夫倆，也沒什麼家事好做，才突有所悟。」

常聽人說，一個女人當家中的老人去世時，在身體上和精神上，都會對自己的將來感到不安。不像從前了，現在的孩子不一定肯奉養自己的雙親，再說即使孩子肯侍奉你，根據自己做媳婦的經驗，也知道不能凡事倚賴自己的兒子。

基於上述種種理由，中年婦女踴躍地參加講習會，以便能學得一技之長，好依自己的想法來過日子。

她們都這麼認爲：

「我們覺悟的時間太晚了，如果在年輕時，就能想到自力更生的重要性，相信也不會像今天

這麼後悔，不安了。」

▓「眞不愧是個男人！」

「眞不愧是個男人！」

這是去年冬天，一位丈夫死於肝癌的四十二歲未亡人發自內心的一句話。

也許你們要責備我，嫌我嚕嗦。可是請你們仔細聽聽這些女人的話。身爲一個大學生，你學到了什麼？現在在學什麼？有那些東西能對你的修養有幫助？你又吸收了多少？這種種的實際問題，不要等閒視之，也許不久之後，你也將爲人妻，繼而成人母，然後邁入老年，這都是人生的一種過程。

就如前面那位未亡人所說：

「啊！當時若能想到自立，認眞地學會一技之長，就不會像今天這麼落魄了。」

年華已逝，青春不再。這兩句話可作兩種解釋：一是年輕的歲月不再，所以應痛快地生活，即使生命很短暫，仍然値得。一是要把握住青春，趁年輕時多充實自己，以備年華老大時用。

對於將來漠不關心，抱著「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情，絕不會對明天抱希望的。大學絕不是在婚前任你逍遙的場所，大學文憑也不可以拿來當作嫁粧。

雖然你看不起男人，又主張男女平等，提倡男女同權，並且蔑視自己的丈夫，這在你年輕時或許還能撐得住自己，可是進入中老年時，就由不得要俯首承認（雖然不情願）：「男人眞不愧是男人，自己實在比不過他們！」請好好體會這句話吧！

固然說學東西是不分年齡的，但是與在生理上起變化的更年期來學習大半生都不曾碰過的東西，倒不如趁著年輕的時候，早早就打好基礎，做一些眞正能做得好的工作。

▓不擇手段的大學女生

又要把自己的老婆提出來做比較，實在有些不好意思，但不知她何時學來了那麼多的玩意兒。她會日英文打字，簿記已到三級，會速記、會駕駛輕型飛機，取得電話接線生的資格，另有服裝顧問的頭銜。

「萬一你出了什麼事，我一定會發瘋……」

如此小鳥依人般的嬌妻，背後竟擁有六項「執照」。她平常一心照顧孩子，注意著孩子的成長，然而又能認眞地想著未來，爲丈夫死後的生活預做準備。我眞想大聲地爲她喝采！

世上的男人們，雖然衷心認爲自己的老婆是世界第一可愛的老婆，但總是謙虛地用「賤內」來掩飾自己的心意。偏偏我這不開竅的人，一聽到對方用「賤內」一詞來稱自己的老婆，就眞的

會按字面去會意，不由得認爲對方的老婆大概眞的很低賤愚笨，並且還暗自想著：「有這種老婆的傢伙眞是可憐！」我可不一樣了，我會這樣介紹自己的老婆：

「她眞是一個好人，年紀雖輕，別人活兩倍的時間，也不會像她學得那麼多。」

我還會面不改色。也許有人會以爲我是「馬不知臉長」，或不懂得社交禮儀。我的確就是這樣的人，又有什麼辦法呢？

近來，女性的價值有加速低落的趨向，也就更能顯出我老婆的價值了。

所以當我遇到不聰明或沒有任何特長的女學生時，不管是什麼學校的，我都會說：

「幹什麼要讀大學？學費那麼貴，祇在考試時，才拚得死去活來，倒不如乾脆到職業學校，學得一技之長來得實用。」

對一些頑皮的女生，我也會說：

「拿了畢業證書走進社會，也不見得有多大用處，倒不如學學烹飪、插花……想到結婚後能爲先生做點美點佳餚，讓他享享口福不也很好？」

這是眞心話，但每遇自尊心稍強的學生，一聽此言，必柳眉倒豎，哼地一聲，掉頭就走。這正是被我戳到要害而無可奈何的舉動。如果爲這句話感到憤恨，就該先問問自己，一個優秀的新娘，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在風月場合最受歡迎的，是持有「大學學生證」的侍應生。有的是大學生，有的却是冒牌貨，只爲迎合顧客的心理。顧客們多半認爲「只要是大學生，都是很嫩的」，可是現在比一般侍應生更職業化的大學女侍應生，比比皆是。這些人有年輕的本錢，當然不成問題，但一朝人老珠黃，又拿什麼與人競爭？

我有一個朋友K氏，畢業於駿河台大學，現在是傳播界的元老，他曾打趣地說：

「幾天前，我在新宿的鬧區閒逛時，突然有個女孩叫了一聲：『叔叔！』我楞了一下，隨卽問：『什麼事？』她似乎很有意思地看著我，我下意識地以爲她需要錢用，本想不理她算了，但却又想到這倒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就逗逗她說：『請妳吃飯如何？』她很大方地答應了。飯後，我倆相偕到汽車旅館，事完之後，我正在抽烟，她開口說：『我是M大的學生。』我聽後很感意外，本想給錢了事，但她却說：『送我一套衣服好了！』我不好推辭，於是買了一襲價值三萬元（日幣）的衣服給她。這個代價可不小！」

這女孩爲了一套衣服，就輕而易舉地出賣靈魂，簡直比妓女還不如。

⑰ 外籍女留學生的動態

主張「就地學語言」的外籍留學生

從外國到日本留學的年輕人有一百八十六人（依據一九七七年六月一日文部省的統計），其中有三十七個是女性。依人數來看，美國最多，其次依序爲英國、法國、中國、泰國、印度、西德、澳洲等。

他們大部分都就讀於國際基督敎大學、上智大學、慶應大學、早稻田大學、大東文化大學、以及我所任敎的國士館大學。

通常日本的大學是不歡迎外國學生來留學的，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言語、風俗習慣和飲食都

和日本人不一樣，尤其困擾的是沒有任何地方願意讓他（她）們住宿。

目前世界各國的大學，對於學習日語、日本歷史、日本文學、日本古典藝術與技能，越來越熱衷，這是可喜可賀的現象。現在的外國學生常說，如果想學日本的……，還是直接到日本去學最好。因此到日本留學的外國學生就越來越多了。

我並不是要在這裡研究外國來的留學生，只是想一方面談談三十七個外國女留學生在日本的生活情形，一方面將她們與日本的女學生作一比較。

我曾說過，我在夏威夷大學任教時，常常會在心理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碰到一些事情。譬如有個日本女學生登門要我幫忙。同樣的，也有拿著觀光護照就想在日本住下的外國學生，胆子眞夠大，似乎任何國家都會有這樣的人。

有一天，突然有人打電話到我家裡來。對方是我在夏大時的女學生R，她目前還在夏大讀書。

「有什麼重要的事讓妳打國際電話來呢？」

「我打的不是國際電話！」

「那麼，妳在那裡？」

「我現在在羽田機場！」

「妳到日本來有什麼目的？」

「我想來把日語學好……」

「準備好住在那裡沒有？」

「還沒有決定！」

「有什麼打算？」

「我想先住兩三天旅館，再找住的地方。」

「想好要住什麼地方嗎？」

「沒有！所以一定要請您幫忙。」

單槍匹馬地來到日本，這種胆量眞令我驚異。因爲她是個女孩子，也就不忍心放手不管，只得先讓她住我這裡。可憐她在日本連東南西北都分不清，我也只好到羽田機場去接她了。

她拎著一個小旅行袋，裡面約有兩百萬的日幣，她說：

「在花光之前，一定要把日語學好。」

聽她這麼一說，我只好再進一步想辦法讓她進入早稻田大學。我問她：

「你打算住在那裡？」

「您說那裡可以租到房子？」

現在連住的地方都要找我了，前面我曾提過，日本人一向不喜歡留宿外國學生，因此花了很大的功夫，才在東京田端找到了一個薪水階級的人家。房主說：

「她住在這裡可以，但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她必須教我的國中二年級的女兒英語會話。」

她連一句日本話都聽不懂，要教日本人英語，可眞是一件痲煩事！

讓誰來教她日語呢？這種人還不容易找呢！想來想去，只好我自己來吧！不然又怎麼辦？

她這是頭一次到日本來，從走路到吃飯樣樣都需要旁人照顧，可累苦了我。經過三個月，白天，每星期兩次到早稻田大學外語中心上課；其他的時間由我個人指導。

這一次來日本，她所拿的觀光護照期限只有三個月，在這段短短的時間裡，教的人只好拚命地教，而她也不負所望，短短三個月就把日本話學得很不錯了。到了八月上旬，護照期限到了，她返回夏威夷。

一定要實地去學語言！這個女孩子就是本著這個信念來學習日語的。

「這一陣子受到您很多的照顧，我由衷地向您表示謝意。」

當初我到羽田機場接她的時候，她連是！不是！都搞不清楚，現在却帶著滿口流利的日語踏上歸途。

三人中就有一人以賣淫爲副業

但R小姐這種情形，可能一萬個人裡，才有一個人像她這樣幸運，這種待遇並不是每個人都能碰到的。

若是不小心上了賊船，那可就慘了。有的被賣到土耳其浴室做陪浴女郎，或被賣到地下酒吧當吧女。實際上很多外國女留學生一旦落入日本人手裡，如不是變成妓女，就是變成舞女。在日本像妓女一樣過夜生活的金髮女郎實在太多了。

在任何國家都有一項規定——外國留學生不能兼差。凡是被當地政府發現兼差的留學生，馬上就要被遣送回國。

不過，逃避取締與監視，悄悄兼差的外國留學生仍舊很多，爲了生活，這也是不得已的。

有些學生是做外語家教，這還算好；如果是黑暗而低下的工作，就非常嚴重了，當然，這種黑暗的工作賺的錢比較多，是不容分說的……。沒多久以前（一九七七年八月），一個美國留學生以賣淫的嫌疑，被警視廳逮捕了。據說她以東京赤坂的旅館爲根據地從事賣淫，且收入相當可觀。當她剛剛拿了錢要和男人走進旅館的時候，即被巡邏警員發現，以賣淫的罪嫌被逮捕。這個女學生這次並非初次被捕，從前也有過兩次紀錄，所不同的只是地點而已——第一次在新橋的第

一旅館，第二次在銀座的E旅館。赤坂警察局的官員說：

「由於她們是留學生，警察局總是寬大處理，讓她們被保出去，可是她們一踏出警察局大門就又重操舊業，像這樣的女孩子實在太多了。對我來說眞是一件十分困擾的事。」

去年年底，在「J週新年特刊號」上，曾刊載了外國女留學生在日本的所作所爲，根據統計，她們每三個人中，就有一人以賣淫爲業。一個從蘇格蘭前來留學的學生，曾在給我的信上說：

「到了一個陌生的國家，如果身無分文，實在是一件讓人感到不安的事，我也知道爲了賺錢出賣肉體是犯法的，但除此之外，又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呢？」

冒了這樣大的風險去從事高收入的副業，雖然操縱她們的是日本的不良份子，並搜刮走她們收入的一半，不過就是這樣，她們的收入還是比一般女侍高出五倍。

「這種女留學生要不得！」

日本的大學女生經常異口同聲地皺著眉頭說。然而在外國，不也有很多從日本去的女留學生以這種方法在賺錢嗎？

甕中捉「留學生」

從這一點看起來，不論日本也好、外國也好，只要是留學生做的事，往往都容易被誇大渲染

。因此，就是正派學生再多，只要其中有一個人做了不名譽的事，其他的學生也就難免會受到牽累。

前面我舉過一個日本女學生在夏威夷海灘被人強暴的例子，即使不是因爲金錢上的糾紛，但是由於大家都是外國留學生，彼此之間並沒有刻意去防備，所以諸如此類的強暴事件眞是屢見不鮮。

有關目前日本留學生的生活動態的報告，在這裡不方便提出來，現在根據日本警視廳五年前所發表的資料，提出來供作大家的參考。

根據一九七二年年底所發表的外國人犯罪統計調查，一年中共發生一百一十七個案件，其中女性所犯的風化案件（包括賣淫），就有四十九件。

在四十九個案件之中，留學生扮演重要角色的案子有二十七件，並且全部發生在東京。警方說：

「因爲事態非常嚴重，於是祇好強制搜查。這位加州富商的女兒到日本東京四谷的J大來留學，現年十八歲，有三百一十七萬日幣的積蓄，問她：『賺這麼多錢，準備作些什麼？』她回答說：『我不是爲了儲蓄才賺錢，也不是爲了買東西。』這個女孩子已沈迷於性行爲中，認爲從性行爲中，可以得到人生的意義，和一般人的想法完全不同。」

這件事曾經轟動一時，大家都非常吃驚。於是警方祇好通知她父親前來帶她回國。

「外國女孩個別教授英語。」

「金髮女郎和你作伴。」

在報紙的廣告欄裡時常可發現這樣的廣告。利用教授外語的名義，私底下卻以賣淫爲目的。

這一情事的特色是，絕不在同一個地點連續營業，爲她們牽線的都是日本人。

「來學習英語會話的男人，大半喜歡金髮女郎担任他們的教師，至於談戀愛，這是他們個人的自由，我無權干涉他們的私生活。」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七日，警察搜尋東京青山地區的一個以個別教授會話爲名，暗地裡介紹色情的K組織，捕獲了一個名叫熊倉和男的男子。他說了上面那段話。「我無法干涉他人的私生活」，這個理由很正確，可是他卻操縱外國女郎，從事賣淫的勾當，這個問題就不一樣了。

被逮捕的三個人當中，有一個金髮女人，已有四次販毒的前科。最初她還哭得十分可憐，可是，不久之後，因爲經驗愈多，胆量愈大，竟至自暴自棄地說：

「隨便你們怎麼處置都可以。」

這麼一個厚臉皮的女流氓的名片上，還印上留學生的頭銜，她認爲冒充留學生，和客人交易時比較有利。

⑱「力可興國」的未嫁媽媽們

居然有那麼多的媽媽學生

根據最保守的估計，目前在戶籍上已有妻子身份的大學女生（包括研究院的研究生），在日本有四十一人，沒有妻子身份，但已經做媽媽的，有十六人。

「眞有這種學生？」

一般日本人，如果聽到這個數目字，可能都會大吃一驚。可是在外國，這種事根本已司空見慣而不足爲奇了。

我曾在瑞士的伯恩大學留學，該校有一萬兩百名學生，其中就有五百名是未婚的媽媽。又夏

威夷大學對已婚或未婚的媽媽，也都能一律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毫不大驚小怪。

一個少女，一旦登上妻子的寶座，自然就要養兒育女，所以在日本，唸書和爲人妻根本是兩碼子事，一般人都是在學業完成後才考慮婚姻的。

當然也有人會說：

「荒謬！兩者是否對立，要看當事人而定。法律並沒有規定做了媽媽就不能繼續求學。」

幾年前，石原環境衞生所所長以及青島參議院議員的夫人，皆曾進入大學唸書。在當時，因爲她們都是以名人之妻的身份進入學校，成爲轟動一時的新聞。這情形若發生在別的國家，根本就不可能引起這麼大的騷動。

無論什麼人，都有求學問的自由。社會應當保障人們這方面的權益。如果個人因爲成績不好而必須留級或退學，那就沒話說，若成績好，却因某些客觀的因素而故意刁難攔阻，也是很不合情理的事。因此女學生們，無論有無丈夫或私生子，都應該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

就會有許多電影和小說，喜歡以媽媽學生做題材。一個女孩子在做了母親之後，還有求學的精神，這不是一件可喜可慶的事嗎？

一個人同時須以母親、妻子、學生的身份來應付生活，實在不簡單。雖說這都由於自己肯努力，但如果沒有親友從旁鼓勵或幫助，相信也無法辦到。要想在三重身份下貫徹自己的求知理想

，就非有克服萬難的毅力不可。目前像這樣卓越的日本女子，已有四十一人。

以往我一直不相信有這種女人，縱使相信，也認為不會超過十人，直到自己在文部省得到這一詳細資料以後，我才半驚半喜地接受了這個事實。

一身兼三職的充沛精力

究竟能否一身兼三職？這問題發生在一般還未出嫁的媽媽身上。後面是一些未婚媽媽學生的生活報導，透過她們自己的敍述，以使讀者易於了解。

「……在舉行婚禮的前三天，我的未婚夫不幸因車禍去世。當時我身上已懷了他的孩子。孩子出世後的兩年內，一直是我親自照料一切。以後因為嬸嬸願意幫我照顧孩子，我決心再度就學。為了自己和孩子的將來，我選擇了這條路。」

上面這段話，是大妻女子大學文學院二年級的高瀨康子所說。她今年二十四歲。

另外，就讀於東京家政學院家政系二年級的梶山志保子的一段話，我亦節錄於后：

「……雖然打開始我就知道自己和他不會有好結果，可是我還是生下了他的孩子。不論人家以什麼眼光來評論私生子和與有婦之夫戀愛的女人，我仍然相信，我的所作所為是無可厚非的，生下自己所愛的男人的孩子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我無心去和他的妻子爭地位，也不想要養育費或

其他利益，我只為著想生下他的孩子而生下了孩子。」

她現年二十二歲。話中提到的孩子的父親，則畢業於東京大學，是一個很有才幹的青年，在某機關任職。他的妻子是一個弱不禁風，終年纏綿病榻的女人。所以我對梶山志保子愛其所愛的態度，衷心感到讚佩。

她能夠不計較他人的冷言冷語，也不在乎自己的背景所可能帶給自己的困擾，只一心一意為求上進而努力，這種堅強的意志，任誰都要佩服三分。

此外，她之所以能順利地進入大學，也要歸功於她的妹妹。梶山志保子說：

「妹妹每天把孩子抱到學校來讓我餵奶。孩子平時是牛奶、人奶兼吃的，因此並無大碍。換洗尿布的事，也是由妹妹全權負責。我在課後，還可兼點差事做做。」

她又說：

「如果把醫療保險費算在內，每個月的開銷得要一萬日幣，而每個月，家裡補助我的是一萬五千元。」

「在這種情形下，為什麼還想到求學？」

她說：

「因為我想充實自己，想多接觸一些嚮往已久的良師。……」

聽了她這番話，我眞想立刻爲女人取下亡國弱者的頭銜，改封一個興國實踐者的美名，她們眞是令人心服。

在訪問未婚媽媽之際，我還遇到一位比小說人物更傳奇的人物，在她的生命中，充滿了戲劇性的異彩。

這個故事的主角，名叫高順子。因她本人不願我發表她的學校名稱，我只能說，她就讀於神奈川縣裡一所有名的大學。當時她十九歲，是該大學工學院一年級的學生。

「因爲考試日期正好排在我生產後的第三天。所以我很感爲難，一般人都說產後八天內必須絕對靜養。可是我却怕誤了那場考試，我知道自己會後悔一輩子，所以偷偷溜出醫院去參加考試。所幸那次成績還不錯，全部都及格了，否則眞是划不來了。」

她是一個個性明朗的媽媽學生。我問及孩子的父親，她說：

「我只能告訴你，他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學，我和他前後發生過三次關係。他對我懷孕生子的事毫不知情，是我自己嚴守秘密的。」

我問她原因，她簡單扼要地解釋說：

「第一，因爲他目前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第二，如果他知道此事，必影響到他投考東京大學的壯志。他已有過一次落榜的打擊，目前在家裡正在重整旗鼓。我倆曾約定，等他東京大學畢

業後，立刻正式完婚。」

「如果他再度落榜，你們怎麼辦？」

「今年落榜，明年再來！明年落榜，還有後年。我相信他的能力，並爲他祈禱。」

這段話，眞使我感動得要掉下淚來。一個柔弱的女子，由於愛的力量，而能如此堅強。究竟她是如何在課本與孩子之間取得生活上的平衡呢？

「我直接把孩子背到學校，在上課的時候，把他託給校內的育嬰室，請他們代爲餵奶。」

「至於日常開支，我多半是靠替人裝配手提收音機和當英文家教來維生，目前已有三組學生。每個月結算，可有將近十萬元的收入。生活雖然忙碌，倒也不致影響課業，上學期的成績，都能僥倖得到優等。」

她在談這些瑣事時，一些怨天尤人的表情都沒有，嘴角還時時泛起蒙娜麗莎式的微笑。她當初在高中，是以第一名畢業的。我想，就是用「女中豪傑」來形容她，也是不爲過的。

她目前學的是建築，談到她將來的抱負，她顯出無比的自信與希望。她說：

「雖然目前有丹下健三、清家清、里川紀章這些出色的建築巨擘橫在前面，可是我一定要超超他們！」

她是如此自負，好像她的才華是與生俱來的，又好像是因氣候與風土的影響，而使她部份的

腦細胞獲得變換似的，她的思想與行爲，在無形中早已超越了一般人。

用熱血來温熱世界的冷飯

無論是梶山志保子，還是高順子，她們給人的感覺都十分奇特，都是不可多得的傑出女性。

世上有許多女孩子，都是在父母的呵護下，過著養尊處優的日子，很少能像她們如此堅強卓絕。兩相比較之下，在風浪中屹立不搖的媽媽學生，反倒像熠熠星光，在夜空中放出光芒。這連堂堂七尺的男子漢，都要在她們的面前自慚形穢哩！

她們的看法一致如下：

「我一直用我自己的信念來規範自己，我不仰賴任何人的支持。因此，旁人也無權非議我。我脫離父母的照顧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用意。對於其他同學，我無意置評，像他們那種生活也沒什麼不好，每個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摸索人生。

我爲了愛，和人發生關係，因而懷孕生子；爲了唸書而考進大學，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我不認爲該以是非來衡量。至於別人的冷眼和閒話，於我，也只是一些無聊的聲音罷了，我爲他們有這麼多餘力來談論別人的隱私感到奇怪。」

戰後的學生，多半易陷入徬徨無主的境地，思想沒有原則。他們的心中，不見得沒有一失足

成千古恨的自覺，但是就是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的言行。像這類學生，做父母的，應給予更多的輔導和關愛，否則他們一旦誤入歧途，就太可惜了。

不過，有些做家長的，本身在戰時，一味崇尚武力，而戰後，又搖身一變，成爲高唱和平的人，也很令人厭惡。以他們本身這種搖擺不定的個性，也不可能成爲能負責任的家長。

許多年輕人也因爲這一點，而把自己生存的全部責任都推給家庭、學校與社會。我認爲，個人所犯的一切錯誤，都該由自己負起全責。有許多年輕人認爲自己是絕對純正的個體，把一切過錯推給他人後，他則自以爲是，奉自己爲難能可貴的神明的化身，這也無非是自欺欺人罷了。自己不能獨立生存，還要把自己犯的錯推給別人，眞是一群意志薄弱的寄生蟲。

某些有智慧，有魄力的女生，會對這群嬌生慣養的男孩子嗤之以鼻。她們寧願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拿著書本去追尋生命的意義。我認爲，這些苦學而有理想的媽媽學生，才眞該推舉出來做我們社會的楷模。

前面所提到的高順子，就是一個勇敢的典型例子。她的雙親就住在離她不遠的地方，我也順道拜訪了他們，問他們對自己女兒的行爲有什麼感想。

到她家時，看見她母親正在不到一坪大的玄關處賣糖果，每天只獲取一點薄利來維持生計。

她說：

「因爲我自己沒有什麼學問，所以我也無法給我的女兒什麼寶貴的教訓。我只知道她父親常向她說一句話：『用自己的熱血去溫熱世間的冷飯。』我相信這話裡有很深的哲學意味存在。」

19 在安逸中賺錢的心理

女侍應生是可得高薪的副業

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一般學生都不喜歡由雙親或兄弟來供給自己生活費。非但男生是如此，就是女生也不例外。有的學生爲了維持日常生活的開支，都想辦法向外發展。

工作的種類很多，眞是五花八門。就拿女生來說，可以擔任家教、百貨公司的售貨員、社會資料調查員、臨時褓姆、臨時模特兒、大廈清潔工、管家、電影或電視的臨時演員、招牌油漆工、雜貨包裝工、罐頭廠女工、銷售員、家庭清潔工、娛樂場所的管理員、或自己寫寫文章、投投稿等，到處有賺錢的機會與路子。

她們大多數是經由學生後援會的安排，從報上的廣告欄內選定幾樣行業，然後去面試或上任。運氣好的，還可住進工作單位所配給的宿舍。

幾乎每個人都希望能以最少的勞力，換取最高的報酬，在儘量不使自己汚穢的情況下安安逸逸地賺錢。因此，輕鬆而待遇高的工作自然最受她們的歡迎。

如此看來，在諸多職業中，最符合這條件的，要算是侍應生了。

女侍應生可得高薪，且工作輕鬆。當然，這職業還常與風月場所中的應召女郎和妓女等被人混爲一談。根據「大學生活」雜誌的調查統計，大學女生，仍以從事這一行的居大多數。

如果我們以第一流場所的侍應生待遇來說，她們每個月的收入，幾乎高達兩百萬日幣。在女人群中，這種收入足可與土耳其浴的陪浴女郎並駕其驅，在一般情況中，就是身居最高權位的總理大臣都難望其項背。

因火警揭露的眞相

在一九六七年的十二月二十七日清晨四點鐘，在東京大森地區鼎鼎有名的高級大廈—大森城—發生了一場駭人聽聞的火警。這是一棟美侖美奐的大廈，裡面住的，都是一些高收入的知名人士，有的是一流模特兒，有的是酒店的女老闆，有的是演藝明星或是聲名遠播的醫生和律師。

在火警之後，A週刊社的記者以住在該大廈的住戶爲對象，寫了好多訪問專欄，我心想住在裡頭的人，必然都是些以惡毒手段剝削人們的劊子手，感到相當齷齪。可是，我還是把內容瀏覽了一遍。

裡面記載一個名叫N子的大學女生，正值雙十年華，在一所貴族女子大學就讀英文系三年級。縱使我不說出這大學的名字，相信人人也都可猜出這大學的名字，我們姑且以S來代替。究竟這S大學的學生怎麼會住在這棟高級的大廈裡？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A週刊雜誌的記載是這樣的：

「……N子是往日四國（香山縣、高松）的子爵M氏的孫女，父親是酒廠的董事長。一九七五年，N子的父親以兩千五百萬的高價買下其中的一層公寓，還按月寄給她二十萬的生活費。她手上戴著兩克拉的鑽戒，駕著英國的雪佛蘭轎車，相當氣派。在那所都是貴族子弟的S大學裡，N子的出現，相當惹眼。可是，最令人費解的是，生活這麼優裕的N子，竟然也是赤坂一家高級俱樂部的女侍應生。」

A週刊雜誌又說：

「……火警當天，N子並不在場，她在那天的前一個晚上就驅車到三浦半島兜風去了。事情就發生在她到「Z」俱樂部上班之後。

在俱樂部裡，有一個常客H君，是一個年輕有爲的實業家，對N子愛慕有加，展開了緊迫釘人的追求攻勢。不久，他們兩人就如膠似漆地黏在一起。以往是H君主動，N子被動；最近，N子開始反守爲攻，所說到三浦半島去兜風就是她出的好主意。……與N子同在俱樂部工作的千惠，在俱樂部中常與N子爭鋒頭。她說：

『像亞那（N子在俱樂部裡的花名）那樣的人品和風姿，別說H，就是任何男人都可能一見傾心，有許多俱樂部裡的常客都搶著接近她，向她獻殷勤。她嬌媚動人，心地又善良，又是貴族女子大學裡的風雲人物，我自覺無法跟她相比，她是這裡的第一把交椅。』

H君是參議院元老實業家H_1的次子，借著父親在政經界的光，在實業界相當活躍。畢業於K大，風流瀟洒、精明幹練，容貌有點像電影紅星二谷英明，是極負衆望的青年才俊。

錢總是自然而然的集中在被奉承的人身上——這是一件相當諷刺的事——在那些常到俱樂部來的顧客當中，就有許多人說：『爲了N子，我就是犧牲全部財產也在所不惜』，由此可見，N子當時在俱樂部裡的聲望了。『Z』俱樂部的女老闆小川華娜對她推崇備至。她說：

『她是一個出身良好的千金小姐，你第一次看見她，就會被她的氣質所吸引。她第一天來應徵的時候，當然我毫不猶豫的就答應了下來，可是，我就是不放心她的動機。她告訴我，她沒有什麼非來不可的理由，她只是想多獲取一點社會經驗。先看她那種足可當選日本小姐的外表，我

就知道，她在俱樂部裡一定會大紅大紫。』

S大學的訓導主任告訴我們：

『本來S大學對學生的私生活一向是不加干涉的，但是她當侍應生的事被人當做新聞刊登出來，校方就不能再不聞不問的了。因此我們把她和同住的M一起叫到訓導處，勸導她辭去那份工作。』

以上是週刊上報導的大概情形。也許讀者會認爲我居心叵測。總之，我仍冒著名譽受損的危險去採訪我們故事中的女主角N子小姐。她眞是名不虛傳，人既出落得極爲標緻，言談舉止也相當世故，相信若請她去當演員，準可一砲而紅。她說：

「我爲了要反抗他人一直把我當千金小姐看待，才到俱樂部上班的。雖然那裡是紙醉金迷的場所，我却並不是以賺錢爲目的的。不管外面如何推斷我跟H君的關係，我相信自己還沒做出什麼不可告人的事。我希望一年後畢業時，自己也有能力開個小公司，獨立經營生意。我到俱樂部裡來，完全爲的是來體驗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也能和世上形形色色的男人接觸，這就是我選擇這個職業的原因之一。」

她的話，乍聽之下，顯得有些幼稚，可是她說時，口氣與態度是十分堅決的。

在俱樂部中有十年工作經驗的川端俊男，向我透露了這一行的實情：

「提到女侍應生，一般人都會用鄙夷的眼光來看她們，那是一種偏見。

要知道，有許多女學生甚至以當女侍應生爲榮。當然，在這一行中，確實較容易碰到一些想吃天鵝肉的癩蛤蟆。不過，若眞的每個人都是如此，那這俱樂部豈不要關門了嗎？是有些女侍自己不了解社會的黑暗面，常因過份好奇而遭遇危險。現在有許多酒店的老闆，都會在她們上班的第一天，就面授機宜，教她們如何認識男人，並了解他們的手段與企圖。要淪入煙花之流的女子，是自己被金錢迷惑了的緣故啊！」

金錢的用途

在以樸實穩健見稱的日本國士館大學裡，沒有人敢隨便違反校規的，因此沒有一個女生曾去做過女侍應生，這大約與校內的學生，多屬檢察官、自衞隊、消防人員等的子弟有關吧！因此女學生多半以擔任百貨公司的售貨員、家庭教師、出版社資料管理員等爲多。

該校某學院的院長曾說：

「按規定，學生是不准兼差的。」

然而校方爲了體恤學生貼補家用的苦心，原則上，只要行業正當，也不會嚴格執行這條校規的。

我們再依據日本勞工青年婦女局局長森山眞弓所提供一九七六年度學生從業動態的調查報告，了解學生兼差的整個概況。

報告中指出；全部大學生中，有百分之八十九．二的人從事副業。當然目的都在賺錢，多半以高報酬的行業爲對象。

賺來的錢，則花用在下列各項目上：⑴閒暇時的娛樂；⑵日用品；⑶書籍。

總之，現在的學生，除了把自己當學生之外，還把自己當「年輕人」，因爲如此而儘情享受他們的黃金時代。他們爲娛樂而存錢，爲購買衣飾而工作。以往，人們是爲了提高工作情緒而以娛樂來調劑身心；如今，年輕人都是爲了娛樂而工作，由此可見時下年輕學生的思想與生活形態是怎樣的了。

他們選擇短時間的工作，是因爲怕影響課業。同時，工作時間不長，還可以使自己的身心負擔減輕一些。

最令人擔心的是，他們有著崇尚高薪的觀念。常此以往，金錢將會誘使他們走上不法的途徑，像搶劫銀行、偷竊、勒索、敲詐……等。女生則爭做侍應生，以致易淪爲娼妓。

女侍應生的行業，可以同時滿足許多大學女生的虛榮心和現實需要。她們經常會憧憬：羅曼蒂克的霓虹燈、柔美的旋律、華麗的衣服，和異性的喁喁私語……。這是和學校迥異的世界，她

們衷心嚮往。

因此，在她們的心靈深處，都潛藏著躍躍欲試的種子，都期待有那麼一個可以冒險的日子。



半新不舊的日本女性意識

愚不可及的「舶來至上」論

在學問上，雖然沒有嚴格的東西方之別，可是，至少二次大戰以前，日本有它獨特的精神骨幹却是事實。戰後，這點已有顯著的轉變。

在這裡，我無意批評這種轉變的好壞，有些當局人士會驕傲地說：「廣義說來，該讓國民朝『國際人士』的方向接受合理的新式教育。」有些從事教育的人也會回答他：「我已逐漸在朝這條路上邁進。」

然而，「國際人士」的塑造，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甚至十年、二十年，也不見得能有顯著

的成果。

日本人對歐美人士，原懷有深切的自卑感——月亮是歐美的圓，草地是隔壁的青——他們開始把日本古來許多傳統文化棄置一旁，一味地嚮往西洋，他們喜歡洋酒甚於日本酒，喜歡一窩蜂地往歐美跑。由歐美回國的人，無論任何階級，都會受到敬重；一個沒有出過國的人，縱使在國內已旅行過許多地方，也仍然沒有人稱羨。

目前，日本旅遊西洋的風氣正盛。根據統計，日本人中平均每三個人每年要搭一次飛機；五人當中平均一人每年要到外國旅行一次。僅就夏威夷來說，光是一九七五年一年，在該地下飛機的日本人就有兩百一十八萬人，其中有百分之三十六是女性。

噴射機的發明，使得空中的交通網整個完備起來。世界愈來愈小了。

一九五四年當我到瑞士留學的時候，街上幾乎看不到一個日本人，我因爲想念日本人和日本食物而患了思鄉病。可是現在，無論是在世界的那個角落，我們都可以看到成群結隊去旅行的日本人，在街上東張西望或發出各種怪聲音。在羽田國際機場，我們每天都可以看見許多日本人帶著大包小包的舶來品趾高氣昂地走下飛機。

一些善於投機的日本商人，就利用國人的崇洋心理，到世界各地搜購貨品。也常有人會爲自己有時候能以舶來品贈送親友而感到洋洋自得，這眞是可恥的媚外意識。

缺乏公德心的日本人

一九七五年秋，在夏威夷我就親眼看到日本人沒有公德心的例子。

有一天，我本和朋友約定在某個時間見面，因爲時間遲了，我匆匆忙忙向目的地走去。路過夏威夷州政府的一幢叫華盛頓的大廈附近，匆忙中，看見前面五十公尺的地方，有一對日本夫婦帶著兒子在那裡散步。夫婦年約三十出頭，小孩子三歲左右。

那裡有一個美麗的鬱金香花圃，把美麗的鬱金香一朵、兩朵、三朵……，毫不留情地摘了下來，小孩的父母却在一邊神色自若地交談著，眼睛一邊斜睨著他們的孩子。

這時候，剛巧有個二十多歲的美籍青年在一邊看到這情形，於是他跑過去把花圃裡的小孩抱了出來，並在他的屁股上打了兩下，可能打得不重，因此，那孩子既沒哭，也沒叫。就在這一瞬間，孩子的父母看到了，立刻攔住了美國青年，雙手叉腰，用日語大聲叫道：

「喂！你這混蛋！幹什麼？」

來勢兇兇地一副要打架的樣子，美籍青年因不懂日語，臉孔脹得通紅，尷尬地呆立在那裡。

「你太過份了，我的孩子做錯了什麼？」日本太太歇斯底里地叫著。這使得美籍青年又吃了一驚。

見到這場面，我因自己是他們的同胞而感到無地自容，對這一對丟人現眼的夫婦，感到無比的憤怒。

因而無可奈何地跑到他們前面，用日文對他們說：

「不可以這樣，你們不能這樣吵吵鬧鬧。」

我話還沒說完，那對夫婦就把目標指向我，道：

「不干你的事，你也是日本人，爲什麼要幫美國人講話？」

那男的對著我咆哮。

我更加生氣了，也拉開嗓門說：

「你沒看見『禁止入內』的牌子嗎？就是小孩子也不例外！他該罵，這是美國人的作風，如果有其他美國人看見他打自己孩子的屁股，非但不會怪他，反而會謝他，你知道嗎？你該向他賠不是。」

經我這麼一嚷，他有些知道錯了。可是，就是不肯承認，我無計可施，只得替他們向美籍青年賠禮，告訴他日本人不懂事，請他原諒。美籍青年才很困惑地說：

「有你這麼明理的日本人，我很高興。可是，是不是貴國的人都沒有遵守公共道德的習慣呢？剛才在這裡摘花的孩子，將來也難保不像他父親那樣驕縱自己的孩子，這點，不是很令人寒心

嗎？」

看到我和美籍青年用英語交談，那對夫婦面露不悅之色，顯得很懊惱。

「你們在罵我們嗎？喂！你是我的同胞，給我像樣點！」

那女的又向我開火。

我無意再多作逗留，就先走了，大夥兒也這麼散了。

可是，卻還留下一條尾巴。

幾天後，我搭機返國時，在機上竟又碰到這對夫婦和那摘花的小孩，那先生看到我，走過來招呼道：

「前幾天眞是對不起，回去再三想了想，我知道錯了。……」他苦笑了一下，給了我一張他的名片。我一看，居然還是日本首席企業機構某鋼鐵公司的營業代理科長，接著他說：「內人在×大畢業，我們是戀愛結婚的，以前蜜月時我曾來過夏威夷，這次我是請假來此舊地重遊的。」

這麼說來，這對夫婦還是知識份子。我更打心眼裡看不起他們。

——什麼×大不×大，眞是個混蛋，有這麼混蛋的丈夫才有這麼混蛋的老婆，就是有這些害群之馬，日本人才會令人輕視。

×大是一所培養女教師的大學。它的前身是高等師範學校，有很優良的傳統，在這麼優秀的

學校出身的科長老婆究竟在裡面學到了什麼？我眞懷疑。如果那摘花的小孩是別人的小孩，我相信她一定會大罵特罵的。可是，輪到自己的孩子犯錯時，却在一邊裝聾作啞，眞是活見鬼。人家代她教訓兒子，既不懂得感謝，也無心道歉，大學畢業又有什麼價值？本來她的教養應該較一般人高的，一個知識份子尚且如此，其他的人會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

徹底改革內在的意識

有一次，有幸能和京都大學的會田教授晤談，我們針對日本人的觀念作了一次很長的討論。這事如今回憶起來，還歷歷在目。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該算是會田教授對美國女性和日本女性對事物的看法和表現方式所分析的一段話：

「我曾以日本婦女和歐美婦女爲對象做過一項調查。我在「婦產科」一詞之下另外寫上性病、性交、愛情、墮胎和流產五項，問她們看到「婦產科」一詞時，會聯想到那列的那一項。

答案是，日本女性很直覺地會聯想到性交，而歐美婦女則把它和愛情聯結在一起。這就意味著日本婦女的意識都太低劣，對婦產科的觀念偏重下半身，歐美女性則偏重上半身。這是東西方婦女的最大區別，也是教育上的基本差異。」

聽到這話，我一時啞口無言。

把這話和前面那段花圃摘花的事合併起來，日本女性的愚蠢和幼稚就更明顯了。

下面，再將會田先生的話節錄一段，以作參考：

「日本人大都過於保守，凡事放不開，畏首畏尾地好像從沒見過大場面似的。或許，這和長期採取閉關自守的民風有關。日本人缺少國際性的活動，凡事都顯得消極、古板而迂腐。假若有兩個婦女，一是日本人，一是歐美人，同時帶著孩子登山。小孩子自顧自地在前面跑，突然前面來了一頭大熊，這兩位婦女會有什麼反應呢？

一般說來，日本母親會抱住小孩，朝反方向逃走。可是歐美的母親就可能把小孩拉到自己身後，對那頭熊採取防衛的態度。這是她們之間最大的區別。

一個做逃跑的準備，一個做攻擊的準備。

這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比喻，可是也有它的含義在，日本女性的意識就是這麼半新不舊。既不傳統，也不現代，如果一個人想立足於社會，僅憑這種意識是絕對行不通的。

雖說日本女性是這麼畏首畏尾，可是，還是有許多女人喜歡唱高調，也要加入世界上男女平等的潮流。要和男人一爭長短，主張解禁避孕藥，在國際婦女節舉辦盛大的慶祝會，……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她們不知道如何改進自己的思想和氣質，只知道大唱一些無聊的高調。」

座中，有名的服裝設計家新井田妙子女士亦曾正面譴責自己的女性同胞。她說：

「她們只重表面而忽視內容，至少有此一趨勢。光看一般的流行時局即可明瞭。許多日本婦女，不管自己的身材是否合標準，只要是巴黎或美國流行的服飾，都盲目地購買，那些衣服穿在身上，看起來眞是不倫不類。有時，在巴黎的模特兒穿來令人賞心悅目的衣服，在日本婦女身上，就顯得庸俗不稱。她們既對服裝的鑑賞都那麼膚淺了，其他方面也就可想而知了。由此看來，一個人最重要的，還是應該在意識上作徹底的革命。」

這段話聽來雖然殘酷，卻直指人心，也許眞是苦口的良藥吧！希望凡是日本的女性都能在生氣之餘對自己再多作檢討。

㉑ 不會看、不會寫、不會說

改進日本的文盲社會

在文化鼎盛的今天還有文盲，眞是令人費解的一件事。所謂文盲，就是指那些不能讀、不能寫、不會看的人。以往只有富商及武士階級的子弟，才能進私塾接受部份教育。那時候，有文盲是無可厚非之事。可是，在科學發達、文化昌明、大衆傳播工具及學校遍佈各角落的今天，仍然還有文盲，就太不可原諒了。目前在日本，初中以下受的都是義務教育，而初中畢業升學高中的比率，幾乎高達百分之九十九，由這個比率看來，日本該算是一個文化水準相當高的國家。在教育如此普及的日本，竟還有這麼多文盲，眞是不可思議。

我常在報章上看到許多別字；在與人交談的時候，聽到許多錯誤的讀音。目前不能準確地讀出漢字的學生愈來愈多了。

有些學生，喜歡替自己找理由：

「因爲常用的漢字被政府限制住了，所以我們才會唸不出它們的正確讀音，這是勢所必然的現象。」

如果說是一些固定詞或專有名詞倒還說得過去，若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字彙，還讀不出，就太不應該了。

世界鋼鐵公司的科長也曾發過牢騷：

「一昧地誇說自己是東大學生，可是連一些最常見的字都不會用，眞是令人驚訝。連他們都尚且如此，更別說是其他大學的學生了。要是以這批受過嚴格視聽教育却又不懂得運用文字的人來當文化先驅，將來的日本文字，豈不要大亂章法了嗎？」

說話的人祇是鋼鐵公司的科長，而不是國語推行委員會那些咬文嚼字的老古板呢！

唸書、寫文章、打算盤的求學時代已經過去了。現代的教育方式是不用嘴唸而用眼看；不用手寫而用嘴說；不打算盤而用電子計算機。我懷疑若拿古時候一些優美的文言文來給時下的年輕人看，他們究竟能看懂多少？

當然，現在的年輕人有他們獨特的語言。他們創作、組合，自成一格。老一輩的人在他們那個時代時，會爲了寫一封情書而字斟句酌，甚至徹夜不眠，最後寫出來的作品，情文並茂，足以流傳千古，藏諸名山。現在的年輕人呢？最好是三兩句話就在電話裡交代清楚。他們做任何事都喜歡直接了當，乾脆俐落，討厭那種慢拍子的含蓄方式。

由應付考試所引起的文盲現象

東京澁谷的上彩兒童協會會長說：「一個人在少年時期讀書，最容易吸收書中的道理，可是年輕人在這段日子裡，因爲受到升學考試的壓力，無法閱讀一般課外書籍，除了參考書、教科書之外，其餘一概不唸。進入大學之後，也只抓住幾個題目就把考試搪塞過去，迷迷糊糊度過大學生涯。像這種讀書方式對做人處事毫無益處。」

從小學到大學，除了學校裡的教科書之外，只喜歡漫畫書，非但學生愛看連環圖畫，連已進入社會的年輕人也沉迷在連環圖畫的世界裡。

年輕人每聽到長輩的訓誨，都會有一堆說詞，諸如：

「看漫畫書沒有任何負擔，若是工作之餘或疲倦時，再去啃一些硬書，豈不是跟自己過不去？」

「文句會不會讀、會不會寫，與我沒有什麼影響，只要能覓一份職業，賺錢維生，就心滿意足了。」

「不論你讀了多少書，天下的情勢也不會因你而轉變，若有空閒的話，寧可搓搓麻將來得快活些。」

書讀不好，字寫不好，似乎與他們本身無關，把長輩的教訓當作耳邊風，有時候甚至無禮地頂撞過去。無法分辨同字中相異的意思，若其中有人瞎碰對了，馬上就變成大家心目中的學者。

年輕人已不懂得那種需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去寫情書的感情了，只知道打個電話給對方，單刀直入地要求約會。

他們會說：「現代是講求效率的時代，慢條斯理地寫情書，誰有那份耐性！」

作家今東光和尚的話

作家今東光和尚說：「志願成爲作家的年輕人當中，眞能如願的並不多。常有許多人將不倫不類的作品拿到我這裡來，要求我批改或寫序。他們有的想藉這個機會把自己作品的身價抬高，賣到出版社去，但是那些作品往往連文字的用法都不對。我每當看到有錯別字的東西，就看不下去，這些人也想在文壇上佔一席之地，眞是太天眞了！其實，只要一個人肯多看幾本文壇先進的

代表作，就可以改正許多用字上的缺點。那些常寫錯別字的人，就是好書看得太少的緣故。

在我來說，無論那個人的文章寫得多精采，只要裡面有錯別字，就得大打折扣了。當然，文章的內容是否正經，結構是否嚴謹，思想是否深刻才是鑑定文章的主要關鍵。可是，首當其衝的卻是文字。有些論文或小說的評審員，就曾對我透露，他們常以作者的筆跡來評斷其命運和個性。」

一個唸白字的大學生

現在的孩子，在文章表達能力方面普遍低落，觀察力也較以前的孩子差多了，思想更不像以往的孩子那麼嚴謹。一個人若非有良好的表達能力和觀察力，就不足以在社會上立足。想要有良好的表達能力，他非多看一些好書不可。

川義親先生今年五十六歲，開了一家作文講習班，名「太陽社」，每年的作文比賽會上，他班裡的學生都能獨佔鰲頭。他說：

「自殺死亡的文壇鬼才三島由紀夫，聽說在中學畢業以前，就已經把岩波文庫（譯註：日本最高水準的出版文庫）的每本書都看過了，像他如此聰明的人都這麼虛心，何況那些智商較低的人？他們智力不如人，却不肯唸書，又怎能和那些聰明而讀破萬卷書的人相比？

唯有好學的人才能成爲好的讀者，也唯有好的讀者，才能成爲好的作家。

一位珠算補習班的教師說：

「用電子計算機計算數字的人，頭腦的反應必定比打算盤的人遲鈍。」

打算盤的人邊打邊得動腦筋，當然腦筋會比較靈活。頭腦需要時時刻刻運動，否則會變遲鈍，這不是什麼高深的理論，而是很淺顯的道理。

現在的年輕人對讀、寫和打算盤都感到頭痛，是因爲他們不愛動腦筋。因爲不喜歡而不學是不好的，關於這一點，年輕人當自省。

日本NHK廣播協會的晨間電視劇裡，選了W大學文學院的學生K小姐來擔任演出。劇中，K飾演一位爲了要進東京大學而拚命用功的高中女生。

——K是一個相當有教養的女孩子。

——她有充滿智慧和清麗可人的容貌。

報章雜誌把她捧爲最出色的女明星，把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讚美詞都加在她身上。在電視劇裡，她的演技確實給人許多新鮮感，她很放得開，而且演技出神入化。該電視劇推出後沒多久，她就成爲家喻戶曉的青春偶像。

一天在一幕劇中，她坐在桌邊，劇中的父親正巧進來，她問父親道：

「爸！你在學生時代有沒有唸過『徵』積分？」

飾演父親的演員起初不懂她的意思，後來再仔細推敲，才曉得她把「微」積分唸成「徵」積分了。

——扮演父親的此時心想：難怪這女孩沒考上東京大學，她連微積分都唸錯了。

女主角很自然地把這錯別字唸了出來，結果搞得日本廣播協會收到許多指責的來信。觀衆對電視節目的反應都很敏銳。

導演在排練的時候曾聽過台詞，劇本也曾親自過目，其他和這部電視劇有關的演員也都在場，怎麼會在正式上演的時候出這麼大的紕漏呢？他不懂爲什麼會有這種差錯，難道是演員們的知識程度太差了嗎？否則，爲什麼沒有人加以指正呢？

導演爲應付影迷的抗議，在第二天的劇集裡，編了一段對白，以圖亡羊補牢。導演教飾演父親的男演員說：「雖然妳想進東京大學的文學院。可是，把數學的微積分唸成「徵」積分卻不可原諒。在英美國家，有辦法在國語上考一百分的人，數學程度不夠，也是不能進入理想大學的。」

就草草以一段對白作了彌補。然而原先對K著迷的影迷，卻由於這件事而人數銳減。她犯下的錯誤，在某些知識份子看來是不可原諒的。由此可見，文字的讀法對一個人是多麼的重要！



大學女生應遵循的座右銘

一、切勿寡廉鮮耻

「上帝未在人上造人，亦未在人下造人」這是林肯的一句名言。凡人不分種族、職業、貧富、老弱、男女，都是平等的，因此萬勿作踐自己，無論如何，人們都應當互相尊重，並且應維持自己做人的尊嚴，才能博得他人的敬重。

二、沒有愛的人生是黑暗的

世界上充滿了利己主義的思想，人人只掃個人門前雪，不顧他人瓦上霜。自私自利的人勢必

被世人所唾棄，而終將被社會所淘汰。祝別人的幸福爲自己的快樂，對別人的不幸要表示同情，還須具有把自己的富裕分享別人的寬厚美德。最後，施予者得善報，愛人者人恒愛之。你奉獻多少，就能獲取同等的回報。但最重要的，不論人情、愛、奉獻，都貴在施予，而不求報償。

三、受施愼勿忘

一個人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沒有人不是受神明之恩惠而降生。對祖宗、雙親、師長、社會、大衆之恩都應牢記在心，每日進餐前，要默禱感激耕耘米食的農夫，並懂得如何答謝。

四、人我相依存

在這世上，只顧私利而忘大義的人，擧目皆是。這類人縱使僥倖獲得眼前的成功，這成功也不過如過眼雲烟般地短暫。盛會華筵終會曲終人散，因此個人要維持自己的生存，也要顧慮到別人的生存。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平日樂於救助別人，一朝有事，別人也才會助你一臂之力。苦心播下的種子，一定會生根發芽。

五、行遠必自邇

每一個人都無法平步青雲，成爲大政治家，大學者。卽使以角力起家的人也不可能一舉成名。有言：「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不論從事那一行業，都宜日新又新，自強不息，才能達到目的。這和「撮土成山、杓水成淵」乃是一脈相通的道理，請各位謹記勿忘。

六、卸下虛榮的外衣

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外表上看起來像豪門貴人，把金錢完全投擲在吃喝享樂和交際應酬上。結果樂極生悲，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日子並沒有維持多久，就捉襟見肘地露出窘態。人類應該選擇適合自身的生活，非但如此，卽使收入豐富或家有恒產，仍須自我節制。俗語說得好：富貴無三代。尤其像我們這些小康人家，千萬不能專圖裝點門面，還是趁早將虛榮的外表除掉，埋頭努力自己的工作吧。

七、富潤屋，德潤身

女性可以用化妝品和服飾來掩蓋自己的缺陷，但有學問和修養的人，却不需在外表上做刻意的妝扮而仍能光彩煥然。修養心性的人，在無形中自會流露一種令人心怡的氣質。

這股洋溢著理智和溫和的氣質，無疑地會增加自身的魅力，而且更能顯出高貴的容姿，一舉

手一投足，都能顯出獨特的風範，優美的人格，而受到大衆的敬仰。

八、有耕耘才有收獲

不購買獎券的人永遠無法中獎，不從事耕耘的人終將一無所獲。被判死刑的戰犯神保元中校，因菲律賓李利諾總統替他說情而獲救。因爲從前日軍佔據菲律賓時，他暗中營救過曾任菲律賓總統的羅哈斯，這證明了因果循環的道理。做人應該彼此照顧，你樂於助人、救人，冥冥之中，自己必能獲得善報。一個人的勞苦永遠不會沒有代價。

九、施比受更有福

在偌大的土地上，有人幸福，有人不幸，幸者應向不幸者伸以援手，這不正是人與人相互間的義務嗎？

假若別人遭遇到困境時，能施給他一些安慰，自己也會覺得有幸福之感。對痛苦中呻吟的同伴，要給他信心與勇氣，使他領略世間的溫暖與友情，讓他沐浴在人類互助互愛的光輝下。

十、言行一致

言不由衷的人越來越多了。只知奉承拍馬的人，終究會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此外，違背良知，胡言亂語的人，也與日俱增。一個人連自己的話能否付諸實行都表懷疑，還能寄望誰來相信他呢？言行不一致的人，終究會被衆人所唾棄，總有一天會露出破綻而自食其惡果。因此，且靜下心來修身養性，默默地，腳踏實地去做吧！

十一、不感情用事

人是感情的動物，當一個人在與他人發生爭執時，感情最易起伏波動，喪失理智，造成不可收拾的災禍。所以，我們應學會按下性子，在情緒激動時不做任何決定，感覺憤怒時，不妨深吸一口氣。宜冷靜、宜謹愼！

十二、百善孝爲先

你在家中是不是一個好父親（母親）？一個好兒子（女兒）？家人相處，孝悌爲先。如果在外能備受讚賞，而回到家中却是暴君或霸王，試問你可受得起他人的讚賞嗎？你如何稱得上是個大學生？

十三、要滿懷感恩的心情

俗語說：「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每天早上一睜開眼睛，就能默默計劃一天的工作，然後再梳洗整裝，之後再向神明膜拜祝禱。待用完早餐，高高興興地上班去。晚餐後，洗臉、刷牙，再在神明前感謝你所過的有收穫而平安的一天。就寢前，再檢討一天來的所作所爲，然後安穩地進入夢鄉。

如果沒有感恩的心情，你的心靈是多麼貧瘠。米勒的「晚鐘」，衆所周知，難道那些默默拾穗的農夫們不幸福嗎？錯了！他們是那麼知足，那麼安詳，因爲他們心中常懷感激之情。

十四、嘮叨千言，不如溫婉一句

肯教訓人的人，固然很好，但是教訓得過火了，就會得到反效果。不如多懷慈心，慢慢去感化他人。凡事都應該深刻地做檢討，自己有錯，務必要改過來。對人發表長篇大論，未必就能扭轉他人的看法。

學會說有價值的話，避免單刀直入地刺傷他人，能以溫婉的態度勸導他人，才是最聰明而有效的辦法。

十五、勿揭人瘡疤

不論是夫妻之間的爭執，抑或是兄弟、父子、同學之間的衝突，如果不反省自身的缺點，永遠沒有復合的一天。人人只有拋棄自己自尊自大的心理，才能面對自己的缺失，原諒他人的過錯，也才能減少與他人的難堪的磨擦。

十六、勿自矜自誇，宜自我切磋

世上的人，無不喜歡表現自己優秀的一面，想使他人爲自己傾倒。因此，也就沒有耐心去發掘他人的優點，甚至不惜攻訐他人來抬高自己的地位。這種人絕對不會受歡迎。

眞正偉大的人物，都十分謙遜，絕不會擺出一幅不可一世的姿態。他的偉大不是表現出來的，而是讓人感覺出來的。

眞正有智慧的人，品德高超，謙恭有禮，時刻不忘鑽研學問，並充實自己。

十七、母親的笑靨是家庭中的光輝

在子女的眼裡，母親是快樂的泉源，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原動力。母親快樂的笑靨會爲家庭帶

來明朗的氣氛。同理，母親愁苦的眉頭，也會給家人帶來不快的陰影。母親的喜怒哀樂，猶如家庭中的寒暑表。

因此，世上的爲人母者，應勤加修養本身。在丈夫面前，她是賢妻；在兒女眼裡，她是良母。她是丈夫與子女的幸福之鑰。

女孩子更要深切體會到，自己將來也會成爲一個這樣重要的人物，故而應善加修養本身。

十八、踏上康莊大道

就是犯案纍纍的大罪犯，也有過純潔無瑕的嬰兒時代。只因受到環境的感染，良知被痲痺，才落到如此罪惡的境地。有一句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一切不可以爲沒有人知道，就可以任意非爲，即使逃得過法律的制裁，也逃不過良心的制裁。

所以我們要光明磊落地生存在這個世上，使自己能永遠在康莊大道上邁進。

十九、守時與知禮

世界上沒有比日本人更缺乏時間觀念的了，因此政府才規定了許多的紀念節日，目的在倡導時間的重要性。一個不守時的人，必然對任何事都不會有責任感，此語出自西洋格言，日本人應

格外覺得慚愧才是。

自古以來，禮貌被視爲做人處事不可或缺的德行，如今，它有被踐於脚底的情勢。我們要認清，即使親如父子，亦不能棄禮貌於不顧。這本是爲人之道！

讓我們好好體會「守時」與「知禮」這兩樁事情吧！

二十、德勝之光勝珠玉

美國人常爲致富而工作，然而他們又爲了能服務人群、造福社會而希望成爲富有的人。金錢固然重要，那是要置於有意義的事物上，才能顯現出它的價值。

美國人雖然視財如命，却知道如何與窮朋友分享他的財富。這就是美國人可敬的地方。這正顯示，一個德性高尚的人，雖然兩袖清風，仍能受到他人的仰慕。

自古以來，富者無數，然而能名垂千古的，却不若品德高超的人多。

連五歲孩童都知道的三宮尊德（譯註：日本大慈善家），就因爲具有崇高偉大的人格而備受衆人的愛戴。

㉓ 座談會錄要

老前輩批判現代的大學女生

出席者：藤間百合子（舞蹈家）
河野文枝（律師）
新井田妙子（服裝設計師）
浜田久美子（公司董事長）
司儀：中山茂

■現代年輕人的無知與冷漠

中山茂：現代的大學生和從前的大學生有什麼不同？若冷眼旁觀，他們究竟是愈來愈出人頭

地，還是愈來愈叫人失望？……以老前輩的立場而論，現代的大學女生實在該殺。

藤間：現代大學生和從前的大學生，就青春的情緒而言，本質上似乎並沒太大懸殊，是不是？

河野：也許是吧，他們擁有年輕人向上的抱負，爽直衝動，對潮流相當敏感……。

新井田：因爲一無所知，所以也帶著浪漫主義的色彩……。

浜田：由於理想太高而會導致挫敗感，現代和從前並無兩樣。

中山茂：雖說如此，從現象方面觀察，我們那時代和現代大學生仍有許多相異之點，譬如對戰爭認識之差別等等。

浜田：一羣沒嚐過戰爭滋味的小孩子……。

藤間：他們雖然熱衷於研讀戰爭文學、戰爭經驗談，但是終究和戰爭有一大段距離。

新井田：他們聽到戰爭這個字眼，腦子裡也並沒有產生全世界基礎已爲之動搖的那種末世來臨的感覺。

河野：他們對戰爭的見解只侷限於報紙上和電視上的範圍。

藤間：非但不愛細聽有關戰爭的事，甚至揚言自己和戰爭牽扯不上任何關係。現在住在日本的人，若對明治維新的重要性發生懷疑，自然會對目前週遭情勢的變化，無法準確地理解。

河野：無知、漠不關心。（笑聲）

新井田：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爲他們根本沒有戰敗的經歷。

中山茂：若非無知，就是漠不關心。每逢暑假，日本年輕人歡天喜地，成羣結伴去夏威夷，他們把國外旅遊視爲國內旅遊的延伸。或因年輕人沒有親嘗戰敗的苦果，所以在美國人面前，一點也不覺得羞恥和屈辱。在座的各位和我差不多是同輩人，都算得上是吃過苦頭的過來人（笑聲）。現代的年輕人約生於一九六〇年前後，那時日本經濟業已復甦，生活自由而富足，他們即使在物質與精神方面都過得非常舒適，但在求知方面並未有體系地下一番功夫，所以始終還是那樣的淺薄。

河野：對！對之極矣！

▓現代年輕人缺乏自主性

中山茂：關於本座談會紀錄，擬採用「大學女生亡國論」之名（笑聲），這件事，新井田女士有何高見？

新井田：嗯，嗯，斬殺相當過癮，不過單單斬殺女學生則有失公正。（笑聲）

浜田：根據最近的趨向，男女學生有欠檢點的行爲日益明顯，好像都極缺乏自主性……。

藤間：理智與情感，我更看重後者，當然，一個人若過於講求情義，會把事情弄得一團糟。不過這在以往是很常見的現象。但現代年輕人却一反常態，簡直可以說是無情無義。（笑聲）

河野：不應該那樣講！不如說他們是有智慧而淺薄還來得更適切，他們確實懂得很多，但只不過是懂事而已。（笑聲）

浜田：不能把知識化成己有，不懂得活用能力，缺少獨創性，祇好像機械一樣的生吞活剝，現代年輕人就是這樣成長的。

新井田：還有，現代年輕人似乎是茫無目的的。做事沒有一貫的進取心，最爲明顯的，是一舉一動都受著環境所擺佈。

藤間：既經決定升學，却不想多推敲要進那一所大學讀那一系，他們認爲反正都大同小異而無所謂。記得我們從前升學時，都得經過再三考慮，譬如說，實踐大學如何？目白女子大學如何？或立定志向非考進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不可，有了確定的目標，然後再下苦功準備。

新井田：目前的大學品質與學生品質，和以前相形之下，是一落千丈了！（笑聲）

藤間：現在具有魅力的教授好像也減少了（笑聲），從前只要一想到能親自聽到好教授講課的聲音，就興奮無比，現在的大學生却已很少有這種情緒表現。

河野：多半由於升學考試的關係吧？因爲涉獵文學書籍、哲學人生書籍，會大大影響升學考

試，他們祇能責無旁貸地拼命死讀書。（笑聲）

浜田：他們在聽到榜上有名的一瞬間，腦海裡的東西便一掃而空。（笑聲）

新井田：東大學生流傳一個叫「五月病」的術語，這是針對那批考進理想學校的新生而言的。新生在考取後，由於有了安全感，再加上考試前精力透支所造成的疲勞，顯現出來，人就變得痴呆不靈（笑聲），這就是所謂的五月病。

藤間：我們不也是常常癡癡呆呆的。（笑聲）

不敢領教的自我本性

中山茂：現代年輕人太驕矜自滿了，大凡持相反意見的人，就會被他們視作眼中釘，恨不得趕盡殺絕（笑聲），他們眞的懷著這種可怕的念頭……。

藤間：我曾目擊對立的兩派學生，攜帶麥克風互相攻訐，雙方都能裝出凌駕對方的氣勢。（笑聲）

浜田：完全不懂得什麼叫做競爭，以及競爭的作用何在！

河野：大學生拿麥克風的表情也很特殊，簡直是一張張臭臉迎人的樣子！

藤間：對，就是那樣，眼睛瞪成三角眼（笑聲），額上刻著又深又直的皺紋，一副要吞噬別

人的德性。

新井田：妳不愧是學舞蹈的，眼光非常藝術化（笑聲），他們確是神氣活現，彷彿穩操勝算的模樣。

河野：他們不是露出面對勁敵而持久不變的笑容，而是露出走頭無路，哭笑不得的愁容。

藤間：嗯，對！和那些胆怯、弱小的動物一模一樣。（笑聲）

中山茂：在關西一帶的大學發生這樣的事。有一次，一個穿著花色牛仔褲來上課的學生，被美國教授逐出教室（笑聲）。關於學生的服裝，請問你們有什麼看法？

浜田：穿整齊的制服，看起來才像學生……。

藤間：穿牛仔褲來聽課的行爲，不值得模仿。

河野：姿勢和意念比服裝更爲重要，服裝不整的人，已顯示出內在的粗率任性，美國教授的話很有道理。

新井田：制服、帽子現在已經不流行了，雖然目前便裝非常普遍，但也得維持某一程度才可以。像女侍應生一類花枝招展的打扮要慎加考慮，當然若叫大學生穿初中、高中那樣的制服，又未免太土氣了。（笑聲）

藤間：近來女學生不帶胸罩、不穿內褲的風氣大爲流行，我認爲他們的胆子眞大。

新井田：這是在刻意強調性感的刺激，實在噁心！（笑聲）

河野：因爲科學過於發達，大有歸返自然的趨勢！（笑聲）

浜田：大概是想回到原始時代。

藤間：我最討厭那些男女莫辨的髮式和服裝。

新井田：按他們的說法這叫做『服裝革命』，這類服飾在當事人的眼中，不啻是一種好看的打扮，自以爲很惹人注目！（笑聲）

年輕人的唯物觀

中山茂：有一段時期，那種自己賺取學費的學生稱爲苦讀生，現在名稱已經變了，不體面的觀念也破除了，當然所謂兼差，有很多種類……。

藤間：我不但有兼差的經驗，而且一有空閒，爲了練舞，經常被人拉去跳不花錢的舞。（笑聲）

浜田：藝術的陶冶實非易事。

新井田：我在裁縫店做過學徒，一邊賺錢，一邊偷學師傅的秘招（笑聲），以後我就獨資創業了。

河野：這叫做一舉兩得（笑聲）。我專攻法律，若找副業，就甭想通過司法官的考試（笑聲）。和藤間女士一樣，一有時間就啃法律，對著六法全書乾瞪眼。

藤間：了不得！我無論怎樣也辦不到，一翻開法律條文，我就頭大。（笑聲）

浜田：說得太誇張了，事實上舞蹈的世界也非常嚴肅，不管那一行業，都有一本難唸的經。

新井田：我們言歸正傳吧，只要一提到辛苦，我就聯想到以前的種種，說多不喜歡就多不喜歡。（笑聲）

河野：哪！我們那時代絕對不會選酒店、茶室和飯館這些地方兼差的，大都不外作家庭教師、鄰家的褓姆，賺錢固然要緊，但也不肯拋掉自尊心，從前的想法就是如此，你們看對不對？

浜田：嗯，不錯……，絕不會想去當酒家女。（笑聲）

新井田：現在作女侍應生的學生似乎非常多，到我店裏的女孩子，常常神色自若地大談酒吧和茶樓的事情，這變成既快樂又可以賺大錢的好職業，所以女孩子都十分嚮往。

藤間：他們會不會發生差錯呢？

河野：假使說沒有，那是騙人的，這種情形就好比把魚擺在貓面前一樣。（笑聲）

新井田：他們倒是很開通的，祇要能賺錢，出賣肉體也不引以爲恥。

藤間：哦!?有這回事？

浜田：非常乾脆！貞操是老古董的玩意兒，早就被她們拋到九霄雲外去嘍!?（笑聲）

藤間：這可太嚴重了……。

新井田：爲什麼？

藤間：因爲女性在生理方面有吃虧的地方，譬如說懷孕……。

河野：這還用得著妳費心？有了懷孕的麻煩，就一次又一次地花錢去墮胎，他們才不會幹這種蠢事！他們早知道要預先作好避孕準備，譬如裝上避孕套。（笑聲）

新井田：那不跟日月金木水火土這首歌一樣，每天調換一個約會的對手（笑聲），把從光頭老兒那裡騙到的錢送給自己心愛的男朋友，這種情形好像還不少。

藤間：這些男朋友不成了吃軟飯了嗎？

浜田：一到這步田地，學校也不去，迷迷糊糊地就中途輟學了。

河野：家鄉的雙親還以爲她在城裏很認眞地讀書呢！（笑聲）

新井田：我知道一些過雙重生活的女孩子，白天在大學上課，晚上到土耳其浴室作應召女郎賺外快，我們那個時代絕對沒有這類脫軌的行爲。

藤間：啊，這眞要不得！

河野：從反道德或妨害風化的觀點看來，現代大學生正在犯罪與不犯罪的邊緣討生活（笑聲

），和我們的求學時代相形之下，倒也有一點點值得羨慕的地方。

浜田：總而言之，對現代年輕人的所作所為，我自嘆不如啦！

「女人就是女人」這一點最重要

中山茂：和妳們那時代不同，現在阿貓阿狗都可以做大學生，大學生一點也不稀奇了（笑聲）。剛才談過關於品質方面的降低問題，現在請教妳們對女性進修的觀點如何？

河野：進修是很好的事。像奴隸一般服侍著丈夫實在太嫌過分，任丈夫揪著自己的頭髮，還是默默不反抗的女人，這些問題頗值得討論……。

藤間：關於這一點，我有相反的意見。女人天生就應該待在家庭裡，把主婦的事情料理得很圓滿，這工作本身就非常崇高。

新井田：若這樣說，我一定得零分。我的脾氣比男人更倔強，我不管丈夫的事，只做自己的事。（笑聲）

河野：我也有同樣的見解，既然有主婦這名詞，應當也要有『主夫』這名詞才對。（笑聲）

浜田：讓丈夫在家掃地、洗衣，太太去外面賺錢養家，是不是？

河野：嗯，不錯，對於這一點，現代年輕人非常可愛，好像豆芽菜那樣纖弱的男人可能會進

入廚房的。（笑聲）

藤間：這樣的話，男人太可憐了（笑聲），我的意思還是女人像女人，男人像男人，我比較喜歡堅強的男人。

新井田：個人的想法不同……。女人像女人，男人像男人這種想法是老式的，不過女性受過大學教育，一旦邁進家庭就好像大材小用了。

浜田：用長遠的眼光來衡量，女性受高等教育是有好處的（笑聲），祇是缺乏實用性。想要順利地適應競爭劇烈的社會，靈感和魄力比學識更重要。我覺得「半生不熟」的知識和教養，反而變成出人頭地的絆脚石。（笑聲）

新井田：我懂妳的意思（笑聲），自己降低標準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不顧體統、去拋頭露面也可以多賺點。（笑聲）

藤間：好可怕！那種生活方式。

河野：妳太嬌生慣養了（笑聲）！和我們帶有野味的環境不一樣，聽藤間女士的口氣，好像藤間女士是人類的瑰寶似的。（笑聲）

藤間：妳少開玩笑，請不要小看我，我也嘗過苦頭呢（笑聲）！以前都是為了增加教養才去讀書，或希望作賢妻良母而進大學，現代的學生可沒有這種心思了。

浜田：我們以前爲了名位或爲了容易結婚而進大學，相對的，看最近學生們進大學讀書的原因，眞有些愚昧呢。

新井田：因爲有妳這樣的想法，所以才有亡國論（笑聲），在這重要關節裡，我們是女人，並且是長輩，應該好好兒袒護晚輩。（笑聲）

河野：無可救藥的年輕人增多了（笑聲），當然，善良的年輕人也不少。日本現在是過渡時期，新時代女性的類型有三種：一是能順應時代潮流的女性。一是情願拖著半新不舊的尾巴過活的人。一是更進一步提倡女權運動，向男性挑戰的人……。

新井田：妳的話過分高雅（笑聲），我不太懂，但無論如何，日本女人一方面應該保持古老時代的「女性美」，另一方面還要具備「新」時代女性的敎養。

藤間：看來似乎是走在時代的尖端，結果本質上一點也沒有改變，何況變化太大也不是好現象，我還是喜歡那種退後三尺，尾隨在男人後面的女人。

浜田：言歸正傳，女性不論受過多麼高深的敎育，都應該學習作一名更善良、更理想的女性，想和男人一爭長短的觀念是大錯特錯的。

河野：就資質方面而言，從前和現代幾乎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妳認爲如何？

新井田：在我們的時代裡，凡是自己無法接受的事，就絕不採取行動，不過今天大學生的想

法可大不相同了，我眞替那些欠缺考慮、胡作非爲的年輕人揑一把冷汗。

▓不够標準的妻子

中山茂：導致丈夫變成窩囊廢的妻子，也有一種固定的形態，那一類女人通常都受過高等敎育。

河野：哦，又來了，你好像非逗我們吵架不可的樣子。（笑聲）

藤間：我想丈夫心目中理想的妻子，各有不同，根據我個人的看法，妻子最好是非常愚蠢的，要不就是非常聰明的。（笑聲）

新井田：那麼「半生不熟」的妻子不好囉!?

藤間：嗯，那……，丈夫不太高明時，妻子需要引導他，所以妻子要聰明一些比較好，假如丈夫很能幹，妻子不應反抗，只要唯唯諾諾即可。（笑聲）

河野：想說的話不能說，也不加反抗，只會諾諾服從，這除非是很聰明的妻子，否則辦不到，愚蠢的妻子因爲作不到，就會馬上對丈夫破口大罵起來了。（笑聲）

浜田：所以才需要能僞裝愚蠢的聰明妻子囉!?

新井田：明知丈夫在外頭做了虧負自己的事，這是憑女人的第六感也能猜得出的（笑聲），若

還把忍耐轉移成對丈夫的奉承，這樁事我可不幹，我想我是個愚蠢的妻子。（笑聲）

藤間：我不喜歡氣氛陰沈的家庭，所謂退後三尺是就原則而論的，但是偶爾也有丈夫尾隨在妻子後面進退的可能性。（笑聲）

河野：我願意花錢變成一個蓬頭垢面的妻子（笑聲），不過由於涵養不夠而沒當得成！（笑聲）

浜田：現代年輕人都是「床頭金盡情亦盡的」。

新井田：「光靠良知是活不去的」，現代年輕人對於這一點認識得一清二楚。

河野：反過來說，眼睛裡只有金錢，也是大有問題的。（笑聲）

藤間：夫妻雙方都期望圓滿地生活下去，但總是天不從人願。

浜田：自制、忍耐、獻身這類字眼在年輕人眼底，簡直是天大的笑話，他們隨隨便便地結婚，急急忙忙地離婚！（笑聲）

新井田：因爲得來輕而易舉，所以才沒有絲毫痛惜的感覺。

藤間：這個時代的貞操好像處在「貶值」的狀態中。

河野：既然名爲夫妻，竟難免有同床異夢的情形，這種情形並不可喜。兩人長期生活在一起，居然不能留下一點値得眷顧的感情……。

新井田：留下的回憶就是「擺擺」（笑聲），比衣服、鞋襪的命運強不了多少，穿過了便丟棄，沒有一點依戀的餘地。

藤間：導致丈夫變成窩囊廢的妻子，到底是什麼個樣子？

河野：把丈夫騎在股下（笑聲），終日不斷地嘮叨、妒嫉心重、閒來無事打電話到丈夫的辦公廳。這種跋扈無理的妻子就會使丈夫變成窩囊廢！（笑聲）

浜田：不好好服侍白天工作已累了一天的丈夫，還妨礙他的睡眠，強制要求做愛。反之，丈夫要求做愛時，她却翻身面壁拒絕道：「你窮嚷個什麼勁！」這類妻子會使丈夫變成窩囊廢！（笑聲）

藤間：經常密切注意丈夫的薪金和陞遷的妻子，到底怎樣？

河野：那是賢妻！（笑聲）

新井田：過於難纏的妻子也實在討人嫌惡。

浜田：不懂得容忍的妻子也可以說是惡婆娘。（笑聲）

對「自己的青春」毫不吝惜

中山茂：妳們在自己的青春時代有過什麼後悔的事嗎？請大家回想往事，各別發表意見。

河野：後悔？有啊！（笑聲）後悔那時候爲什麼不回答「可以」。（笑聲）

藤間：那表示有想妳的人了。（笑聲）

河野：當時我考慮到自己的身份，始終躊躇不前，要是換了現代的年輕人，因爲亂來慣了，不急急忙忙地跳進他的懷裏才怪。（笑聲）

浜田：那個男人是誰？

河野：是像馬場那樣的粗人（譯註：馬場是日本摔角名將），他也是司法界的人，我們常在法庭上碰面，到了現在這種年齡，有時兩人一照面，我還難免臉紅。（笑聲）

藤間：可見是很棒的人囉!?

河野：當時我像是一個純情的少女，祇在暗中愛慕他。（笑聲）

新井田：羅曼蒂克的青春時光與我無緣，反而有悲痛的回憶……。

浜田：說說看吧。

河野：是嘛，我們洗耳恭聽。

新井田：那男人不愛我，我是單戀（笑聲），我對他緊追不捨，但他卻一點也沒有發現。（笑聲）

藤間：他是不是傻瓜？（笑聲）

新井田：不是，不是，他另有意中人（笑聲），不久，他和意中人結婚時，我完全喪失理智，好像全世界變得冷酷而黑暗，只想在鐵軌上自殺了事。（笑聲）

藤間：聽妳這樣說，那人一定很了不起!?（笑聲）

新井田：他的面孔好像洋山芋，不過却有吸引人的魅力（笑聲）。我愛的人不愛我，而愛我的人又不得我愛（笑聲），最後，我才接受了現在這位丈夫的求婚。（笑聲）

河野：這話讓他聽見，他恐怕會生氣吧!?（笑聲）

新井田：他心裏早就有數了（笑聲）。譬如我們吵架時，我就發牢騷：「早知這樣，你求婚時我給你吃閉門羹就好了！」（笑聲）丈夫回嘴說：「除我之外有誰會看上妳？妳豈不完蛋了？」（笑聲）

藤間：這算什麼青春時代的懊悔，簡直是打情罵俏嘛！（笑聲）

浜田：愛戀心目中的偶像，無奈不敢吐露眞言，唯有暗自悄然落淚。（笑聲）

河野：這下又變成喜愛文藝的少女了，文句非常美妙。

浜田：淡淡的回憶也很美，假使表明「我愛你」，而遭對方拒絕的話，那種打擊一輩子也忘不了。（笑聲）

新井田：妳們都屬於純情派，純情在現代年輕人看起來，差不多像是漫畫一樣。

藤間：他們對「純情」的反應是：沒有意思！

浜田：如果太乾脆了，心裏也不會留下任何男人的印象了……。

河野：是嘛，男人一個個出現，要一個個都記在腦中，也實在沒這種能耐。（笑聲）

藤間：換言之，因爲缺乏表露熱情的經驗，只知把懷念悄悄埋進心底深處（笑聲），所以才不致後悔，是這樣嗎？（笑聲）

河野：時代不同了，那時沒有一對夫妻敢於在大庭廣衆之前併肩齊步。

浜田：說到這問題，我對現代年輕人是旣痛恨又羨慕。（笑聲）

新井田：想想看，站在月臺上的柱子邊，一面哭泣，一面目送他離去。現代年輕女孩子已經不懂得這種感情了。

對年輕人的期望

中山茂：妳們都是老前輩，以老資格的立場，同時以光明磊落的立場，來開導諸晚輩，妳們認爲應謹守那些信條？

河野：我實在沒有勸人向善的資格，只不過希望年輕人能多方充實自己的內在生活。

藤間：現代年輕人對爬方格子最感頭痛，更兼不愛讀書，所以每天只用她們自己之間所通用

的密語交談。大人們都注意到了……。

浜田：表現力薄弱的原因可能也在此，年輕人的文化觀也大都錯得一榻糊塗！

新井田：年輕人講話拐彎抹角，叫人摸不著邊際。

藤間：不知是忘掉自己的性別呢，還是蓄意裝腔作勢，總是對男性直呼其名，這種態度簡直太惡劣了。

河野：男性化的女孩子很多。年輕女孩失去嬌媚的風姿，眞叫人刺眼（笑聲），年輕女孩子尤其要具備羞恥心。

浜田：搭公共汽車或火車時，像那樣活力旺盛的年輕人一坐定了，就不肯讓位給老弱婦孺。身旁站著抱嬰兒的婦人，她也視若無睹。這些毫無惻隱之心的年輕人，實在叫人不敢領教。

藤間：「對不起，謝謝」，這些日常生活的客氣話，很難從年輕女孩子的嘴裏聽到。

河野：據說寶塚歌舞團的女孩子必須先從學會「對不起」、「謝謝」開始。這倒很有道理。

新井田：不管別人死活，只顧自己的利益，就是現代年輕人的本色（笑聲），我們應該給他們一些教訓。

浜田：舉凡政界、家庭或學生團體，都能通用的一句話就是：「一個人應當成爲能體諒他人痛苦的人」，這句話的意義很重大。

新井田：說得廣泛點，希望年輕人要有人性。

河野：殊不知年輕人也很快地會邁入老境，他們竟能把雙親以及前輩的勸告置諸腦後。我很懷疑現代這批年輕人一旦爲人父母時，拿什麼東西來教養自己的兒女，又如何參與兒女的意見，想到這裏，我的心都涼了半截！（笑聲）

藤間：當我們年輕時都很樂意接納前輩或身邊朋友的忠告，而今的年輕人却一反常態。

河野：他們頭一椿事就是否決別人的意見，但無論什麼時代，道德倫常是永恒不變的。

浜田：沒有值得寶貴的東西，也沒有可珍惜的回憶，除了冷漠的態度，現代年輕人已經一無所有了（笑聲）。但願他們能好自爲之。

新井田：我們過分挑剔他們，當心會被他們反咬一口（笑聲）！所以我們還是收斂一點吧，總而言之，這些話都是對牛彈琴，我已經死了這條心啦！（笑聲）

後記

一個家庭裡有了一個好的女主人，男主人才能無後顧之憂地發展所長。欲評價一個男人，只需瞧瞧他的妻子即可。自古留下來一句老話，意即一個男人娶錯了老婆，則一輩子都會「歉收」。眞是言之有理。

我的芳鄰是一個計程車司機，他的妻子向有「惡婆娘」的渾號。兩個人經常爲了一點芝麻小事，大打出手，非鬧到天翻地覆是不肯罷休，常惹得路人駐足窃聽。不過奇怪的是，每當丈夫清早出門前，她竟會由一個蠻不講理的潑辣婦變成一個情意綿綿，溫柔體貼的妻子。

「你們要知道，我丈夫是開計程車的，這種趕時間的工作是很危險的，誰知道會發生什麼意外？若他在出門前還心情惡劣的話，怎會好好開車呢？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叫我怎忍得下這種痛苦？所以我盡力除去他前一天的不快，讓他高高興興出門。」

她面露微笑地說。這不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模範妻子嗎？

其實，不只是計程車司機，一般說來，丈夫出門時，若還帶著一股子怨氣，那勢必一整天都不會順暢。例如會被上司指責，會與同事發生齟齬等。惡劣的情緒，最影響工作效率。拿人錢財，看人臉色，其苦可想而知。

根據身歷戰場者的經驗談，一名戰友負傷時，最好的安慰話是：

「這一點小傷算什麼？快！振作起來！」

這句話最具激勵作用。傷得再重的戰友，也會以爲自己的傷勢不算什麼而再度咬緊牙根站起來，發揮無比的鬪志，終於能支持到醫護兵來營救。

反之，你若說：

「糟了，你的傷勢好重……」

傷患聞言，必定面無人色，即使再輕的傷，他也會以爲自己已無希望地等待嚥下最後一口氣。

所以說話很重要，說得巧妙，可扭轉乾坤，起死回生。這道理也適用於家庭。

譬如當孩子把成績單拿回來，做母親的破口大罵：

「你這大笨蛋！考這種成績，沒有人會比你更笨的了！」

孩子聽後，也會信以爲眞地想：

「對！我是笨蛋，我笨死了！」

有這種心理的孩子，一輩子不會有信心。

反之，做母親的若溫婉地鼓勵他：

「嗯，我知道你已盡力，不過要再接再厲，成績必會提高，只要肯讀書，就是拿第一名也是不成問題的。」

孩子見你對他如此有信心，必然也會加倍努力來報答你對他的鼓勵。

下面是少年輔導專家，即東京警務署少年課的村中泰子課長所說的一番話：

「在指責孩子之前，一定替他留個臺階。將他罵得狗血淋頭，是無濟於事的。

用「混蛋」、「笨蛋」、「冒失鬼」等字眼把孩子罵得一文不値，只能傷害孩子的自尊心，增加他的自卑感，此外一無用處，就是你再苦勸不捨，他也會相應不理，以示報復。」

要知道，能躲避的地方，就是有救的地方。有時我看到他爲顧全少年的心理而諄諄教誨時，也會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對犯錯的少年說：

「你爲什麼要做壞事？世上比你更不幸，更飢餓的孩子還多得是。你比他們幸福多了，有伯父照顧你，附近也有朋友跟你作伴，你又能在學校讀書。美術老師說你圖畫畫得很好，是全班數一數二的，他不相信你這樣有天分的學生會去偸東西，他很替你難過，你難道不知道偸竊是不好

的行爲嗎？」

在文稿卽將付梓之前，我再嚕嗦地向目前的大學女生、或志願進入大學的女孩子、或已離開大學生活而進入社會或走入家庭的各位女士進一言，我衷心希望妳們變成更好，更像女人的女人，我不得不用「揮淚斬馬謖」的心情來揭發妳們的短處。

當然各位都很聰明，必會把我的惡言粗語當作一種參考，而我的心願也在這裡。

揭妳們的瘡疤，絕不是我的本意，我也沒有以偏概全的意思。

以上拉拉雜雜的話，無非是想鼓勵妳們不要放棄希望，要隨時自勉自勵。

思想左傾，對學問、人生漠不關心的學生，終日只知沈迷財色、不務正事，過著行屍走肉般的日子，那才是一群亡國的份子哩！

日後有機會的話，我還有很多問題想和各位長談或研究。

唯望大學女生們能善自修養，鼓起勇氣，步上正途，此乃我平生最大的心願！

3 蜘蛛之絲

・世界名作

芥川龍之介 原著
歐陽燕 編譯
定價 四十五元

芥川龍之介是日本文壇上的一個怪傑，人稱鬼才。在他三十六年彗星般的短暫生涯中，完成的作品甚多，且多數被列爲世界名著。本書所選十一篇短篇小說，更屬傑作，篇篇令人嘖嘖讚賞。或許您們可從其歷歷如繪的靈魂世界中，獲得做人處世的啓示，則不負原作者的一番苦心。芥川龍之介擅長於描寫靈魂世界的種種情況，以及對刻畫人性的自私，都有獨到之處，令人讀之怵目驚心、魂飛喪膽，頗有警世作用。尤其本書中的「蜘蛛之絲」與「杜子春」兩篇，更是名揚世界的成功傑作，大家爭相傳誦，其他各篇在人性心理上的描繪，也都有過人之處，值得讀賞。

4 天下皆美女

・另名「大作家談相」

五味增祐 原著
李美珠 編譯
定價 五十元

原著在日本被列爲突破百萬冊的暢銷書。本書突破一般相書的範疇，完全由個人的容貌「五官透視「性」的能力及運勢的分析，書內列舉近百名活生生的社會名流，做爲具體的例子，詳加印證說明。全書格調戲而不虐，幽默風趣，作者生花妙筆，處處引人入迷。今日「性」的知識教育已被普遍受到重視，專家們認爲性是人類的一大本能，尤其在婚姻生活上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許多夫妻貌合神離，並非表示對方是個壞人，而常因雙方的「相性」不配合所致，而本書所強調的正是「相性」的分析。本書適用於相親、戀愛、結婚，希望讀者們依本書的指引，先矯正先天的弱勢，創造新的命運，藉本書而找到理想的終身伴侶，以享受美好幸福的人生。

5 自我突破的十字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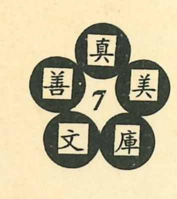
南博 原著
林影梅 編譯
定價 四十五元

有人說，二十世紀是個「自我推銷」的時代。首先要能確實認識自己，進而發掘自己的潛能，才有辦法立足。有關剖析心理方面的書籍，在過去，人們經常望而却步，然而時處當今社會，人們却不能不對此有深切的認識。這本書即是針對目前人們的需要，適時地提供具體可行的積極辦法，既不談艱澀高深的理論，也避免空泛的論調。作者南博先生是位優秀的社會心理學者，亦是著名的臨床心理學家，許多事物由他寫來委實深入淺出，全書旨在談論如何自我突破的實踐細節，及突破些什麼？這些經過作者的剖析，都予人有種切身的感受，讀完本書以後，不但能重新體認「發現自己，最重要的是得到一個新的觀念，由這一新的境界，已飛越了過去偏狹的領域，進而促使自己勇敢的發揮潛能，創造眞正的「我」！

6 奇蹟的數學

入江伸 原著
蔡玉英 編著
定價 四十五元

「數學」一科，一般人的觀念是一門艱澀冷硬的功課，殊不知其關鍵在於啓發的功夫，如運用得當，孩子們就會對數學發生濃厚的興趣，「趣味」性的學習效果，向來是專家們所推崇的，「塡鴨式」的教學，硬記公式，死背定理，只是更阻塞孩子們的思考力及推理能力，本書與坊間一類的數學參考書，迥然不同，全書每一單元的教學法皆與生活體驗互相配合，且極趣味性的啓發使學生們對教材能徹底的瞭解，以至能靈活的運用思考，如「燒墨魚的教學法」仍然使進入大學的學生懷念不已，原著入江伸先生研究數學教育有卓著的成就，本書貫通國中數學，是欲打好數學基礎的工具書，無論是學生或教師，甚至家長，本書都有極大的價值。相信孩子們都能由這本書培養出數學的實力。



日本大學女生亡國論

原著者：中山茂
譯者：凱山
出版者：千華出版社
台北縣永和鎮竹林路二〇一巷二四弄八號二樓
電話：九二一三三四五
郵政劃撥：一〇一〇二一號本社帳戶
本社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〇八號
印刷所：福村彩色印刷公司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月廿五日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二十日三版

※如有缺頁、倒裝、破損，請寄回本社調換。謝謝！

定價 45 元

真——

莊子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善——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

美——

孟子曰：「充實之謂美。」

■封　面／
大欣彩色印刷公司
■校　對／胡　南　馨
游　瑞　瓊
陳　美　珠